内 容 提 要

本书原名《周易阐真》，此次出版易名为《六十四卦与养生》。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素朴散人悟元子刘一明（山西曲沃人）所著。

《周易》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很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历代有不少名人为此书作了注释。把《周易》运用到道家养生方面的论述，历代较为少见，《周易阐真》在这方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本书把养生与周易有机地融会在一起，运用河书、洛图、卦象、爻象系统地阐述了穷理之真、尽性之真、至命之真。本书无论对研究周易，还是探讨道家养生真理，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周易阐真》序

自秦焚典策，惟易以卜筮之书，仅得不毁。汉除挟书之律，易经始置博士，而焦京田孟之属，大多以灼揲占验为能，遂使圣神授受三古奥奇，或与风角乌情视为小说家言，而易流为卜筮之书。逮后伯阳魏氏，始合三易，作《参同契》一书，抉羲、农、姬、孔之义蕴，衍河、洛图象之精深，人鰓以天察之道而愈明，物性其情，验之身而益著。然其称物罕譬，寄寓窅深，后贤不察，又或以私意相揣，遂致异说蜂起，争以黄白吐纳为事，而易又流为炼度之书。

悟元道人者，金城棲云山之肥遁士也。其生平著述《三易注略》若干卷，余既序而传之矣。兹复出其《周易阐真》一编，索余为识其著书之由。盖道人以蚤年始学隐迹黄冠，神解超超，道心夙契。后遇龛谷老人，弥分邪正之源。又值仙留丈，尽抉元真之秘，以为丹道即易道也，圣道即仙道也。

易非卜筮炼度之书，实皆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于是述伯阳之遗义，参神圣之蕴奇，取其龙蛇铅汞之法，验以爻系图象之说，别其歧歧，归于宗主，其辞约、其义繁、其文浅、其指深，取类极迩，而见道甚远，其身心性命之功，殆不谬乎。吾儒之为之者，呜呼！若道人者，庶可与言易哉！

易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今以道人之书观之，元微杳邈，与道大适，不必标奇领异而已。得易之简能之妙，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彼执金堤水防之言，务熊经鸟伸之术，其于伯阳氏之书，犹未升其堂而哜其胾也，何足以尽易之蕴乎！

昔唐道士王远知，著有《易总》，忽一日，雷电晦冥，似有神物取去。今道人此书，当敬慎护持，勿尽泄造化之秘藏，致烦丁甲也。

嘉庆庚申夏梁溪杨芳灿序

《易理阐真》序

丹经之由，始于后汉魏伯阳真人。真人成道后，怜世之学人惑于旁门邪说，不知圣贤大道，每多空空一世，到老无成，遂准易道而作《参同契》，以明性命源流、阴阳真假、修持法则、功夫次序。托物取象，譬语多端，以性命、阴阳、刚柔谓之药物；以修持功夫次序谓之火候；以修持功夫不缺谓之煅炼；以勇猛精进谓之武火；以从容渐入谓之文火；以阴阳、刚柔、中正谓之结丹；以阴阳混成、刚柔悉化谓之丹熟；以无声无臭、神化不测谓之脱丹。其寓意亦如周易，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始有金丹之名、丹法之说、修持性命之理。

《参同》一出，详明其备，大露天机矣。后之了道，群真皆祖。《参同》譬象，各作丹经，发《参同》所未发，详而又详，明而又明，性命之理无余蕴矣。其如书愈多，而人愈惑，后学之人不得真传，直以譬象为真实，或以坎离为心肾，或以震兑为肺肝，或以屯蒙为子午抽添，或以复姤为心肾气生，或以既济为心肾交合，甚至以为阴阳男女，以彼我为采战，以煅炼为炉火，以金丹为服食，以有为为搬运，以无为为空寂，皆认后天有形、有象之物，不知先天无形、无

象之真，以一盲而引众盲，埋没古人度世之婆心矣。

予自童子时，即知有此一大事因缘，留心参学，所遇缁黄，皆不出上行议论，彼时亦以为然，不敢非之，后遇龛谷老人，即分邪正，复遇仙留丈人，群疑尽失，始知丹道即易道，圣道即仙道。易非卜筮之书，乃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

予不敢自私，爰于《三易注略》之后，体二师之旨，述伯阳之意，尽将丹法寓于周易图卦系辞之中，略譬象而就实义，去奥语而取常言，直指何者为药物，何者为火候，何者为进阳，何者为退阴，何者为下手，何者为止足，何者为煅炼，何者为温养，何者为结丹，何者为脱丹，何者为先天，何者为后天，何者为有为，何者为无为，何者为逆运，何者为顺行。其图象、卦象、爻象，细为分析，通部分作二股，一进阳，一进阴，承上起下，一气贯串，使学者易于阅看。

至于十翼，乃宣圣直言其理，学者自能推求，故余不及注，惟取大象传、杂卦传，略释数语，以备参考。其中重复语，亦如周易重复，象虽有重复，语并无重复意，书成之后，名曰《易理阐真》，乃阐其修持性命之真耳。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其远，则不御；以言其迩，则静而正；以言其天地之间，则备矣。所以，开物成务，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无所不包，无所不该，讵可就一事而论哉！然其归根处，总以穷理、尽性、至命为学。

阐真者，即阐其穷理之真、尽性之真、至命之真。先穷性命之理，后了性命之功，性命俱了，浑然天理，复见本来面目。在儒，则谓之明善复初；在道，则谓之还原返本。再

加向上功夫，阴阳混化，无声无臭。在儒，则谓义精仁熟，至诚如神；在道，则为九还七返，形神俱妙。金丹之道尽，性命之功毕。

予之意如是，古来群真之意亦如是，即伯阳参同之意亦无不如是也。

旹

大清嘉庆三年岁次戊午春王正月元宵节

素朴散人悟元子刘一明自序于自在窝中

目 录

卷 首

古河图……（1）
先天阳五行图……（2）
古河图注语……（2）
后天阴五行图……（3）
生初阴阳五行一气图……（4）
古洛书……（9）
阴阳五行错乱图……（10）
古洛书注语……（10）
阴阳五行综整图……（11）
图书合一图……（15）
图书合一注语……（16）
先天横图注语……（17）
无中生有图……（18）
羲皇先天八卦方位古图……（21）
羲皇先天六十四卦圆图……（22）
羲皇先天六十四卦方图……（23）

先天阴阳混成图……（24）
逆运先天结丹图……（25）
先天方圆图说……（25）
炼神还虚图……（26）
文王索生八卦图……（32）
文王后天八卦方位……（33）
文王后天八卦注语……（33）
后天顺行造化图……（34）
后天逆运变化图……（35）
金木交并图……（36）
坎离颠倒图……（37）
解脱本面图……（38）
乾坤颠倒图……（39）
先后八卦合一图……（41）
先后八卦合一注语……（41）
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八卦合一图……（44）
图书先后天合一注语……（45）
中图论……（46）
中图……（47）
金丹论……（49）
金丹图……（50）
炉鼎药物火候六十四卦全图……（52）
炉鼎药物火候六十四卦论……（53）
阳火阴符六阴六阳全图……（55）
阳火阴符六阴六阳论……（55）

卷 一

 乾（卦一）……（57）

 坤（卦二）……（60）

 屯（卦三）……（64）

 蒙（卦四）……（66）

 需（卦五）……（68）

 讼（卦六）……（70）

 师（卦七）……（73）

 比（卦八）……（75）

 小畜（卦九）……（77）

 履（卦十）……（79）

 泰（卦十一）……（81）

否（卦十二）……（83）

同人（卦十三）……（85）

大有（卦十四）……（87）

卷 二

谦（卦十五）……（90）

豫（卦十六）……（92）

随（卦十七）……（94）

蛊（卦十八）……（96）

临（卦十九）……（98）

观（卦二十）……（100）

噬嗑（卦二十一）……（103）

贲（卦二十二）……（105）

 剥（卦二十三）……（107）

 复（卦二十四）……（109）

 无妄（卦二十五）……（112）

 大畜（卦二十六）……（114）

 颐（卦二十七）……（116）

 大过（卦二十八）……（119）

 习坎（卦二十九）……（120）

 离（卦三十）……（123）

卷 三

 咸（卦三十一）……（126）

 恒（卦三十二）……（128）

 遁（卦三十三）……（130）

 大壯（卦三十四）……（132）

 晉（卦三十五）……（134）

 明夷（卦三十六）……（137）

 家人（卦三十七）……（139）

 睽（卦三十八）……（141）

 蹇（卦三十九）……（144）

 解（卦四十）……（146）

 損（卦四十一）……（148）

 益（卦四十二）……（151）

 夬（卦四十三）……（153）

 姤（卦四十四）……（156）

 萃（卦四十五）……（157）

 升（卦四十六）……（160）

 困（卦四十七）……（162）

 井（卦四十八）……（164）

卷 四

 革（卦四十九）……（167）

 鼎（卦五十）……（170）

 震（卦五十一）……（172）

 艮（卦五十二）……（174）

 渐（卦五十三）……（177）

 归妹（卦五十四）……（179）

 丰（卦五十五）……（181）

 旅（卦五十六）……（183）

 巽（卦五十七）……（185）

 兑（卦五十八）……（188）

 涣（卦五十九）……（189）

 节（卦六十）……（192）

 中孚（卦六十一）……（194）

 小过（卦六十二）……（197）

 既济（卦六十三）……（199）

 未济（卦六十四）……（202）

孔易阐真

上卷大象传……（207）

下卷杂卦传……（253）

点校后记……（275）

卷　首

古河图

图一

先天阳五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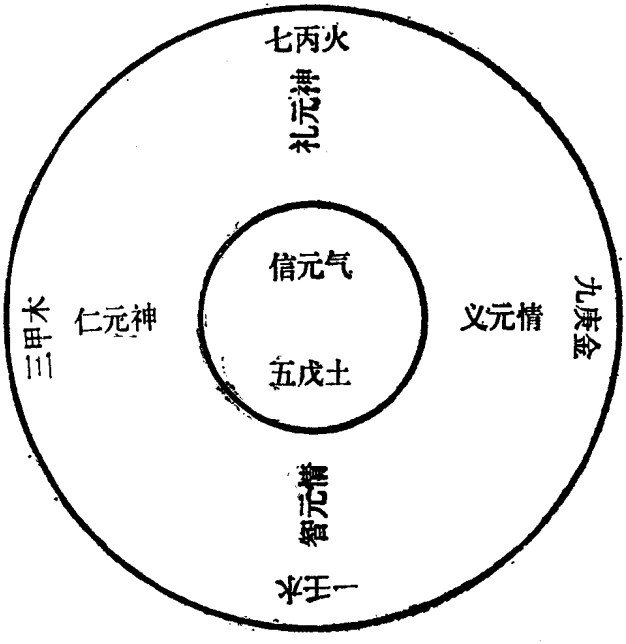


图 二

古 河 图 注 语

河图者，五行顺行，自然无为之道也。伏羲时，有龙马

后天阴五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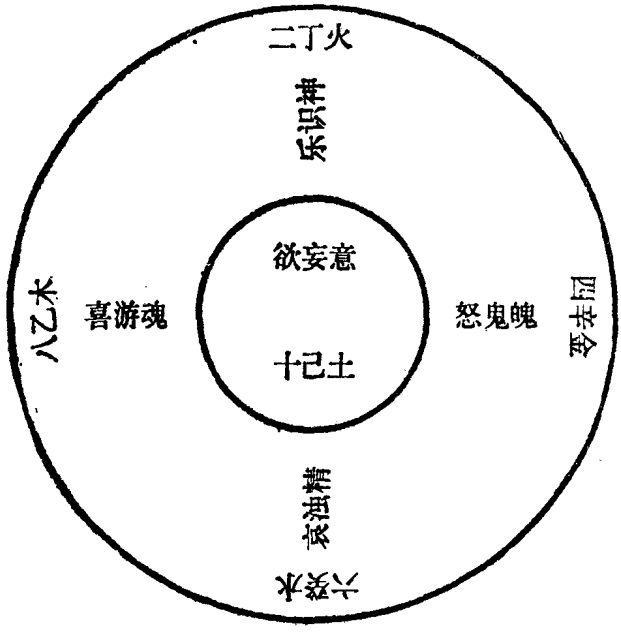


图 三

出孟河，其背有点，二七在前，一六在后，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在中。其位五象五行，一六在后，象北方壬癸水；二七在前，象南方丙丁火；三八在左，象东方甲乙木；四九在右，象西方庚辛金；五十在中，象中央戊己土。中五点，又象太极含四象；中一点，又象太极含一气。虽五十五点，其实二五，二五其实一五，一五总是中一。因其有五

初生阴阳五行一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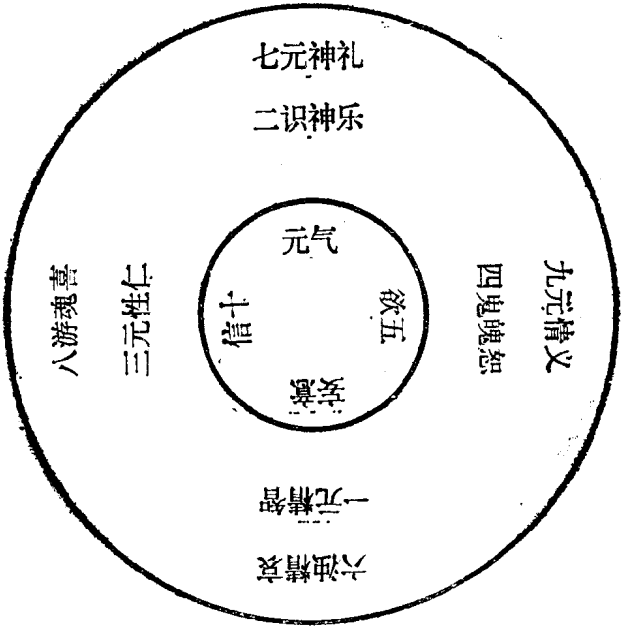


图 四

行，故分五点，因其五行有阴阳，故又积为十点，因其五行各有阴阳，故又积为五十五点。

孔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盖天地造化之道，不过一个阳五行，一个阴五行，一生一成而已。虽分五行，而实一阴一阳运用之，虽阴阳运用，而实一气来往运用之。故其象：土生金，金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从中而始，从中而终，始之终之，无非一气，无非一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土宫中和合四象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四象在外一气流行也。中者，和也、一气也，总是太极也。惟人也，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身，身中即具此阴阳五行之气。但此五行有先天有后天，先天五行属阳，后天五行属阴，一三五七九，阳五行，先天也；二四六八十，阴五行，后天也。以先天而论，一为元精，属水，为壬水；三为元性，属木，为甲木；五为元气，属土，为戊土；七为元神，属火，为丙火；九为元情，属金，为庚金，此五元也。五元既具，五德即于此而寓之。

五德者，仁、义、礼、智、信也。

元精者，不精之精，其体纯粹，发而为智。

元神者，不神之神，其体圆通，发而为礼。

元性者，无性之性，其体柔慈，发而为仁。

元情者，无情之情，其体刚烈，发而为义。

元气者，无气之气，其体纯一，发而为信。

五元者，五行之气。

五德者，五行之性。

五元、五德生于先天，藏于后天，当人在胞胎之中，混混沌沌，一气混沦，形迹未见，其理已具，所谓未生出者，如图中五五点攒于一处。

太极之象，古人教人穷取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者，即此也。以其事在未生身以前，故谓先天。以后天而论，二为识神，属火，为丁火；四为鬼魄，属金，为辛金；六为浊精，属水，为癸水；八为游魂，属木，为乙木；十为妄意，属

土，为己土，此五物也。五物既具，五贼即于此而寓之。

五贼者，喜、怒、哀、乐、欲也；游魂主生，其性善，感则生喜；鬼魂主死，其性恶，感则生怒；识神至灵，其性贪，感则生乐；浊精至浮，其性痴，感则生哀；妄意至动，其性乱，感则生欲。但后天五物、五贼，虽是五行所化，其中犹有分别，五物之中，精、神、意皆后起，虽魂、魄最先，魂更先于魄也。

魂者，历劫轮回之种子，为人为鬼是他，为圣为贤是他，为善为恶也是他，披毛戴角也是他，身未生时他先来，气未绝时他先去。当人破胞出头之时，哇的一声，即魂入窍之时，魂一入窍，受后天木气与先天元性相合，假依真存，故婴儿落地时无声者，不成。以其游魂未入，虽有元性，不能独存，假借真存，真亦借假而留也。

至于魄者，借血气之灵，受金气而凝结，生后七七四十九日而始全，死后七七四十九日而始灭，世俗亡人，七七四十九日之期，正为此耳。

魂之为物，迁移不定，离此去彼，离彼来此，轮回不息，历劫不坏，魄则随身而有无之。

识神虽受火气而生，亦魂之所出；浊精虽受水气而生，亦魄之所摄。

意者，思虑动作，所以役使精神魂魄四物者也。五物、五贼，皆是生身以后所有，所谓已生出者也。以其事在生身以后，故谓后天。

至于心、肝、脾、肺、肾，浊而有形，又不在此例矣。有生之初，后天五行与先天五行，两而合一，五物为五元所统摄，五贼为五德所制伏，一举一动，皆先天主宰，后天不

过为役从耳。故婴儿无识无知之时，至善无恶，仁之至矣。仁即元性之见端也，人我两忘，义之至也；义即元情之见端也，声色不迷，智之至矣；智即元精之见端也，心气和平，礼之至矣；礼即元神之见端也，诚一不二，信之至矣；信即元气之见端也。静之则为五元，动之则为五德，动静皆是先天用事，间有喜、怒、哀、乐之迹，俱出无心，喜而不留，怒而不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即谓之和。中也、和也，是谓无欲。无欲则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听其先天主宰。

先天、后天，阴阳相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或先天动而后天成，或后天动而先天成，真不离假，假不离真，真赖假以全，假赖真而存，浑然一气，无伤无损，圆成具足，如图之五行。阴阳同居，一气流行之象。古人教人穷取娘生面者，即在此也。

即其二八之年，先天气足，阳极而阴潜生，交于后天，于是魂魄不定，识神起而精窍开，意乱心迷，五物并兴，五贼相戕，五元五德，渐次剥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阴气纯而阳气尽，不死岂能乎？此顺则生人之道也。惟圣人有先天之学，能于先天未极之时而保阳，于后天将生之时而退阴，借后天养先天，以先天化后天，行无为之道，直入圣基。

无为之道，乃不外此河图妙理，河图自中而生阴阳五行，即生人顺生之道也。河图五行，阴阳相合，一气浑然，即生圣逆运之道也。逆运非返还之谓，乃逆藏五行，归于中黄太极，复见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耳。

孟子曰：仁义理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现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盖心为一身之主，具有仁

义理智之德，以一心而运仁义礼智，纯是天真，五物五贼，皆顺听其命，五行攒簇，四象和合，性即是命，命即是性，性命一家，阴阳浑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自然而然也。但此心，非肉团之顽心，乃天地之心，五行不到，四大不着，所谓元牝之门者是也。无方所、无定位，拟之则失，议之则非，不可以言传，不可以笔肖。开阖有时，动静自如，不偏不倚，至虚至灵，强而名之，太极是也，强而图之，这个○是也，即河图中之一点。因其此心为天地之根，为性命之源，后之高明者，强图以连环样 

，使人自醒自悟，以神契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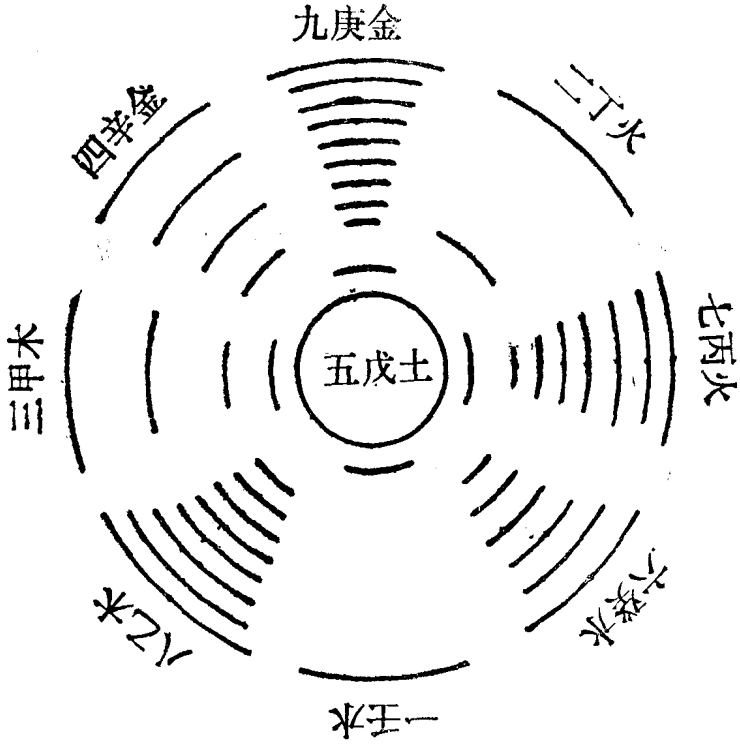
是心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三千大千容不得他；释氏五千四十八卷藏经，说不像他；儒家六经四书，论不及他；道家丹经子书，千帙万卷，形容不尽他。以言其无，则又活活泼泼；以言其有，则又杳杳冥冥。有无不立，动静不拘。有此心，则出死入生；失此心，则出生入死。生之死之，只在此心得失之间耳。

仁义礼智根于心，根于此心也。此心内有五行之气，而无五行之质，藏于五行之中，而不落于五行，本于父母未生之前，现于父母既生以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所以主宰乎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皆此心之变化也。因其能变化仁义礼智，又有信之名。信非外而言语之信，乃阴阳合一，真实无妄之信。真实者，妙有也。无妄者，真空也。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仁义礼智，皆在其中。

无为之事者，以道全形之事。以道全形，即以信而统仁义礼智也。即以仁义礼智，而归于一信也。即以仁义礼智而

归于一信也。即以仁义礼智而归于一心也。亦即仁义礼智而归于一中也。信也，心也，中也，总一气也。一气流行，五元五德，凝结不散，浑然太极，不渗不漏，后天五物五贼，亦皆化而为阳。先天气，后天气，两而合一，了性即可了命，上德无为之道，河图之理毕露矣。

古洛书



图五

阴阳五行错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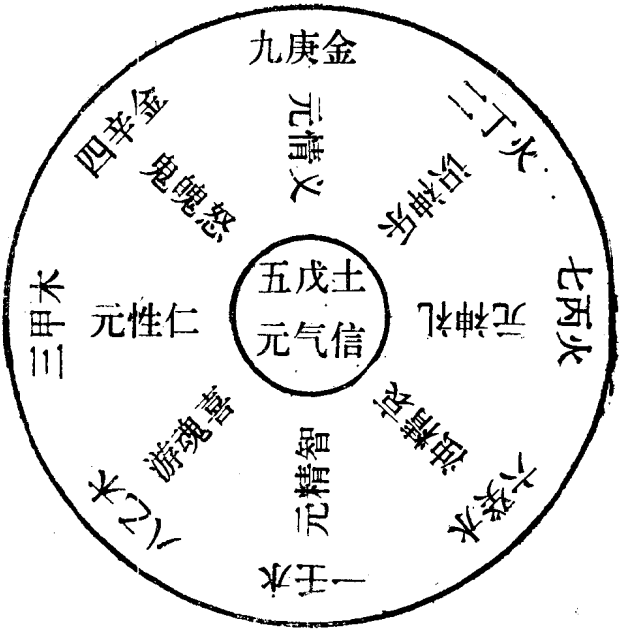


图 六

古 洛 书 注 语

洛书者，阴阳错综，五行逆运，有为变化之道也。其图

阴阳五行综整图



图 七

大禹治水时，有神龟出洛河，其背有文，九文近头，一文近尾，三文近左肋，七文近右肋，四文近左肩，二文近右肩，六文近右足，八文近左足，五文在背中，其位九，象九宫，中五又象太极，中一文又象一气；其形方，方象地。

洛书，盖取逆克之理。逆克者，以阴克阳，右行也。故

中土克北方水，北方水克西方火，西方火克南方金，南方金克东方木，东方木克中央土。阴前阳后，阴静阳动，静以制动，以克为主，收敛成就之功也。收敛成就，乃金火之功，火以炼之，金以刑之，故金居火位，火居金位，金火同宫，而万物无不借赖，陶熔成就矣。

金火阴阳具错，水木阳不动而阴错者，金火克而水木生气收敛也。克之正所以全生，逆之正所以成顺，故外错克而中综生。错者，错乱也。阴阳错乱于外而相克也。综者，总整也。阴阳总整于中而相生也。错中有综，借阴复阳，后天中返先天之道，不在是乎？

人自有生以后，阳极阴生，五行错乱，阴阳不交，彼此戕害，真者埋没，假者张狂，七情六欲，般般俱有，五蕴八识，件件皆全，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以苦为乐，以假作真，本来面目全失，如书，阴水克阳火，阴火克阳金，阴金克阳木，阴木克阳土，阴土克阳水之象。书有五无十者，阴土错外去克水也。

天有好生之德，借神龟泄露返还之道，使人人归家认祖，在性命根本上着脚耳。根本在于何处？即中五之中一文，所谓元牝之门者是也。这个门，生之在此，死之在此，顺之在此，逆之在此，五行错乱分散亦在此，五行总整攒簇亦在此。盖此处有天地之根，有仁义礼智之信也。因其有仁义礼智之信，错之能以综，散之能以合。失此信，则五元皆伤、五物皆发，仁义礼智之性，变而为喜怒哀乐之性；守此信，则五元皆生、五物皆化，喜怒哀乐之性，变而为仁义礼智之性。

书中五者，仁义礼智，皆本于信也。外四十者，以信而运

仁义礼智也。信于仁，则能仁；信于义，则能义；信于礼，则能礼；信于智，则能智。一信而仁义礼智，无不随心变化矣。

变化之道，即后天中返先天之道，即书错中有综。三五合一之象，五行有阴有阳，只有二五，并无三五。所谓三五者，就中五三家之数论之也。中五共五文，北第一文为水，西第二文为火，东第三文为木，南第四文为金，中第五文为土。木生火为一家，积数二三为一五；金生水为一家，积数一四为一五；土居中央为一家，积数自为一五。三家相见，是谓三五合一。三五合一，总是一阴一阳，二五之精，妙合而一之，二五合一，总是阴中返阳，一五攒簇而一之，一五攒簇，浑浑沦沦，循环无端，无声无臭，何有一五，何有二五，更何有三五乎？

后天中返先天之道，即于阴五行中返还阳五行，复归于一气耳。返之之道，莫先返乎信。老子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信即先天来复之信。此信一复，戊土发现，内有主宰，万缘皆空，诸虑俱息，则不哀而生智，信中生智，是戊土克癸水，而水返阳矣。水返阳而智本于信，智不妄用，无贪无求，心平气和，而乐真而有礼，智中出礼，是壬水克丁火，而火返阳矣。火返阳而礼本于智，和而不同，非礼不履，燥气悉化，则不怒而成义。礼中出义，是丙火克辛金，而金返阳矣。金返阳而义本于礼，义不过偏，通权达变，循规蹈矩，则喜善而藏仁。义中生仁，是庚金克乙木，而木返阳矣。木返阳而仁本于义，仁不过懦，至善无恶，诚一不二，则无欲而有信，仁中行信，是甲木克己土，而土返阳矣。

土返阳而信本于仁，止于其所，而不动不摇，真土现象，假土自静，戊己相合，喜、怒、哀、乐皆归无欲，仁、义、礼、智皆归一信。

五气朝元，后天五物，皆听命于五元，四象和合，五行一气，三五合一，结成圣胎，浑然天理，人欲不生，还原返本，归根复命，依然是生初本来面目。

如书，阳五行居于正位，阴五行居于偏位，错中有综也。错中有综，阴中返阳，金丹有象。在儒，则谓明善复初；在释，则谓摩诃般若波罗密。摩诃者，华言大也。般若者，华言智慧也。波罗密者，华言登彼岸也。

以大智慧登彼岸，亦明善复初，还原返本之义。三教圣人，皆不外此。

逆运妙理，金丹有为之道，全以逆运，故曰七返九还、金液大还丹。七为阳火之数，火居金位，火运金而入库返真；九为阳金之数，金居火位，金遇火而生明还元。火返真而后天之气悉化，金还元而先天之气逆回，生生不息。仁义礼智，本于一信，金木水火，归于中土。五行攒簇，洛书已返成河图矣。

有为事毕，无为事彰，再加向上工夫，修河图妙理，了先天为无自然之功，可以神化不测矣。

修道者能于洛书错综变化处，钻破个孔窍，于中心一文处立定脚根，逆而修之，何患五行不能攒簇，阴阳不能和合，金丹不能凝结，性命不能根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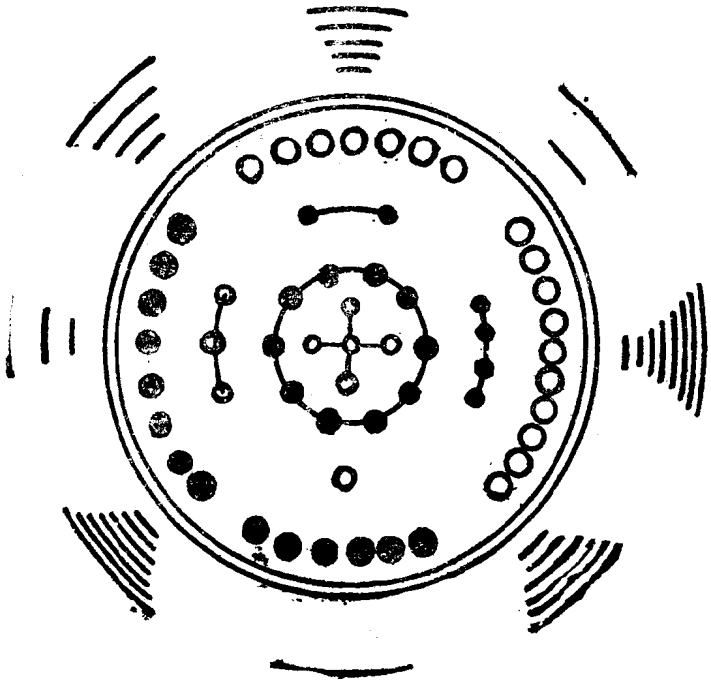


图 八

图书合一注语

河图形圆，阴阳合一，五行一气，无为顺生自然之道。

洛书形方，阴阳错综，五行克制，有为逆运变化之道。

圆以象天，一气流行，浑然天理，无修无证，从太极中安身，所以了性。

方以象地，两仪变化，天人合发，有增有减，在阴阳中造作，所以了命。

无为者，纯阳未破，上德之人修之；有为者，后天已交，中下之人修之。特以上德之人，五行合一，先天祖气未伤，性命一家，无待返还之功，只用天然真火以温养之，不为后天所伤，神全气足，诚则能明，由中达外，露出法身，永久不坏，历劫长存，道家谓之身外有身，释家谓之跳出轮回，儒家谓之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至于中下之人，或为气质所拘，或为积习所累，先天破而后天用事，性命分为两处，若无有为之道，则已失者而难返，已去者而难还。虽有志士，不能成功，故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图之以留世，使人深玩其义，各了性命也。

坤卦传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者，谨固牢藏也。直者，至中至正、不偏不倚也。以敬直内，率性之谓道也。即河图无为自然之道。义者，变化裁制也。方者，不动不摇、循规蹈矩也。以义方外，修道之谓教也。即洛书有为变

化之道。

无为以修内，有为以修外，修内者性也，修外者命也。上德者，修性而命即立，自诚而明也；下德者，须先修命而后修性，自明而诚也。自明诚谓之性，为上德者而说；自明诚谓之教，为下德者而言。今立内圆外方之图，以明上德者修内以制外，先圆而后方；下德者修外而安内，先方而后圆。虽是如此说，下德者必以内圆为本，但不过着重处在外方耳。但方圆二字，大有妙用，圆非空寂无为，其中有防危虑险之功；方非断绝人事，其中有依世法而修道法之功。

知得河图五行一气，中黄一点，则圆之所以为圆，不落于寂灭着空之学矣。悟得洛书五行错综，克中有生，纵横逆顺，到头总归中黄，则方之所以为方，不落于勉强执相之学矣。方之圆之，总在中黄一点，方亦从此而方，圆亦从此而圆，识不得中黄，方亦不是，圆亦不是。噫！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股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先天横图注语

先天横图，乃伏羲画卦之序也。当其无卦而生卦，本图之中五，太极也。先画一奇，以象阳仪，次画一偶，以象阴仪。太极生两仪，本图之奇偶也。复于两仪之上，各画一奇一偶，以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两仪生四象。本图之奇偶，分金、木、水、火四象也。复于四象之上，各画一奇

无中生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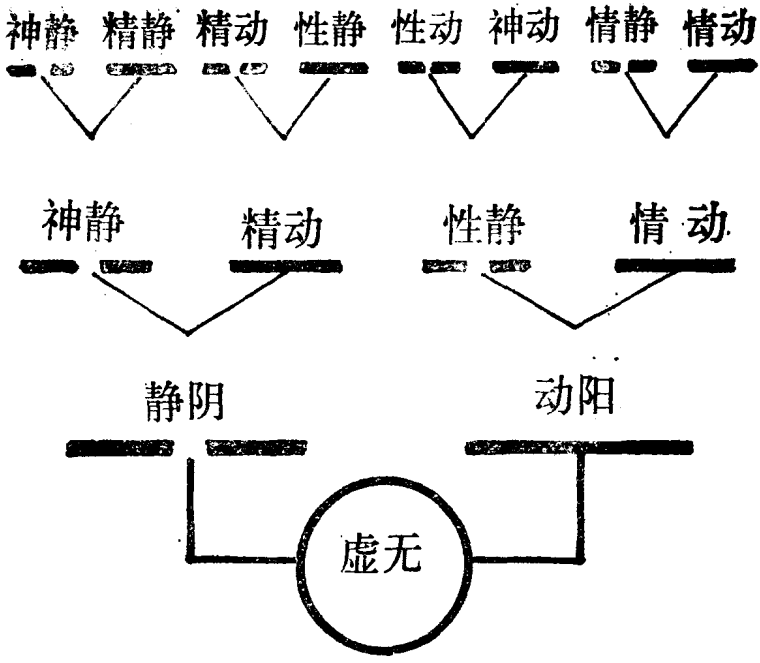


图 十

一偶，以成八卦，四象生八卦。本图之四象，各有阴阳也。

画四象不及于土者，太极即土也。阴阳对配相交生卦者，亦土也。因其生生不息，谓之土，因其一气运用，谓之太极。太，极也，土也，一而已，故不及土，仅画四象。四象既有阴阳，则八卦相交，彼此相荡。

盖一卦荡于八卦之上，八卦相荡，重而为六十四卦矣。

一卦六画，下三画按天地人三才也；上三画相荡因重之画，按天地人各有阴阳也。八卦者，即四象之阴阳。六十四卦者，即四象阴阳配合之生气。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则阴阳相交，生生不息，岂只六十四卦哉。

画卦仅以六十四卦终者，特以造化之道，不过四象之阴阳变化耳。四象阴阳，是谓八卦，一卦行于八卦之位，八卦行于六十四卦之位，千卦万卦，总不外乎六十四卦。

然所以行气者，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总是八卦，八卦总是四象，四象总是两仪，两仪总是太极，一气流行也。

然则太极者，万化之根本，生物之祖气，有此太极，方有阴阳，方有四象，方有八卦，方有六十四卦。若无太极，阴阳于何而出，四象于何而生，八卦于何而列，六十四卦于何而行？

羲皇画卦生卦，其即河图生数之妙乎？紫阳读《参同契》有文云："一自虚无兆质，两仪因一开根。四象不离二体，八卦互为子孙。万象生乎变动，吉凶悔吝兹分。百姓日用不知，圣人能究本源。"先天生卦，奥义于此毕露矣。

人之本来真心，空空洞洞，不挂一丝毫，至虚至无，即太极○也。

所谓无名天地之始，但此虚无太极，不是死的，乃是活的，其中有一点生机藏焉。○此机名曰先天真一之气，为人性命之根、造化之源、生死之本，虚无中含此一气，不有不无，非色非空，活活泼泼的，又曰真空。

真空者，不空而空，空而不空，所谓有名万物之母。虚无中既有一点生机在内，是太极含一气，一自虚无兆质矣。一气既兆质，不能无动静，动为阳，静为阴，是动静生于一

气，两仪因此一气开根也。既有动静，动极而静，静极而动，性情精神，即于此而寓之，是两仪生四象，四象不离二体也。既有性情精神之四象，四象各有动静，是四象生八卦矣。八卦互相生克，递为子孙，六十四卦于此而生，万象变动于此而出矣。

然万本于八，八本于四，四本于两，两本于一，一本于虚。虚者，气之始。一者，气之母。虚无为体，一气为用，体用如一，两也，四也，八也，万也，皆在虚无一气中运用，何有吉凶悔吝乎？

若失虚无一气，则动静不时，四时不和，八卦错乱，万象变动，而吉凶悔吝，于兹分矣。这个秘密，迷之者，顺其阴阳，有生有死，不劫沉沦，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悟之者，逆其阴阳，出死入生，立跻圣位，故曰圣人能究本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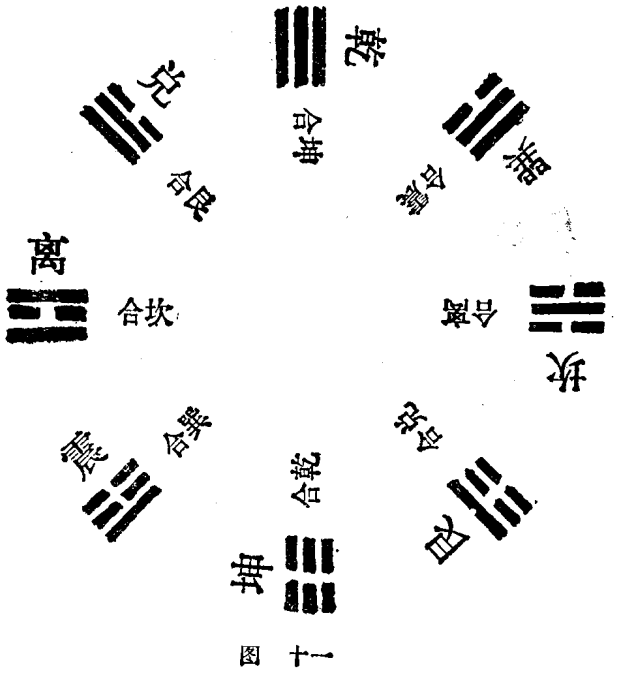
日用不知者，不知虚无一气也。能究本源者，能保虚无一气也。

夫天地能役有形，不能役无形，能役有情，不能役无情，能役有心，不能役无心。能究本源，安心于虚无，养心于一气，虽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皆在虚无根本之处运用。未曾生出，万象皆空，惟有这个——“○”。试问这个虚无一气的物事，吉凶何能加得，悔吝何能近得？

羲皇生卦列卦，妙矣哉。妙者，妙其八卦成列，乾阳健于始，坤阴顺于终。阴阳初生，皆在中央。乾始者，乾易知，坤终者，坤简能。在天地为易知、简能者，在人道为良知、良能。浑然天理，一动一静，皆在当中一点子虚白处立根基。人能于无卦生卦处究其本源，忽然见其本来面目，则知这个虚无一气的物事，至无而含至有，至虚而含至实，无

形而能变化，是变化无穷，吾心自有一羲皇，吾身自具生生不息之道也。

羲皇先天八卦方位古图



图十一

羲皇先天六十四卦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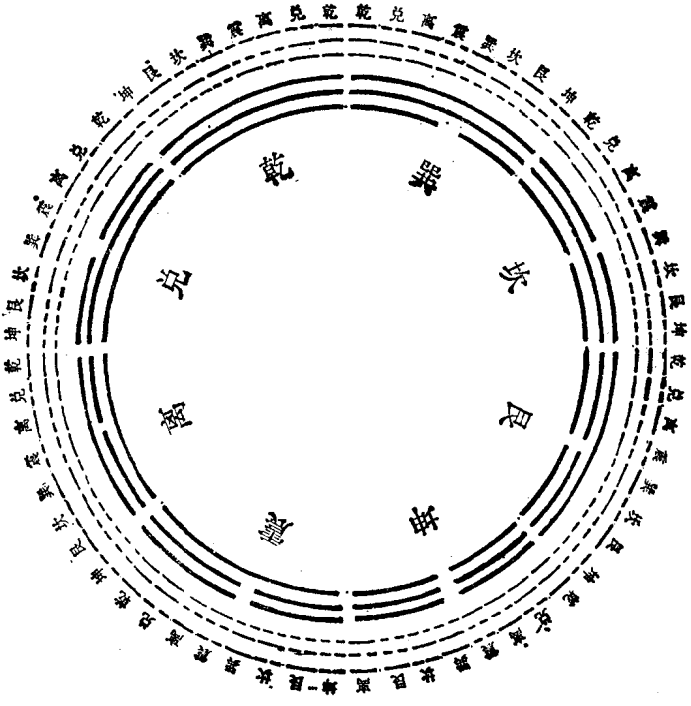


图 十二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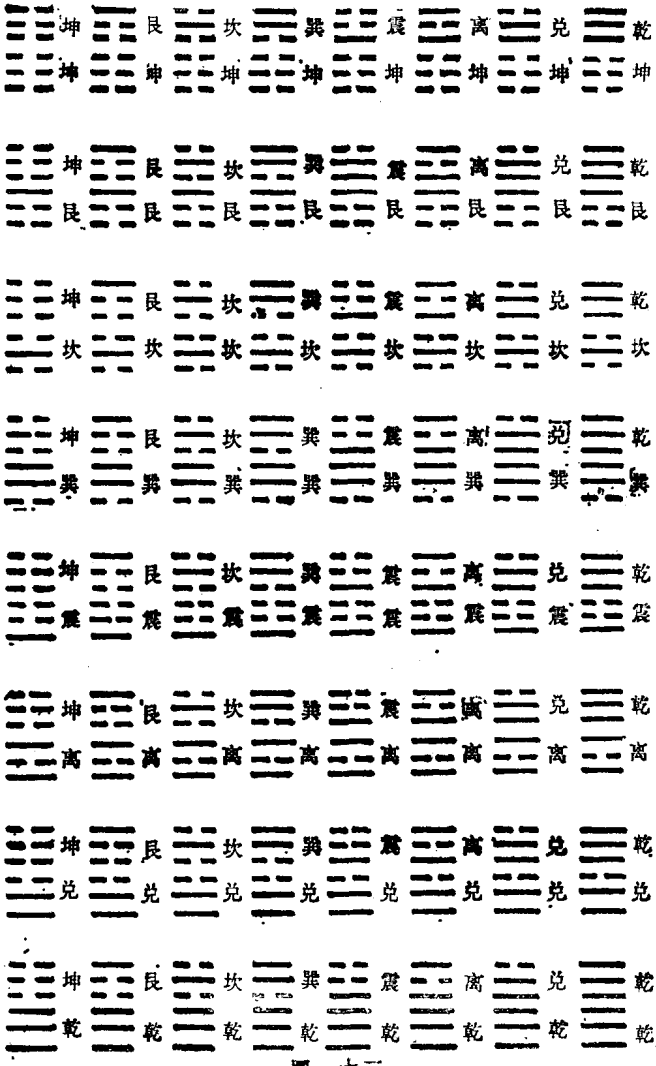


图 十三

谷神不死是谓元牝　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先天阴阳混成圈

图　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逆运先天结丹图



图 十六

先天方圆图说

羲皇八卦圆图、卦位，天地列上下之位，日月行天地

炼神还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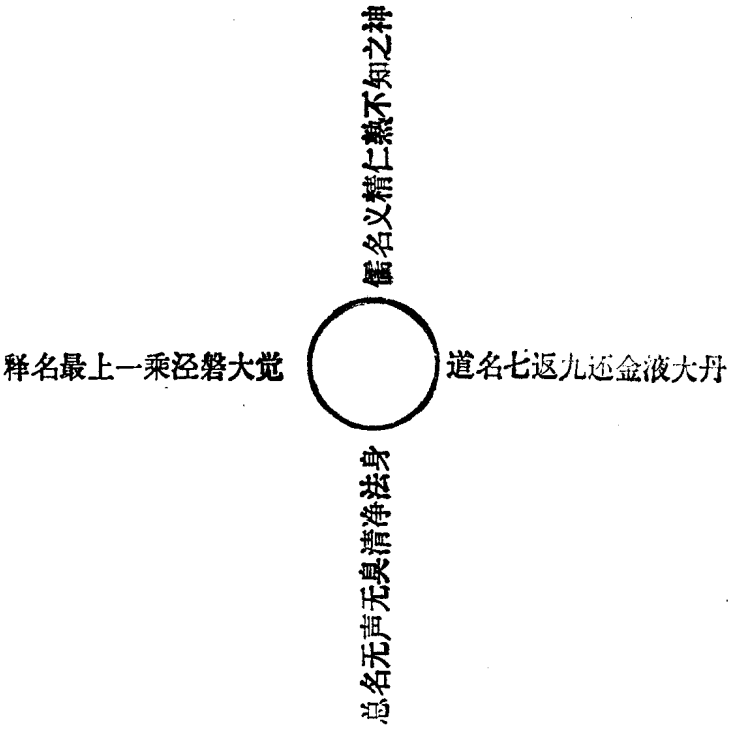


图 十七

之中。雷动于地下，风吹于天上，泽上仰天，山下附地，天地反覆，有阴有阳，山泽通气，有生有成，风雷相薄，有升有降，水火相射，有寒有暑，此八卦之象也。

天地为包罗，日月行造化，日自左旋而阳气升，故震一

阳，兑二阳，乾三阳，在左；月自右退而阴气生，故巽一阴，艮二阴，坤三阴，在右，此八卦之气也。气行而六十四卦即生矣。

六十四卦，即八卦相荡，变化而生者，气行于内者也，象见于外者也。但八卦气行之序，亦逆道也。有逆方有生，不逆不能生。顺生即在逆退之中。

图圆者，圆以象天，天之为运，一气上下，周而复始，循环无端，太极之象，未生出者也。未生之道不可见，可见者，生出之卦。已生逆回，则未生者，即在其中，故卦位震一阳，在左至下；离二阳一阴在左中；兑二阳，在右近上；乾三阳，在左至上。其序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卦位自下而上，卦序自上而下，以示逆中有顺，顺中有逆。其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之逆来者，即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

一气顺上，则为震、兑、离、乾之阳；一气逆下，则为巽、坎、艮、坤之阴。阳退即阴生，阳进即阴退，阴阳总是一气变化。非一气之外，别有阴阳。

但一气生机，总在一逆之妙，惟逆故来，逆来则阳气收敛归根，而仍得生，故《系辞传》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可知先天太易，全在逆上也。

卦位顺生，卦序逆序，其意深哉。不特八卦如是，即六十四卦方圆图，亦无不如是。圆图即八卦相荡之道。相荡者，一卦荡而行八卦之气，八卦相荡，而行六十四卦之气，非八卦之外，别有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无非八卦运用，八卦总是一阴一阳运用，一阴一阳运用，总是一气逆顺运用耳。

圆图方图，仍是八卦之气，惟方图乾西北，坤东南，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斜行。二图似不相同，但圆以象天，方以象地，上者为阳，下者为阴。地，西北高而东南低，高即阳，低即阴也。方亦以乾一、兑二序之者，易道之逆道也。千变万化，总是一逆，无有二理，妙哉！

邵子移方图于圆图之中，大得羲皇心传矣。盖羲皇圆图，仰观于天而画，方图俯法于地而画，地本无为，因受天之气而有为。天之气五运也，地之气六气也，天运入于地气之中，则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行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化而为风、寒、暑、湿、燥、火矣。

圆以外运之，方以内生之，天气动而地气静，一气往来，以乾坤为包罗，以六爻为变化。阳逆则阴生，阳顺则阴退，四时成而百物生，先天造化之道，于此了了。但这个内方外圆、天动地静之道，还有秘密难言处，羲皇不能明示于人，只以六十四卦列为方圆二图而已。邵子亦不能笔书于人，只以方圆二图，合为内方外圆一图而已。羲皇非不欲示也，示之不过以卦为图，其于不可卦、不可图者，不能示也。邵子非不欲书也，书之不过以内方外圆图之，其于不能方圆、不拘方圆之所以然者，不能书也。

然有卦有图，其不能示、不能书者，可于卦图推之。方圆八卦，交错十六卦，十字正中处"✕"，即是太极，为阴阳出入之门户，阴亦在此生，阳亦在此生，四象和合在此，五行攒簇在此，故震、巽一阴一阳，卦居中。如图书中五之

义，惟其有此太极，故阴阳有生有成，有分有合，有动有静。

阳自西北而逆退于中央，生气在中也；阳自中央而顺往于东南，阴气在外也。阴为宾而阳为主，以阳统阴，以阴顺阳，阴随乎阳之进退以为进退，此方之义也。

圆图左阳升、右阴降，阴来交阳，一阴生于天上；阳来交阴，一阴生于地下。阳生、阴生，皆在图之正中。图象天之一气上下，上而阳，下而阴，象一气运阴阳。"⊙"其中阴阳相交处，即太极一气也。太极即一气，一气即太极。以体言，则为太极，以用言，则为一气。时阳则阳，时阴则阴，时上则上，时下则下，阳而阴，阴而阳，一气活活泼泼，有无不立，开阖自然，皆在当中一点子运用。这一点子"⊙"，即是造化炉、阴阳窟。羲皇不能明示者，即此。邵子不能明书者，即此。学者能于方图十字当头上知其根由，圆图乾坤交代处，悟得实迹，即于十字当头立定脚根，于当中一点子修持性命。方以治内，圆以应外，以太极一气为体，以四象八卦为用。圆中有方，方外有圆，方圆不拘，吾身自有羲皇六十四卦。

方圆二图，不必泥文执象，可以得意忘言，活活泼泼的矣。但方圆着重处，总在能逆，逆则生，顺则死，顺中之生有限，逆中之生无穷，有生则不生，无生则长生，一逆一顺，天地悬远。羲皇序出逆数之象，宣圣释出逆数之理，邵子注出未生之卦，其易为逆道也无疑。

古经云："五行顺生，法界火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世界尽性至命者，舍此先天逆道，别无他术矣。逆者何？逆即逆回于父母未生以前本真耳。

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天之阳气至健，结而为命，地之阴气至顺，凝而为性。有生之初，健顺相合，性命一家，性不离命，命不离性，性即命，命即性，所谓天命之谓性。当此之时，浑然天理，流行不息，先天主事，后天未发，万有皆空，诸尘不染，一动一静，皆在太极中运用，故其性动而不至于暴燥，动而巽缓，巽而不过于懦弱，巽而果行，巽动合一，亦如雷风相薄也。

明而不至于自用，明而似陷，陷而不至于昧真，陷而能明，明陷合一，亦如水火不相射也。

和而不流于伪妄，和而止所，止而不落于空寂，止而能和，和止合一，亦如山泽通气也。

阳也，而有阴藏，阴也，而有阳藏，阳健阴顺，阴阳浑成，空空洞洞，中悬黍米宝珠，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所谓率性之谓道也。

道者何？即太乙含真气，不假作为，从容中道，真空妙有，至善无恶之谓。至善无恶，则是善之极，无渗漏，无内外，无人我，无修证，无配对，一灵真性，炯炯不昧，非色非空，即色即空，非有非无，即有即无，色空如一，有无不立，纯是天机，绝无人机，生气常存，虽有仁义礼智之性，而无仁义礼智之形，不仁而至仁，不义而至义，不礼而至礼，不智而至智，即仁、即义、即礼、即智，一善可以该四德，一气可以该万法，更何有五物、五贼之淬质？此所谓未生出者也。未生出者，天真在内，未散于外，即本来面目，即圣贤种子，即仙佛怀胎。这个面目、种子、怀胎，人人具是，个个圆成，处圣不增，处凡不减，圣凡同途，及其先天气足，后天潜生，阴气用事，精、神、魂、魄、意俱起，圣

凡即分矣。于此，而能保守此本来面目者，惟天纵之圣人能之，一切常人未有不弃真入假，自伤其性命者。

古来圣师，大慈大悲，以抱一无为之道，留于后世，盖欲人人成道，个个了真耳。一者，先天真一之气，即阴阳混合不二之气，即性命凝结不散之气。此气在人身中，四大不着，五行不到，无形无象，至虚至灵，活活泼泼的，号曰"谷神"。此神主宰万象，掌握阴阳，所云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心。抱者，持守也。抱一者，即持守此一气，绵绵常存而不失。所云"守黄庭、养谷神"也。但抱一非空空无为之说，乃逆退先天真阳，不为后天假阴所伤也。逆退真阳，自有真阴温养，真阴真阳相会，健顺合，元牝交，动不离静，静不离动，自有天然真火，炉中赫赫长红，先天渐凝，后天渐化，谷神坚固，即成无漏真人，所谓"要得谷神长不死，须凭元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黄金屋，一颗灵光永不离"也。真精、灵光，皆谷神之别名。灵光不离，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则得长生矣。

是谷也，在圆图，则乾坤中虚处是；在方图，则十字中分处是；在人身，则四象和合处是。是神也，在圆图，则乾坤交代处是；在方图，则十字交接处是；在人身，则四象动静处是。有谷则神存，失谷则神亡，生之在此，死之在此，阴生在此，阳长在此，古人号曰"生门"、"死户"，又曰"造化炉"、"阴阳户"。儒曰"道义之门"，释曰"不二法门"，道曰"众妙之门"。总而言之曰"这个"而已。

若有上智者得遇明师，指示这个端的，逆而修之，圣胎现成，不使阳极生阴，直登彼岸，再加上工夫，炼神还虚，逆于父母未生以前面目，打破虚空，跳出阴阳之外，圣而不

可知之之谓神矣。

噫！顺去死，逆去活，往往教君寻不着，不遇真师，逆之一字，岂易知哉！

文王索生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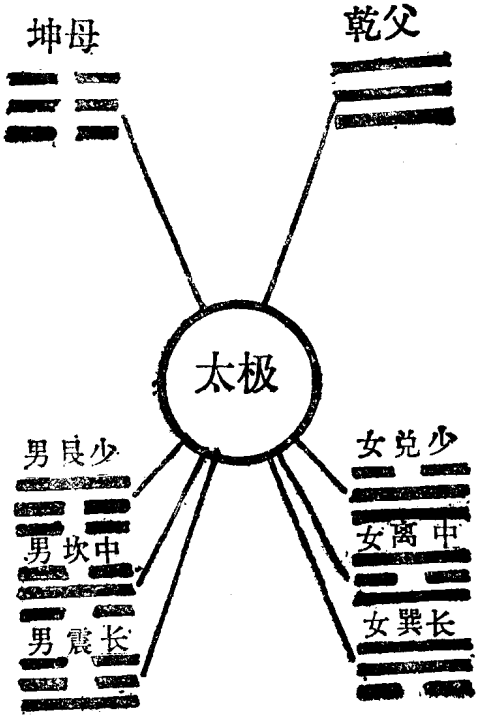


图　十八

文王后天八卦方位



图 十九

文王后天八卦注语

文王后天八卦，仍是羲皇所画之卦，不过于已成卦中，看出有此一番道理，故变其卦之义，卦之气，发羲皇未发，非强作也。如乾为老阳，乃诸阳之宗，为父；坤为老阴，乃

后天顺行造化图



图　二十

群阴之主，为母。父母相配，阴阳相交，必生男女，故乾一索坤，得坤之初爻而生巽，为长女；坤一索乾，得乾之初爻而生震，为长男。乾再索坤，得坤之中爻而生离，为中女；坤再索乾，得乾之中爻而生坎，为中男。乾三索坤，得坤之上爻生兑，为少女；坤三索乾，得乾之上爻而生艮，为少

后天逆运变化图



图 二十一

男。

乾索坤之三阴，阳变为阴而生三女；坤索乾之三阳，阴变为阳而生三男。男女既生，于是男从父而女从母，乾统三男，居于东北；坤统三女，居于西南。

乾老父三阳真气，为三男所得，健德收敛，故得藏于西

金木交并图



图 二十二

北寒盛之方；坤老母三阴真气，为三女所得，顺性失常，故迁干西南杀机之乡。

离得坤之中阴，阴丽阳中，阴借阳而生明，故居正南火旺之方。

坎得乾之中阳，阳陷阴中，阳入阴而生潮，故居正北水旺之方。

震得乾之初阳，初阳主生长，故居正东木旺之方。

兑得坤之末阴，末阴主消化，故居正西金旺之方。

艮得乾之末阳，末阳主静养，故居东北阳弱之方。

坎离颠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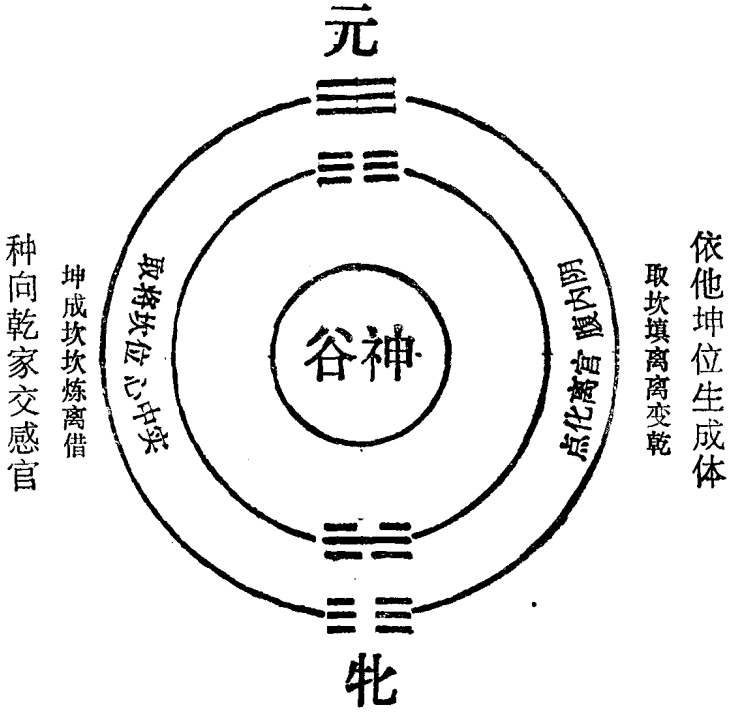


图 二十三

巽得坤之初阴，初阴主潜进，故居东南阳盛之方。

乾、坎、艮、震属阳，造生万物；巽、离、坤、兑属阴，化成万物。父母男女，自相配合，以行卦气，后天六十四卦亦于此而生。六十四卦生，造之化之，生之成之，造而

解脱本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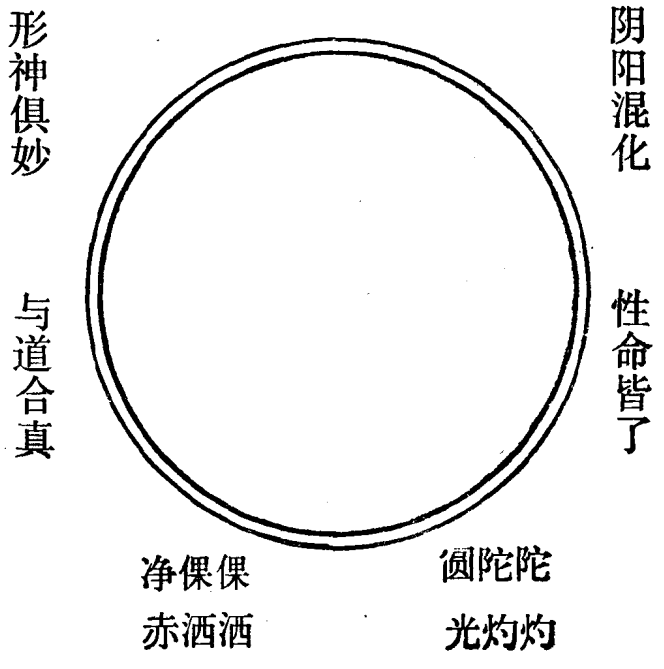


图 二十四

又化，化而又造，生而又成，成而又生，消息盈虚，无有停息，此已生出者，故谓后天。后天者，顺生之道也。而逆运之道亦在内。

离本阳而反为女者，外阳而内阴，阴居中位，真阴也。

坎本阴而反为男者，外阴而内阳，阳居中位，真阳也。外阳者，后天之阳；内阴者，先天之阴；外阴者，后天之

乾坤颠倒图



图 二十五

阴，内阳者，先天之阳。先天是主，后天是宾，坎离辐辏，水火相济，寒暑有时，故足以代乾坤而行造化。

震，阴多阳少，而为男者，震乃阳气方升。阳气升而足以破阴气。

兑，阳多阴少，而为女者，兑为阴气外现。阴气现而足以灭阳气。

震为生机，兑为杀机，金木相併，生杀分明，故足以代乾坤而成造化。

乾与巽交不合，坤与艮交不正。乾老阳，坤老阴，不能生育，艮仅交接巽阳，巽只顺生其阴，故八卦方位，乾坤艮巽居于四隅，坎离震兑居于四正也。此后天逆顺之道。圣贤尽性至命之学，亦不外此。

人之本来，阴阳混成，性命一家，健顺相合，纯是先天，一交后天，真中有假，假陷其真，健体有亏，顺体有伤，性命分为两处，于是健德不彰，灵明而误用，元神昧而识神出矣。顺德不真，昏暗而有险，元精藏而浊精生矣。如图坎离居中正位，乾移西北，坤迁西南也。

后天精神用事，动而暴燥，气性发矣。和而闯流，妄情起矣。如图震居于正东卯地，阳变为阴，兑居于正西酉地，和变为杀也。精神性情变幻，阴气潜入而进，阳气衰弱而止，如图巽居东南阳旺之地，艮居东北阳暗之乡也。

噫！后天一发，阴渐长，阳渐消，不至消尽其阳而不止。图之乾遇巽而垢，坤逢艮而剥，离上坎下，火水不济。震东兑西，雷泽归妹之所由来也。是道也，天地自然顺行之道，阳极必阴，阴极必死，亦人之无可如何者。但圣人又有逆运之道，善能窃阴阳、夺造化、转乾坤、扭气机于后天中返先天，死里逃生，其道何在？仍不外乎后天八卦之理。

图之坎、离、震、兑居于四正，乾、坤、艮、巽居于四隅，此中天机，非师难知。离中一阴，人心是也；坎中一阳，道心是也。道心本是乾家中阳，因交后天，入于坤宫，阳陷阴内，健者不健矣。人心本是坤家中阴，因失先天，入于乾宫，阴窃阳位，顺者不顺矣。若能虚其心，则人心化。人心

化，则阴顺而仍还于坤火，返其真矣。若能实其腹，则道心生。道心生，阳则健而仍还于乾，水归于源矣。

兑为金，他家客气也。震为木，我家主气也。震本阳，其中有阴；兑本阴，其中有阳。主气为客气所盗，东虚而西实，若于杀中求生，杀气变而为和气，金情恋木慈仁，金还其元矣。木性爱金顺义，木返其本矣。

取坎填离，健复本命，借离炼坎，顺还本性，以震求兑，健动而能和顺；以兑求震，和顺而能健动，健顺如一，乾坤相合，四象相和，五行攒簇，后天精、神、魂、魄、意归真，五德五元，浑然圆成，还原返本，金丹有象，所谓"乾坤交媾罢，一点落黄庭"。

一点者，丹元也。黄庭者，中央也。丹落中央，阴阳一气，还我娘生本来面目，基址坚固，所谓"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噫！健顺一失，性命分离，五行错乱。健顺一复，性命凝结，五行攒簇。一失无不失，一复无不复，后天变化有为之道大矣哉！

但还原返本，乾坤相合，只完得前半工夫，还有后半工夫，犹未完的。盖道至乾坤相合，是将后天已返成先天矣。既返成先天，从此再立鼎炉，别置钳锤，用无为逆运之道，颠倒乾坤，乾逆退而坤顺生，借阴以全阳，温之养之，用天然真火烹炼，消尽一身后天阴浊之气，煅成一个金刚不坏之物，从虚无中透出，入于无声无臭之境，还我未生身以前面目，方是大解大脱，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之天矣。

先 后 八 卦 合 一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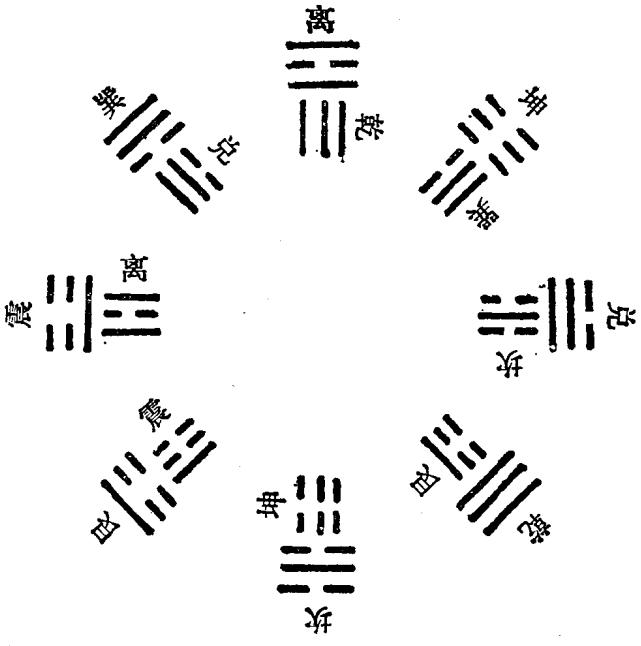


图 二十六

先后八卦合一注语

先天八卦，一气循环，浑然天理，从太极中流出，乃真

体未破之事；后天八卦，分阴分阳，有善有恶，在造化中变动，乃真体已亏之事。

真体未破，是谓生出者，须当无为。无为之妙，在乎逆中行顺，逆藏先天之阳，顺化后天之阴，归于父母未生以前面目，不使阴气有伤真体也。真体有伤，是已生出者，当须有为，有为之窍，在乎顺中用逆，顺退后天之阴，逆返先天之阳，归于娘生本来之面目，务使阳气还成真体也。

但先天未生出者，犹有分别；后天已生出者，亦有分别。当在胞胎之时，先天阴阳，五行一气，包含无形无迹不可见。未生出者，及其生身以后，未交后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至善无恶，虽有阴阳五行之性，而无阴阳五行之质，一气浑然，亦未生出者也。

先天逆中顺行者，即逆藏先天阴阳五行，而归于胞胎一气之中，顺化后天之阴，而保此一气也。当生身之初，后天阴阳五行，入于躯壳之中，与先天阴阳五行相合，先天之内，即杂后天之气。虽后天之气未发，而形迹已露，如婴儿善恶刚柔，本于性成，但后天为先天所统摄，性相近耳。此已生出者也。

及其先天阳极，交于后天，知识开而灵窍闭，其机已发，大肆张狂，亦已生出者也。后天顺中用逆者，即顺退已发之阴，归于初生未发之处，返出先天之阳，以还此初生也。

阳健阴顺，复见本来面目，仍是先天后天两而合一之原物，从此别立乾坤，再造鼎炉，行先天逆中用顺之道，即为九还七返大还丹矣。今以先天图，移于后天图内者，使知真体未破者，行无为自然之道，以道全形，逆中行顺，以化后天之阴；真体已亏者，行有为受化之道，以术退命，顺中用

逆，以复先天之阳，先后合一，有无兼用，九还七返，归于大觉，全丹之事了了。

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八卦合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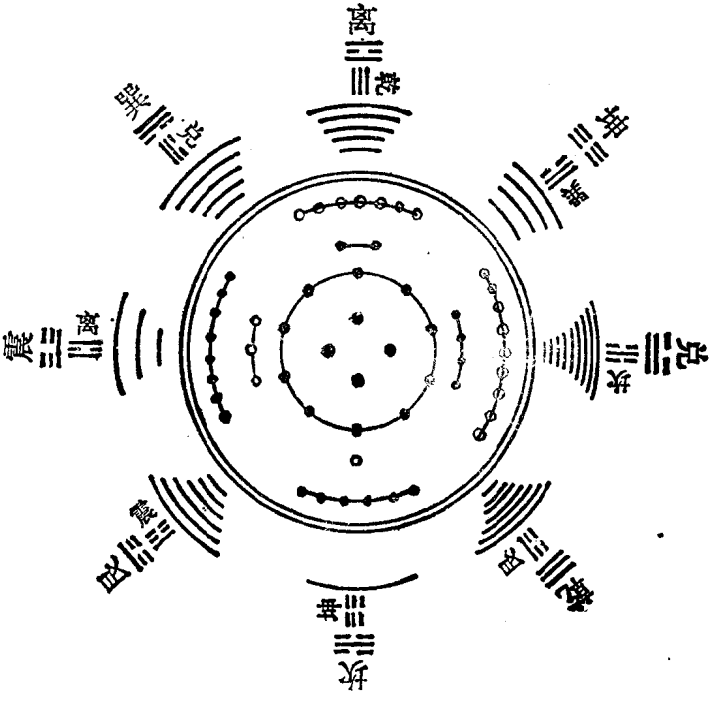


图 二十七

图书先后天合一注语

河图形圆，阴阳合一，无为自然之道也。

洛书形方，阴阳分位，有为变化之道也。

先天形圆，阴阳一气，用逆全顺，亦无为自然之道也。

后天形方，阴阳分判，顺中用逆，亦有为变化之道也。

河图先天，皆以道全形之事；洛书后天，皆以术延命之事。先天后天者，即河图洛书之注释。河图洛书，是先天后天之数，先天后天是河图洛书之理，数得理而始明，理得数而有本。

河图洛书，相为表里，先天后天，相为表里。无洛书，则河图无变化，无后天，则先天不成全。河图为洛书之体，洛书为河图之用。先天为后天之体，后天为先天之用。体用俱备，理数兼该，性命双修之道，无余蕴矣。

今仿邵子内方外圆之图，移河图于洛书之中，移先天于后天之中，河图洛书为一图，先天后天为一图，成内圆外方二图，以变化内圆外方之义。又以四图合为一图，以示图为活图，理为活理，不得以图说图，以卦说卦也。

以道全形者，圆成无亏，防危虑险之功，诚之者性也。以术延命者，阴阳错综，返本还原之道，明之者教也。内方外圆者，自诚而明，无为而抵有为也；外方内圆者，自明而诚，有为而归无为也。无为了性，有为了命。了性所以成后天

之功，了命所以复先天之气，先天全，后天化，有无不立，性命俱了，现出父母未生以前面目，露出无始五行不到的本像。图书，先后八卦，一以贯之，浑然太极，万象归空，阴阳混化，无声无臭至矣。

中 图 论

儒曰，执中；道曰，守中；释曰，虚中。中之一字，乃三教圣人之心法，所以修性命而成大道。千经万典，说来说去，只说的这一字，篆文中字从〇、从丨，在人即秉彝之良，为至善无恶，图明不昧之物，所谓先天真一之气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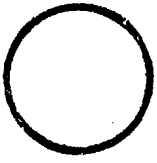
〇中有丨，浑然天理，一气上下，流行不息之义，且丨在〇之当心。“⊕”，左为阳，右为阴，即河图左阳右阴。一气上下之象，薛道光曰：“有物先天地，无名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寂寥者，即〇。万象主，即丨。至无而含至有，至虚而含至实，故谓中。

是中也，不偏不倚，无前无后，无背无面，无头无尾，非有非无，非色非空，虚圆不测，无象而能主宰万象，无形而能造化有形，生天生地生人物。在人，非四大一身之中，非中外之中，无方所、无定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古人推其理而肖其形，强名之曰“十字街”，曰“四会田”，曰“通衢路”，曰“戊己门”，曰“元牝门”，

中　图

生死舍　　十字街
元关窍　　四会田
元牝门　　通衢路
戊己门



刑德门　　有无地
生死关　　虚灵窍

人兽关
造化炉　　天地根
悬胎鼎　　性命窍
众妙门　　阴阳户

生天生地生人　　至灵至圣至神
拟之则失　　视之不见
议之则非　　听之不闻
寻之则无　　抟之不得

图　二十八

曰“元关窍”，曰“生杀舍”，曰“刑德门”，曰“生死关”，曰“阴阳户”，曰“性命窍”，曰“天地根”，曰“人兽关”，曰“悬胎鼎”，曰“造化炉”，名号多端，总而言之，曰“中”。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亘古圣贤仙佛，皆从此中生出。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悟之者立跻贤位，迷之者万劫沉沦。

盖此“中”，乃性命之根。在先天，性命如一，而为中  ；在后天，中分而为性命  。其实后天中返出先天，性了命凝，性命归根，乃是一中。

老子云：“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紫阳云：“要得谷神长不死，须从元牝立根基。”谷神，即中也。元牝为阴阳，即性命也。谷神不死，中含性命，元牝之基，性命成中。守此中者，圣人也；失此中者，凡人也。圣凡之分，只在得失之间耳。

一切常人，为气质所拘，为积习所染，性命分居两处，中有亏损，日亏日损，性乱命摇，神昏气浊，将中之原物全然失却。中一有失，性命无本，形虽动而神已丧，焉能长久乎？三教圣人，以中为本者，欲人执守此中，保全性命耳。

中之一字，为修道者始终之要着，筑基在此，采药在此，烹炼在此，温养在此，进阳在此，退阴在此，结丹在此，脱丹在此，七返九还，无一不在此。但这个“中”，人不易见，亦不易知，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无心守。有心求之，则落于色相；无心守之，则入于空寂，均非中道。真正中道，非有非无，即有即无，非色非空，即色即空，不落〇

偏于恍惚中求，于杳冥内寻，庶乎近焉？

天下学人，不知此中是个什么物事，或谓黄庭穴，或谓天谷穴，或谓百会穴，或谓绛宫，或谓明堂，或谓咽喉，或谓两肾中间，执守幻身穴窍，便谓守中抱一，妄冀长生，不但不能长生，反而促死，哀哉！

儒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又曰："不偏不倚之谓中。"道曰："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又曰："阴阳得类归交感，二八相当自合亲。"释曰："吾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无头无尾，无背无面。"又曰："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皆言中之实落处也。着人能于此等处留心，极深研几，就正于真师，认得真正之中。将柱杖子穿在中鼻孔内，主登彼岸，绝不费力，从此直进大路，缓步而行，终有到家之日，经云："得其一，万事毕，"岂虚语哉！

金丹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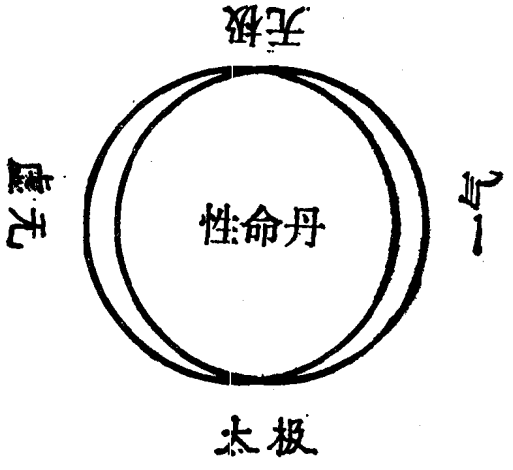
悟真曰："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张。"

所谓虚无一气者，乃天地之根，阴阳之宗，万物之祖，即金丹是也。世人不知金丹是何物事，皆于一身有形有象处猜量，或以为金石煅炼而成，或以为男女气血而结，或以为心肾相交而凝，或以为精神相聚而有，或以为在丹田气海，

金丹图

有物先天地
无名本寂寥

能为万象生
不逐四时凋



同行同坐又同眠　恍惚杳冥在面前

认得收归炉内炼　完功十月化金蝉

图　二十九

或以为在黄庭泥丸，或以为在明堂玉枕，或以为在两肾中间，如此等类不可枚举，皆是抛砖弄瓦，认假作真。故学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如麟角。殊不知金者，坚久不坏之义，丹者，圆明无亏之义。丹即本来先天真一之气，此气经火煅

炼，历劫不坏，故谓金丹。

是丹也，至无而含至有，至虚而含至实，无形无象，先天而立其体，后天而发其用，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识识。拟之则失，证之则非，古人强图之以○，强名之曰道，曰虚无、曰先天一气、曰无极、曰太极。曰道者，无名之名也。曰虚无无极者，自未生物时言之。曰太极一气者，自方生物时言之。其实虚无一气，无极太极，总是道之一个物事，非有二件。这个物事，即是金丹。在河图洛书，即中五之中一点；在先天后天，即阴阳相交之中一窍，人人具足，个个圆成，处圣不增，处凡不减，只缘秉气所拘，积习所染，顺其后天之阴，迷失本宗，流荡忘返，莫知底止矣。

古来圣贤，慈悲度世，设金丹有为之道以觉人，盖欲人人归根复命，还其当初一个原物而已。其法有二：一有为，一无为。无为者，即河图阴阳相合，先天图阴阳对交，一气浑然之理；有为者，即洛书阴阳错综，后天图阴阳生克，两仪变化之理。上智之人，行无为之道，以温养这个○；中下之人，行有为之道，从无守有，以复还这个○。其实这个到复还来时，仍归无为，无为到尽头时，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坚固稳定，长久不坏，跳出五行，脱出阴阳，我命由我不由天矣。

但圣贤大道，穷理、尽性、至命之学，有工程，有次序，有文烹，有武炼，有急缓，有先后，有止足，毫发之差，千里之失，欲要行得，先须知得，知得一分事，行得一分事，知得十分事，行得十分事，世间迷人在皮囊上强扭捏，自以为修持性命，非修性命，乃是伤性命也。

性命且不知，妄想长生，岂不愚哉？夫命者，先天正

炉鼎药物火候六十四卦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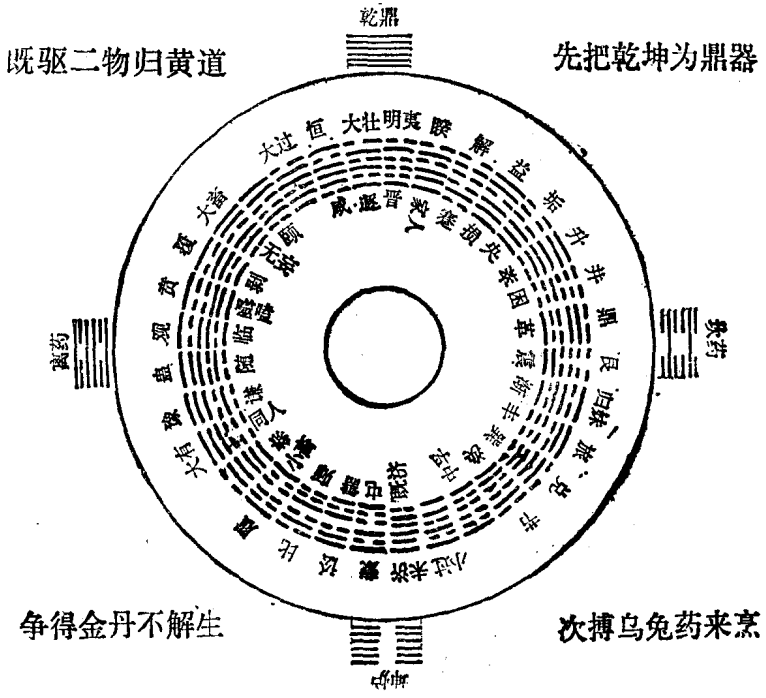


图 三十

气。性者，先天元神，命属阳，性属阴，性命相合，阴阳混一，是谓金丹。金丹者，性命之别名，乃虚无中结就，非后天一身所产之物。不知性命，焉能修持性命？不识金丹，焉能凝结金丹？故穷理工夫，最为先着。果是穷透河图洛书奥妙，先天后天机密，则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乾坤金花开绽，一步一趋，皆是大道，攒簇五

行，和合阴阳，还我生初本来面目。

金丹凝结，洛书后天有为之功毕，再行温养之功了河图先天之道，以复其父母未生以前面目。打破虚空，至于无声无臭，大丈夫之能事毕矣。尽性由自悟命，祖师传不得口诀，徒自猜量耳。

炉鼎药物火候六十四卦论

金丹有为之道，后天变易之道也。变易之道，以乾坤为体，以坎离为用，以屯蒙六十四卦为气候，周而复始，一气流行也。

金丹之道，以乾坤为鼎炉，以坎离为药物，以屯蒙六十四卦为火候，阴而阳，阳而阴，阴阳迭运，亦一气流行也。

徐从事《参同笺注》云："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复冒阴阳之道。"又云："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朔旦屯值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合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月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动体，促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理。"此言金丹之道，不外乎变易之道。变易之道，不外乎天地、日月、阴阳造化之道。

人能以刚健为鼎，柔顺为炉，则乾坤鼎炉立矣。人能虚

人心，灵性不昧，振道心，正气常存，则坎离药物得矣。鼎炉立，药物得，法天地，效日月。当刚健而即刚健，刚健必归于中正；当柔顺而即柔顺，柔顺必归于中正，仁义并行，动静如一，日乾夕惕，其功不缺，与时偕行，随机应变，即是乾坤坎离四卦，以为橐籥始于屯蒙，终于既未，即是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一部易理，在吾方寸之中，又何患乎大道不成，性命不了耶？

紫阳翁云："先把乾坤为鼎器，次搏乌兔药来烹，既驱二物归黄道，争得金丹不解生。"此诗泄尽丹法天机，而无余蕴矣。今立鼎炉、药物、火候全图，以乾在上为鼎，坤在下为炉，坎离居中为药物。四卦列之于外，以象阴阳之橐籥。其余六十卦屯蒙为始，既未为终，列之于内，以象朝暮之火候。

屯者，阳气动于阴中也。蒙者，阳气陷于阴中也。既济者，阴阳已合也。未济者，阴阳不交也。阳气初动即扶阳，所以进阳火，朝之功也；阳气有陷即养阳，所以运阴符，暮之功也。既济，阴阳已合，须当随时而保济，保济者借阴全阳也；未济，阴阳不交，须当待时而求济，求济者借阳益阴也。借阳益阴，进阳火，自屯至既济三十卦，所以致其济也；借阴全阳，运阴符，自蒙至未济三十卦，所以防不济也。始于屯蒙，终于既未，其余五十六卦，俱皆阴符阳火之事，可以类推而知。然其妙用处，总在坎离、阴阳、健顺，归于中正耳。健顺中正，则始而屯蒙，终而既未，皆自然而然，岂容勉强也。

阳火阴符六阴六阳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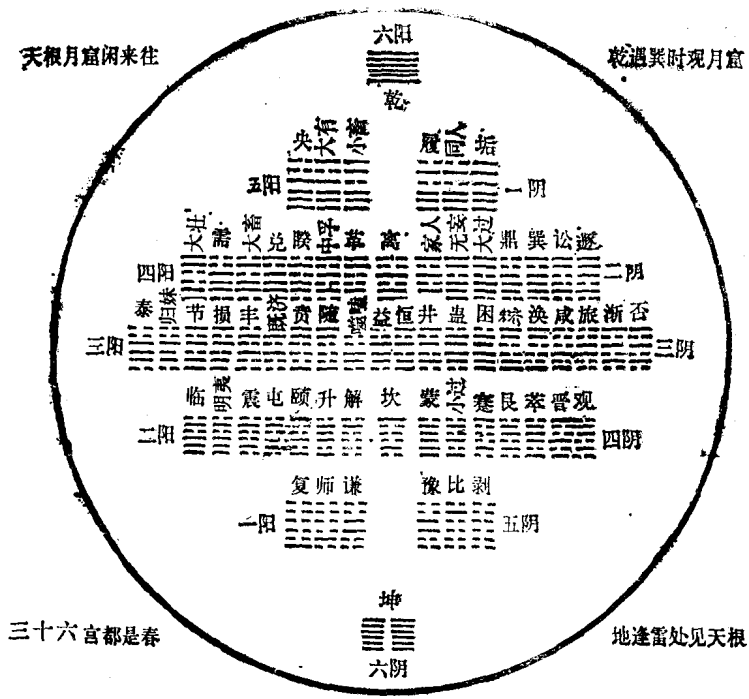


图 三十一

阳火阴符六阳六阴论

金丹大道，始终两段功夫，一进阳火，一运阳符。进阳

火者，阴中返阳，进其刚健之德，所以复先天也。运阴符者，阳中用阴，运其顺柔之德，所以养先天也。进阳火，必进至于六阳纯全、刚健之至，方是阳火之功尽；运阴符，必运至于六阴纯全，柔顺之至，方是阴符之功毕。阳火阴符，功力俱到，刚柔相当，健顺兼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一气，浑然天理，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圣胎完成，一粒黍米宝珠，悬于太极空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动，常应常静，常静常应，本来良知良能，面目全现，所谓“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也。

再加上向上工夫，炼神还虚，打破虚空，脱出真身，永久不坏，所谓“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进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

今立六阳六阴，阳火阴符全图，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十二卦。列之于外，其余五十二卦，列之于内。虽是六十四卦，总是十二卦统之。复之一阳进，而凡一阳之卦，皆在其中。临之二阳进，而凡二阳之卦，皆在其中，至于三阳、四阳、五阳，俱皆如此。运阴亦然，左阳卦者，先进阳火以复先天也。右阴卦者，后运阴符以养先天也。先复后养，先天凝结，性命坚固，金丹有为无为之事了了。此图与前图相为表里，前图是火候之功力，此图是火候之次序，用功力而依次序，依次序而用功力，步步脚踏实地行去，自有进益，庶不至毫发之差，千里之失也。

卷　一

素朴散人悟元子刘一明述注
门人冲和张阳全校阅
后学黄变楼重刊


上乾
下乾

（乾卦第一）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者，健也。刚强不屈之义。卦体六爻皆奇，纯阳之象，故谓乾。此进阳火之卦，造命之学，所以行健而用刚道也。健莫健于天，天之为道，一气流行，循环无端，经久不已，无物不复，无物能伤，健之至矣。故当春而生物者，健之元也。元者，初也。阳气之初生，而万物俱皆萌申，元何其健乎？

夏而长物者，健之亨也。亨者，通也，阳气之通畅。阳气通畅，而万物俱皆发旺，亨何其健乎？

秋而成物者，健之利也。利者，宜也，阳气之便宜。阳气便宜，而万物俱皆成实，利何其健乎？

冬而藏物者，健之贞也。贞者，静也，阳气之宁静。阳气宁静，而万物俱皆归根，贞何其健乎？

元、亨、利、贞，四时迭运，总是一健行之，一为体而四为用。体以施用，用以全体，体用如一，故天道健行而不息也。

惟人也，资天之气而始形，即具此天之健德，即有此元亨利贞之健用。人之健德，即本来之良知、先天之正气，名曰真阳，又曰真一之精，又曰真一之气；儒曰精一；道曰抱一；释曰归一。无非教人修此一点刚健正气耳。

是气也，本于先天，藏于后天，处圣不增，处凡不减，有生之初，不垢亦不净，不生亦不灭，不色亦不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处于万物之中，不为万物所屈，本自元，本自亨，本自利，本自贞，皆在无心中运用，不待勉强，出于自然，不健而健，健而不健，健之无形迹可窥，所谓天人者是也。

一交后天，气质发而外物诱，性相近而习相远，弃真认假，良知有昧，于是元者不元，亨者不亨，利者不利，贞者不贞，健之德已亏，健之用已非，神昏气浊，性乱命摇，身虽动而阳气消，不死岂能之乎？

故圣人有造命之学，于后天中返先天，能以修持本来乾健之德，永久不坏耳。修持之道，仍不外此元、亨、利、贞之用。

人能看破一切，猛省回头，志于性命，恍惚杳冥之中，便有一点生机潜发，此健之元也。

人能一心修养，真履实践，经久不殆，行以达其所欲，即健之亨也。

人能振发精神，勇力前进，刚气凝聚，诸缘不碍，生死如一，即健之利也。

人能格物致知，辨别是非邪正，止于其所而不迁，即健之贞也，

元以生其健，亨以通其健，利以成其健，贞以固其健。元、亨、利、贞一气运用，由勉强而归自然，浑然天理，仍是良知本来面目，可以与天同功用，与天同长久矣。

但是道也，有药物，有火候，有功力，有急缓，有止足。修之合法，养之随时，方能进于佳境。倘差之毫发，失之千里。元亨利贞，四者缺一，则健德不成，命非我有。此进阳之火候，不可不知也。

初九，在健之初，健德方振，如潜藏之龙，正当培养正气之时，未可自恃其健，故曰“勿用”。

九二，健而得中，不偏不倚，刚柔相当，如见龙在田，生气常存，天良不昧，圣胎有象。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曰“利见”。

九三，浩气充塞，刚而得正，日则勉于行，夕则察其过，日乾夕惕，健行不息，虽有危厉，故能无咎。

九四，健德已成，圣胎完全，待时脱化，如龙或跃而起，或在于渊，审查气候，防危虑险，故可无咎。

九五，刚健中正，阴阳混化，身外有身，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不但成己，而且成物，如飞龙在天，隐显不测，随

时济物。所谓大人者，正己而正物者也。故曰“利见”。

上九，进健太过，独刚不柔，知进而不知退，如亢旱之龙，龙至于亢，不能生物。健至太过，必败其事。阳极必阴，天宝得而复失，理有可决，故曰“有悔”。

大抵行健用刚之道，贵乎随时，随时之健，能刚能柔，元、亨、利、贞，无往而不可健，无往而有伤健矣。

圣人恐人不知用健之道，大书特书而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此言大煞分明。九为河图一三五，阳生之数。用九者，即用健也。龙之为灵昭昭也，变化不测，能上能下，能大能小，能隐能显，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修健之道，如御龙也。用健而能随时，如群龙之变化也。当潜而潜，当见而见，当乾而乾，当跃而跃，当飞而飞，健而不至过，高而不至亢，缓急止足，各随其时，此无首之健，用之而未有不取吉者。但无首变化之道，须要真知灼见，若不见而猜想做作，虽天宝在望，未许我得。用之必先见之，见而后用，则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有无不立，顺逆不拘，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信步走去，头头是道，取之左右逢其原，用九而不为九所用，方且进于刚健纯粹之精，我命由我不由天，与天为徒矣。

䷁ 上坤下坤　（坤卦第二）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

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

坤者，顺也。柔顺卑下之义，卦体六爻皆偶，纯阴之象，故谓坤。此运阴符之卦，修性之学，所以行顺而用柔道也。顺莫顺于地，地本至阴，无阳不能生成万物。其所以生成万物者，顺乎天之阳气，进退而生成之，是地本不元亨，而元亨之利，在于能贞耳。地之顺天不可见，观于牝马之顺，而地之顺可知矣。

牝者，阴柔之总名。凡物之阴者，皆属牝。马为健行之物，牝马顺牝马而行，则牝马所到之处，即是牝马能到之处，虽柔亦刚，地顺之利贞，亦如牝马之利贞耳。

人受地之阴气以成形，即具此柔顺之德。柔顺之德，即人生之初，秉彝之良能，此能交于后天，为气质所拘，积习所染。顺非所顺，顺其所欲，良能变为假能矣。

圣人教人行顺道者，由假顺而变为真顺，还其当日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本面耳。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夫刚为柔之主，刚能统柔，柔不能统刚，亦只顺承其刚而已。以柔顺刚，不但无能者顺有能，凡返邪归正，改恶迁善，存诚去妄，以人心顺道心之事，皆系以柔顺刚之义。先迷者，人心用事，道心埋藏，顺其人欲，以假伤真，由迷而失主也。后得主者，道心用事，人心安静，顺其天理，以真灭假，得主而不迷也。

人能由迷生悟，以阴顺阳，借人心复道心，以道心制人心。先失主而后得主，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何病于柔乎？

顺之道，莫大于地。顺之象，莫著于月。月本纯阴无阳，与日会于虚危之处，行至西南坤位。

初三吐蛾眉之光，魄中生魂，是谓得朋。至于十五，光辉盈轮。十六日景至此渐错，月光至此渐退，魂中生魄，行至东北艮地，二十八余光于此全消，所谓丧朋。

西南月光方生，阴顺其阳之进也。东北月光全消，阴顺其阳之退也。阳进则月明，阳退则月昏。月之昏明，亦顺其日之进退耳。

修道君子，用顺而修柔道，能如月之顺日，则知得知丧，进之退之，无有不利者也。利者何利？利其顺之得正，尤利其安居于正。方是全始全终之吉道。

曰安贞者，安正也。以正而安，止于其所，不顺而必期其顺，不正而必至于正。

炼己持心，拔去一切轮回种子，不使有一点滓质留于方寸之中。虚极静笃，人心不起，道心即生，贞下起元，柔即是刚，顺即能健，元而未有不亨，亨而未有不利，利而未有不吉者。安贞之顺，岂小焉哉！

初六，在顺之初，系可真可假之际，稍有不正，客气潜入，必至一阴生而群阴毕集，即有履霜坚冰至之象，故顺之须谨而始也。

六二，柔顺中正，中则其心直而能谨慎。正则其行事而有裁制，内直外方，循规蹈矩，自能大其德业，故不习无不利也。

六三，性柔志刚，含藏章美，顺守其正，不以外假而伤内真。即有事而不得不外顺者，其必或从王事，欲顺于人，不失于己，故无成而能有终也。

六四，以柔居柔，内念不出，外念不入，顺时顺命，不致祸而不求福，如括结囊口，内外一空，故无咎而亦无誉

也。

六五，柔顺虚中，德足服人，不言而信，不教而化，如黄裳着体，暗然日章，美德在内，自著于外，故为顺道之元吉也。

上六，自尊自大，以柔为刚，不能顺人，欲人顺己，如龙战于野，乖和失中，阴差阳错，未得于人，早伤其己，故其血玄黄也。

观于六爻之顺，是非不等，邪正各别，求其顺之而得利于己者，其惟六二；顺之而能感化人者，其惟六五乎。

噫！顺道岂易能哉？毫发之差，千里之失，不谨于始，必败于终。圣人大书特书曰用六，利永贞，为后人开一大道，使行顺道者永于贞，方能顺之得真，方能顺之得利。

夫用六之道，用顺道也。六为河图二四阴生之数，阴主顺用。六者用顺也，用顺所以以虚求实，以无求有耳。

古今学人，自恃聪明，依一己之见，妄猜私议，不肯低心下气，求人请益，以故皓首穷年，一无所得；或亦有寻师访友，不能辨别邪正，入于旁门曲径，至死不悟者；或有能辨别其邪正，究明性命之理，遵道而行，又半途而废，不永于贞者。凡此皆非用六之道，俱不能成道。若欲成道，须要知顺，又须要顺其正，更需要永顺其正。能永顺其正，柔中即有刚，不隐不瞒，至死不变，脱去后天气质之性，露出先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本面，性了而命亦可了，一永贞而柔顺之道，至矣，尽矣。


上坎
下震

（屯卦第三）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者，前进有难之义，卦德上坎陷、下震动，动于险中，险中之动，不易出险，故谓屯。

此进阳下手之卦，承上乾卦而来，乾为健德。进阳者即进其健，因其不健而进于健耳。健德为先天真阳本来正气。这个气交于后天，隐而不现，虽然不现，未尝全泯，间有发现之时，特人为世所迷，妄念所蔽，当面错过，不宜认真耳。当其发现之时，即吾身中活子时也。这个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乃阴阳之门，生死之户，性命之源，健顺之根，造命之鼎，偃月之炉。先天真阳之气在此，知之者，勤而修之，于后天中返先天，自微而著，由一阳而渐生渐长，必至六阳纯全，是屯中又有元亨之道也。

但人为气质所拘、积习所染，先天真阳，埋没已深，虽有回复之时，然正气弱而邪气盛，正不胜邪，未能遽然增升，是在乎谨封牢藏，守此一点生机，不为客气所伤，以为返还之本，故曰利贞，又曰勿用。

有攸往，贞，非空空无为。勿往，非绝无一事，特以人

心用事已久，道心不彰，阴中返阳，乃险中之动，若冒然下手，速欲成功，愈滋其险。欲返其阳，莫若先正其心。

曰利建侯者，即是正心之象。侯为一国之主，心为一身之主。建侯则一国之难渐可治，正心则一身之险渐可消。心若一正，根本坚固，元气不散，于是随时进火，渐采渐炼，则已失者可以得，已去者可以还。利于贞而动，动不妄动，动必以时，元而未有不亨，亨而未有不利者也。

初九，刚居屯初，阳气下伏，如大厦之盘桓，利于居贞，而坚固根本，如一国之君侯，利于建侯，而培植元气，此遇屯而须当守正于始也。

六二，正在屯中，故屯如邅如，柔顺中正，炼已待时，故乘马班如。其乘马班如，欲动而不动者，非以其初生之阳，有所寇伤于人，特欲待其阴阳相当，方求婚媾配合耳。其待时婚媾之象，如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矣。此在屯而不遽求其济也。

六三，无知小人，愚而自用，妄贪天宝，本险而又行险，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亦无足怪。至于明道君子，须当知几，不如舍之以待时。若不待时，急欲成功，往而前进，必有招险之吝。此在屯而急欲求其济也。

六四，柔而得正，炼已待时，真阳在望，正当调和丹头之时，不可当面错过者，是以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此在屯而随时求其济也。

九五，阳刚中正，圣胎有象，已实其腹，如有膏矣。然圣胎虽结，阴气未退，尚在险中，如屯其膏矣。当此之时，有为事毕，无为事彰，是以小贞吉，大贞凶。此大而知小，待时而能出屯也。

上六，在屯之终，正是出屯之时，柔而无能，乘马班如，措手无策，虽真阳在望，未许我得，泣血涟如，何益于事？此小而不能大，无屯而亦有屯也。

大抵进阳运火之道，须要知时，知时采药，借后天返先天，可以出屯，可以济屯。若不知时，过与不及，真阳终为阴气所陷，而不得出，故卦辞曰“元亨、利贞。”贞而方能利，利则元而未有不亨，利贞之元亨，其即待时出屯之义欤？

䷃ 上艮下坎　（蒙卦第四）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蒙者，昏昧无知之义。卦体上艮，二阴进于一阳之下；下坎，一阳陷于二阴之中，皆有阴伤其阳之象，故谓蒙。

又卦，德险在止中，有险而能止，兼有止蒙之义。此运阴符下手之卦，承上坤卦而来。坤者，行顺道也。运阴符者，运其不顺之阴，而归于顺也。

人自先天阳极，后天阴生，元神昧而识神用事，陷真认假，误用聪明，巧智百出，外虽明而内实暗，此蒙之所由来也。一入于蒙，性乱命摇，一日千生万死，莫知底止，险之极矣。若知有险而能止之，黜聪毁智，如愚如讷，外虽无

知，内实有知，由假蒙而归真蒙，是蒙中反有亨道矣。

蒙之亨者，莫过于童，蒙童之蒙，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一举一动，皆从本性中流出，俨然圣贤身分，天人面目。行蒙道者，必归于童之蒙，方是返本还元之蒙。然此返本还元之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匪我求童蒙者，非由勉强，不着于色也。童蒙求我者，出于自然，不落于空也。不着于色，不落于空，非色非空，既非求真，又不除假，常静常应，常应常静，不蒙而似蒙，蒙而实不蒙。外物不得而入，内念不得而生，不求真而真即在是，但此非色非空之道，有养蒙发蒙二法，不可不知。当其阴阳混成，天真未伤，客气未入，蒙属于真，如初筮蓍策未分之时，必先告命，须当虚静诚敬，以行无为之道。及其阴阳已判，天真有亏，客气潜入，蒙归于假，如蓍策再三渎乱之时，不待告命，可以变化裁制，以行有为之道。

无为之道，养真蒙也。有为之道，化假蒙也。养真化假，有为无为，随时而用，不失其正，或自有为而归无为，或自无为而成有为，总以至善无恶，浑然天理，还元返本，归于童蒙为极功。行蒙道者，可不以正哉！

初六，在蒙之初，人心方起，急须严加克制，如利用刑人也。若姑息养奸，纵性为恶，如用说桎梏以往，渐入于下愚不移之地，而莫可救止，取客必矣。此贵防阴于蒙之初也。

九二，刚而能柔，借阴养阳，是包蒙也，蒙在包中，外暗内明，不但阳气不伤，而且阳气增长，如纳妇之吉，而子自克家，此能养阳于蒙之时也。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恣情纵欲，故勿用取女。勿用者，

以其人心用事，贪财好色，如淫奔之女，见金夫不有躬，未得于人，早失其已，其无所利，可知此蒙，而又滋其蒙也。

六四，性质本愚，又与小人为伍，不知亲近高明之士，以扩充其识见，终困于蒙而不得出，岂只取吝而已乎？此蒙而不知其蒙也。

六五，于止知其所止，以无能而顺有能，借刚济柔，虽蒙不蒙，正童蒙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吉道。此蒙而自知其蒙也。

上九，刚而居于蒙之极，是能惩忿窒欲，猛力以退客气，如击蒙也。

退阴之道，不利于人心而为寇，利于道心而御寇，去人心，振道心，阴气退尽，阳气纯全，复见本来面目，此蒙而终不能蒙也。

观于六爻之蒙，真假大别，真者用而假者去，养之退之，皆能不失其正，阴符之道尽矣。

䷄ 上坎下乾　（需卦第五）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需者，有待之义。卦德上坎陷，下乾健，健而能处于险中，故谓需。此养健待时之卦，承上屯卦而来。屯者，动于险中，在后天中返先天，所以行健道而取坎陷之真阳也。但

阳在坎中，所陷已久，不能遽然出险，必须渐次导引，待时而采，非可自恃其健，冒然下手，反招其险者。

夫人自阳极生阴，乾中之阳，走于坤宫，坤实成坎；坤中之阴，入于乾宫，乾虚成离，于是假阴假阳用事，健者不健，顺者不顺，意不诚而心不正，健不知险，顺不知阻，行险侥幸，无所不至。今欲出险，须要知险，能知其险，是能信险，一信其险，内有主宰，戒慎恐惧，炼己待时，一举一动，止于其所，不为客气所伤，是以需之道，有孚光亨，贞而得吉也。

有孚光亨者，信险而能处险也。贞吉者，守正而能无险也。既信险，又守正，以健御险，借险养健，待时进步，入于穴而探虎子，不特不为阴气所伤，且能取坎中所陷之真阳，归于乾宫，此利涉大川之所由来也。大川至险，即坎之象，坎为陷阳之物，其险最大，信险而正涉之，时未至而养健，时已至而进健，进之养之，不失其时，能以处险，能以出险，其健无往而不利矣。

初九，刚而自下，有健不用，在尘而能出尘，不为名利所染，如需于郊也。然刚者，多才多能，每不乐居于人下。恐有需而不固之咎，惟利用恒，方能有始有终，而无半途更变之咎矣。此刚而坚固之需也。

九二，稍恃其健，即便有险，如需于沙也。需沙之险，虽非大凶，其行阻滞，难免小言自悔。既能自悔，胜心即化，刚即能柔，不入险而险不来，终得以吉全之，此刚而知险之需也。

九三，刚强躁进，不能待时，急欲成功，本要向前，反落于后，如需于泥也。需泥之健，无险而自招险，至寇之至，理有可决，此刚而不知险之需也。

六四，柔弱无能，本自有险，如需于血也。又柔居柔位，在昏暗之地，而不能自出，如在穴也。幸其柔而守正，以无德而顺有德，借人济己，亦能出自穴，而终不为阴气所伤，此柔而顺刚之需也。

九五，阳刚中正，内有主宰，借假修真，虽有险而若无险，如需于酒食也。酒食为慰心实腹之物，慰心实腹，乐道忘年，时有险而道不险，外有险而内不险，贞而未有不吉者。此刚而守正之需也。

上六，在需之终，宜出险而反行险，如入于穴矣。然入穴由于不能炼己，若能炼己，炼到无己时，则虚室生白，神明自来，始而入于穴，终而出于穴，是以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也。不速之客，乾之三阳也，即本来不死之人，有生以来走失他家，而为客矣。待其时而复之，自一阳而渐至三阳纯全，仍是我家之物，饶他为主我为宾，所当敬之，而弗敢有违者。敬之弗违，阴阳混合，金丹凝结，保命全形，其吉多矣。此炼己结丹之需也。然则进火之道，或养健，或用健，或处健，或消健，各有其时，待时而用，不失其正，健以知险，虽涉大川，亦无不利矣。



（讼卦第六）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九五，讼元吉。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讼者，争辩是非之义。卦德内坎险，外乾健，因险恃强，因强致险。二者俱有乖和之义，故谓讼。此陷真争胜之卦，承上蒙卦而来。蒙者有险而能止，所以进其后天气质之阴也。

人受后天阴阳五行之气而成身。受阴气之多者，性阴险；受阳气之多者，性暴躁；阴阳之气杂乱者，阴险暴燥兼有之。此气质则然，惟大圣人能化其气质，其次中下之人，为气质所拘，偶有触犯，阴毒发而躁性起，争胜好强，诡计百出，损人利己，斗口斗智，辨是论非等等乖和失中之事，皆名曰讼。

修道者，须要知得气质之性，为害最大，依世法而修道法，先将阴险暴躁之气一笔勾消，健于内而不健于外，境有险而心绝无险，可以渐化气质，不在是非场中闹矣。然身未离尘世，犹有患难相侵，我虽不阴险，而人以阴险来伤，我虽不暴躁，而人以暴躁来欺。此无故陷害，自信处心无愧，其中受屈，窒塞不通，事在不得不辩明者。但欲辩之于外，不若自讼于内，故曰讼有孚窒，惕中吉。能惕于中，邪念止而正念生，窒塞可通，阴险可化，胜心可无矣。否则不能惕中，因小忿而失大事，躁性外发，阴谋内生，未得于人，早伤其己，始不谨而终必凶。然亦有事惕于中，自讼不明，而必告讼于人，借人分辨是非邪正者。但分辨其是非邪正，惟利于见大人，若不见大人，则非所利。

盖大人者，正己而正物者也。能规人之过，能劝人之善，能破人之疑，能开人之慧，见之最利。否则既不能惕中，而自化气质，又不能见大人而扩充识见，恃一己之阴险，争胜好强，陷其真而从其假，讼非所讼，自招其祸，是

以不利涉大川。惕中可以见大人，不惕中便是涉大川，惕中吉，不惕中凶。修道者，可不自讼于早乎？

初六，柔而自下，有讼之事，无讼之心，是以不永所事。然既在讼中，亦必辨明其事，虽有小言，终不成讼，究得以吉全之。此柔而不讼者也。

九二，所应相敌，不克讼而即不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以避其锋，虽有灾眚，不能及之。此刚而不讼者也。

六三，柔弱本不敢讼，是以食旧德也。食旧德而危厉自处，小心谨慎，不致讼而自无讼，终得以吉全之。然既在讼中，我不讼而人必讼，须当借高明者，分辨其是非，事明即止，是以或从王事无成，此柔能顺刚，不成其讼者也。

九四，以刚遇刚，必有争端，而能以柔处之，不克讼而即不讼，化其气质之性，复于天命之性，以不安贞，渝变为安贞，不求吉而吉即随之，此刚而自反，不果于讼者也。

九五，刚健中正，以德服人，能化一切阴险、好强之辈，皆归于不讼，是以为讼之元吉。此正己正人，能使无讼者也。

上九，争胜好强，不知自反，到得讼终，外虽得胜，内实败德，如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一锡而三夺，其所得于人者少，而其所自失者多，此有己无人，终败其讼者也。然则不讼即吉，有讼即凶，不惕于始，必败于终。讼之不可有也，如是夫。



（顺卦第七）

师。贞丈人吉，无咎。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六三，师或舆尸，凶。六四，师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师者，众也。以一人而统众人之义。卦德上坤顺、下坎险，顺而行险，故谓师。此借阳退阴之卦，承上需卦而来。

需者，顺时进阳也，进阳所以为退阴计耳。退阴之法，以正除邪，以真灭假，犹如师贞，师者刑杀之道，须要有刚有柔，有仁有义，通权达变，方能济事。否则，能刚而不能柔，能柔而不能刚，或独仁而不知用义，或独义而不知行仁，皆不得正，不得正，即不得吉，反致其咎。惟老成练达之大人，明善恶，分邪正，知吉凶，识急缓，刚柔不拘，仁义并行，行险能顺，顺以济险，借后天，返先天，依先天，化后天，不但阴气不能陷阳，而且群阴皆顺其阳，此吉而无咎之道。若非大人，见理不明，邪正罔分，入于旁门曲径，冒然下手，不特不能退阴，而且有以助阴，取咎必矣。何能致吉成道乎？

夫人当先天未失之时，纯是天真，如国家太平，虽有志士良将，无所用之。及交后天，六贼作祸，七情猖狂，如国家有事，群寇作乱，若无刑杀剿除之道，不能反危为安，故金丹有为之道，煅去后天一切滓质，不使有纤微之疵，留于方寸之中，期必复见当年完完全全一个事物而后已。此师之道，

所由贵也。

初六，在师之初，先要知其火候、层次、进退、规矩，循序而进，依法而行，能谨慎于始，自然决胜于终，如师出以律也。倘不明火候，冒然作为，如师无律否臧自招其凶耳。此退阴贵明火候也。

九二，刚中有柔，有进有退，随时变通，不但不当为阴气所伤，且能点化群阴，皆归于正，如在师中得吉，而又能无咎。然此师中之吉，系外炉加减之功，亦必内而心君诚一不二，内外相济，方能全吉而无咎。亦如王三锡命，君信臣而臣报君，未有不成其功者。此退阴必须内外相济也。

六三，不知火候进退之法，愚而自用，行险侥幸，欲求长生，反而促死，舆尸之凶，或者必有。此不知退阴而冒险者也。

六四，柔而居柔，自知无造命之学，不敢妄作妄为，自守本分，如师左次，虽不能致吉，亦可以无咎。此不能退阴而能守正者也。

六五，柔顺得中，虚心自处，物来顺应，使其客气自消自化，如田有禽，利执言也。然理服君子，法制小人，须要有刚有柔，方能济事。若独柔无刚，反能败事。长子帅师，柔以刚济能成事。弟子舆尸，独柔不刚能败事，此退阴必须刚柔相济也。

上六，在师之终，客气悉化，本固邦宁，心君安泰，无复用刑杀之道矣。然外邪既除，主人公稳坐中央，可以知其几希之微。

一念善则存之，一念恶则去之，有功者赏，无功者罚，亦如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必须拔去历劫轮回种

子而后已。此退阴必须内外清静也。

六爻俱有退阴之道，吉凶不等，惟九二有刚有柔，通权达变，能以点化群阴，而不为群阴所伤，有为之功大矣哉。



（比卦第八）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六二，比之自内，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贞吉。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者，彼此亲比相效之义。卦体一阳居于尊位，上下五阴，皆顺从之。又卦德顺以通险，故谓比。此以阴顺阳之卦，承上讼卦而来。讼者，阴不顺阳，而陷阳，阴阳乖戾，五行相戕，贼害其真，故终凶。若知其凶，逆而修之，阴不陷阳而顺阳，阴阳相和，五行一气，性定命凝，此以邪比正，以假比真之道。比之吉者也。

比正比真之吉，蓍贵乎比其原本。原本者，即坎宫所陷先天一点阳气，此气乃天一所生，名曰真一之精，又曰真一之水，又曰真一之气，乃生物之元气，在卦为原筮，在人为元仁。

原筮者，蓍策未分之时。元仁者，阴阳混成之真。但此元气，陷于阴中，为后天所蔽，易失难寻，非虚极静笃、心坚志远，而不能复还，故原筮元永贞，方能无咎也。

永贞则贞下起元，元气一复，阴气即顺，仍是当年无伤无损，浑然天理，一无所咎，囫囵囵囵之原本也。

《道德经》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沁园春》云："七返还丹在人，先须炼已待时。"永贞之道，即致虚守静，炼已之功也。

盖炼已不熟，即我家真阴不现，致守不专，则他家真阳不来，欲伏西邻之情，先降东家之性。不宁方来，正所以炼已待时，以求其复耳。

不宁二字，其中有随时加减、防危虑险等等工程，正解永贞之义。我不宁而彼方来，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也。先与者，顺其所欲，以我而比他，所以取彼之欢心。后取者，诚能动物，他来而比我，所以盗彼之生气，先后分明，人我共济，还丹可结。否则，我不能先与，妄想彼来，宜先者反后，宜后者反先，颠倒其比，是名后天，所谓"凡俗欲求天上事，寻时须要世间财，若他少行多悭吝，千万神仙不肯来"，取凶必矣。焉能致吉成道乎？

初六，自卑自下，以柔比刚，是信于比而比之，即能无咎者。盖信于比，即能虚心，虚心即能实腹，不但有孚无咎，方且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必将比于至善之地矣。此信比而终吉者也。

六二，柔顺得中，未比于外，先比于内，是比之自内也。自内之比，炼已持心，随时采药，欲取于彼，不失于我，此内比之得正者也。

六三，性质本愚，又与小人为伍，以阴比阴，是比之匪人也。匪人之比，无益有损，何贵于比，此外比之不正者也。

六四，以柔比刚，见贤思齐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外比之得正者也。

九五，刚健中正，阳气足而阴气自化，是显然之比也。显然之比，非有勉强，出于自然，犹如王者驱禽，四面而开一面，用三驱失前禽也。

用三驱者，取真收顺也。失前禽者，舍假放逆也。取真舍假，真者来而假者自化。收顺放逆，顺者得而逆者自无。修道至于真假俱化，逆顺皆元，方寸之中，湛然常寂，至善无恶，杂念不生，如邑人不诫而自化，此内外一气之比者也。

上六，愚而自用，既不能内比，又不能外比，依一己之阴，随心造作，终无出头之日，是比之无首也。无首之比，空空一世，到老无成，自取其凶，此始终不知比人者也。

夫修真之事，以无道而比有道，以无德而比有德，总要真心实意，步步着力，期必道德归于中正而后已。道德中正，金丹入口，点化群阴，如猫捕鼠。

噫！采药时须用橐籥，炼己时还要真铅。若行此道，不知原筮之物，不识永贞之元，任性作为，不落于比之匪人，即归于比之无首，致咎最凶，势所必有，学者可不亲近真师乎？

䷈ 上巽下乾　（小畜卦第九）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复吉。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小畜者，小其养也。卦德上巽伏下乾健，健而巽行，巽伏其健，健不自用，故谓小畜。此以小养大之卦，承上师卦而来。师之道，借阳而退阴也。借阳退阴，贵乎先养其阳，能养其阳，则以小自居，满而不盈，刚而不躁，有若无，实若虚，其心日下，其德日高，可以渐造于圣贤之域，此小畜所以有乎道也。但小畜虽亨，若大过于小，是柔道用事，刚道退位，志气不振，懦弱无能，畜之小而亨之小，其行不远，大道难成。犹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也。

阴气结而为云，阳气通而为雨，只云不雨，阴气盛而阳气弱，生机将息，我家之近者，尚无济，他家之远者，更何求？空空一小，入于寂灭之学，岂能还我乾元面目乎？此小畜之火候，不可不知也。

初九，刚而居卑，韬明养晦，抱道而处，不以外假而伤内真，是能复于自道也。能复自道，虽畜之小而得其养，刚气日增，不但无咎，而且致吉，此大而目小之畜也。

九二，刚以柔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结交有道君子，彼此资益，明善复初，是为牵复也。牵复之畜，外愈虚而内愈实，小而反得其吉，此大而知小之畜也。

九三，刚而自用，有己无人，乖和失中，终必败刚，如舆说辐，而车不能行，又如夫妻反目，而家不能兴，此大而不知小之畜也。

六四，以无能而处于有能之中，必有血伤之咎。然柔而得正，自信一己纯阴，为害最大，而能借他家之阳，警惕勉力，炼己持心，本有害者，可以脱去其害，本有咎者，可以归于无咎。此小而知大之畜也。

九五，阳刚巽进于中正，真信在中，阴阳混合，金丹凝

结，是有孚挛如矣。挛如之信，本固邦宁，命基坚牢，急须化其气质之性，以归真知之性，如富以邻矣。此小而藏大之畜也。

上九，刚居柔位，在小畜之终，如既雨既处矣。雨所以济亢旱，既雨则阳气处而不亢，既处则阳气和而雨无用。修道所以用阴者，特以制暴躁之假阳耳。假阳既息，真阳须进，小畜之终，正当大畜之时。若终于小而不能大，阴反忘阳，如尚德载妇，女子掌权，又如月几于望，光明渐亏。修道君子，只知小而不知大，以之孤寂守静，无作无为则可，以之尽性至命，行道致远，适以招凶而已。此终于小而不知大之畜也。

观于六爻之畜，小畜原有亨道，是在人小之如何耳。小之当，则以小畜大而致吉，小之不当，则以小害大而招凶。学者可不先究其小中之火候乎？

䷉ 上乾下兑　（履卦第十）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九五，夬履，贞厉。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者，前进也。卦德上乾健、下兑悦，阴悦于阳，有一阴进而变为纯阳之象，故谓履。此进阳防危之卦，承上比卦而来。比者，阴顺其阳也。然欲阴顺，须先进阳，进阳至于中正，而阴自顺之，此进阳之道所宜先也。

人之真阳，本来自有，不待他求，交于后天，真情昧而妄情生，于是真阳走失于外，如虎奔而寓于西，属于他家矣。虽在他家，原是我家之物，但人不肯招摄复还耳。招摄之道，不求于乾，不求于坤，不求于离，不求于坎，专求于兑。兑为少女，代坤母而行顺道，能以阴极复阳，其性和悦，和则能缓，悦则能信，缓则能渐行，信则能耐久。能缓能信，力行不怠，可以进于坚刚不坏之地，复见乾元面目，而不为假阴假阳所伤。如履虎尾不咥人，而有亨道也。

虎为咥人之物，履之最险，若能和悦履之，而不过猛，如履虎尾也。履虎尾而瞻前顾后，不即不离，循序渐进，防危虑险，火候不差，阴者可以化而为阳，阳者可以还而为纯，不但不为虎咥，而且能盗彼杀中之生气，保命全形，此进阳无阻无滞亨通之道。和悦履健，岂小补云哉！

初九，心强气壮，素信于履道者，信于履而即能履，以是往而下手修为，必将进于无咎之地矣。此志念坚固之履也。

九二，乐在其中，自有真悦，不恋假悦，一切外物，不得而移之，是以履道坦坦也。坦坦之履，无贪无求，心安神静，非始终如一、守贞之幽人，不能为乐道忘年之履也。

六三，愚而自用，药物不知，火候不晓，以不明为明，以不能为能，冒然行道，如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自取其凶。又如武人为于大君，自招其祸。此愚而自用之履也。

九四，刚而不躁，以诚而明，以柔而用，防危虑险，如履虎尾。

翘翘，戒慎恐惧，不但虎不能咥，终必履于纯阳之地，而得吉。此刚而能柔之履也。

九五，刚健中正，从心所欲，不踰矩。履道果决而不犯难，心然履道至于中正，金丹已有象，须当贞一不二，以危厉自处，方无得而复失之患。此自有人无之履也。

上九，刚居柔位，视其所履之火候，考其药物之老嫩，循序而进，旋始旋终，终以全始，期以至于阴阳混合、圆成元亏而后已。此全始全终之履也。

然则进阳之道，必须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不急不缓，和悦从容为贵乎。

䷊ 上坤 下乾　（泰卦第十一）

泰。小往大来，吉。亨。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泰者，通和之义。卦德上坤顺、下乾健，阳健于内，阴顺于外，健顺如一，阴阳相应，故谓泰。此阴阳相交之卦，承上小畜而来，小畜一阴，而畜五阳，阴气主事，阳气不振，小于畜而不能大于畜，其行不通。通行之道，必须大小无伤，阴阳相当，阴顺阳而阳统阴，阴阳和合，方能济事，故泰之为道，小往大来，吉而得亨也。

小者阴也，大者阳也。小往则阴顺，大来则阳健。阳健

于内，阴顺于外，先天渐复，后天渐化，可以造于纯阳无阴之地。于理得吉，于行得亨，但致泰之道有火候、有工程，进之退之，各有其时。不失其时，健而顺行，以顺养健，未泰者而能致，已泰者而能保，由了命而了性，自有为而无为，完成大道，理有可决也。

初九，一阳潜生，诸阳皆有动机，如拔茅之茹根以及汇叶也。致泰者，乘此一阳发现，而即下手修为，渐采渐炼，由微而著，未有阳不健而阴不顺者，故曰征吉。刚而乘时以致泰也。

九二，刚健中正，通权达变，是以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也。包荒者，度量宽宏，用柔也。冯河者，志气勇敢，用刚也。不遐遗者，静观密察，柔之至。朋亡者，闲邪存诚，刚之至，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文烹武炼，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得尚于中行矣。此刚柔相济以致泰也。

九三，三阳已足，阳极必阴，泰极必否，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此之时，须要知进知退，艰难守贞，防危虑险，方无得而复失之咎。既无其咎，功成人间，名标天上，且食天福，享寿无穷，何忧恤之有。此刚极守正以保泰也。

六四，当阳极交阴之际，不能防危虑险，一阴潜生，群阴皆动，如翩翩不富以其邻，无待相戒而孚合，金丹已得而复失。此以柔伤刚而失泰也。

六五，当正泰之时，以阴养阳，阳气凝结，如帝乙归妹，以祉及于臣下，阴恋阳而阳恋阴，阴阳同气，自有天然真火，炉中赫赫长红。虽在已泰而不失初泰之吉，此以柔养刚而全泰也。

上六，在泰之终，顺之极，只知泰之顺，不知泰之逆，不防于早，必败于终，如城倾而复于隍矣。当此之时，好事已去，难以为力，故曰勿用行师。凶事已临，后悔不及，故曰自邑告命贞吝。此柔而不知早于保泰也。

然则致泰保泰，各有其时，有为无为，各有其法，随时而行，依法而作，健所当健，顺所当顺，健以致泰，顺以保泰，未泰者能泰，已泰者长泰，何患不吉不亨，大道不成乎。

䷋ 上乾下坤　（否卦第十二）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否者，窒塞之义，卦德内坤顺、外乾健，顺其所欲，刚强用外，阴气主事，阳气退避，健顺各别，故谓否。此阴阳不合之卦，承上履卦而来。履者，和悦以进健，使其阴阳相合，健顺如一耳。

盖阴阳不交，真阴变为假阴，真阳变为假阳，先天失而邪气入，邪气入而正气退，是以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也。匪人为邪气，君子为正气，当先天未伤，真阳在内，一团正气，即是君子，及先天已失，真阳散外，一身所有，俱是邪气，顺其后天之阴，恣情纵欲，无所不至，即是匪人。匪人不利于君子，即是邪气不利于正气。当此之时，修道者正宜黜聪毁智，敛气神气，以保真阳，特以此不利之时，正大往

小来，阴气用事之时，若不知防危虑险，愈致其否，不利甚矣。

初六，一阴潜生，否之根已立，否之机必发，如拔茅茹，以其汇矣。当斯时也，阴气方生，阳气未伤，若能早为致济，犹可转否为泰。

盖以正御否，否即不来，于理得吉，于行得亨，此防阴于未否之先也。

六二，阴气渐进，杀气将发，外君子而内小人，是谓包承。包承之阴，虽未至于伤阳，已有伤阳之势，在小人邪气顺行则吉，在大人正气不通则否。修道者，险德辟难，不为阴气所惑，亦否中得亨之一道，此防阴于方否之时也。

六三，阴气结聚，顺其所欲，认假为真，以为得计，实包羞而不知其羞者，此顺阴而不知有否也。

九四，在阴极交阳之际，否中藏泰，生机又现，无命者而又有命矣。

人之健德，天命之良心也。此心人人具足，个个圆成，处圣不增，处凡不减，但为气质所拘，人欲所蔽，以苦为乐，不肯回头耳。若肯回头，天良发现，一善可以解百恶，立登道岸，有咎者即可至于无咎。是道也，虽凡夫俗子，知而行之，灾变为福，刑化为德，畴离祉乎。此阳生而即能不否也。

九五，刚健中正，守道心而去人心，不求否休而自休。其休者，以其能防否于正泰之时，居三阳之内正泰之时也。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未亡而防亡，方泰虑不泰，阴气焉得而入之？此防阴于正泰之时也。

上九，在否之终，阴气当退，阳气当进，正当倾否之

时。修道者，乘此机会，天人合发，抑阴扶阳，先否后喜，易如反掌，此进阳于否终之时也。然则不能使泰而不否者，后天顺还之道。而能于否中致泰者，先天逆运之功，但须要认得药物，知得火候，不先不后，随时进退耳。



（同人卦第十三）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初九，同人于门，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者，人我如一之义。卦德上乾健、下离明，明而行健，健而通明，诚中达外，成己成物，故谓同人。此混俗和光，善与人同之卦，承上泰卦而来。泰者，阴阳相当，健顺如一也。

修道者，至阴阳相当，健顺如一，圣胎已结，可以混俗和光，以修向上事矣。但混俗和光，须要大公无私，在于无我。无我则无人，无我无人，则人我之心去。人我之心去，则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如天之无物不覆、如日之无处不照，可以物我归空，如同人于野，同而未有不亨者也。野为旷远无人之处，同人如在野，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是能实心同人矣。但能同之于顺，不能同之于逆，能同之于平易，不能同之于危险。则同之不是实心，而终不得亨。

曰利涉大川者，以其大险大难之境。若能同去，则其无险无难之处，无往不利矣。

世之凡夫俗子，未尝无有同人者，但多出于私而不得其正，可同者同之，不可同者亦同之，非同人于野之旨，故涉川之利，其必利于君子之贞乎。君子者，同之以正，而不同之以心。正者，同理而已。心有变迁，理无变迁，以理而同，则无心，无心则人我之见俱化，惟理是守，内可以成己，外可以成物，明以照远，健以直行，健明两用，刚柔相济，内不失己，外不伤人，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立于万物之中，而不为万物所屈，处于阴阳之内，而不为阳阴所拘矣。

初九，在同人之时，刚而能明，将欲出门同人，不遽出门，先辨其是非可否，而后同。同之能以无咎者，此刚而谨始之同也。

六二，居于内体，与二阳同处，是同人于宗，仅能同之于亲，不能同之于疏，乃同人羞吝之道，此柔而不远之同也。

九三，刚明太过，自尊自大，间或同人出于勉强，不由自然，如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也。高陵之同，顺我者能同，逆我者不能同。如此之人，虽三岁之久，终不能兴同人之事，此刚而勉强之同也。

九四，以刚乘刚，彼强我胜，彼我不能同心，如乘其墉而弗克攻矣。然刚而能柔，不能同而不强攻，亦同人之吉道，此刚而能柔之同也。

九五，刚健中正，道全德备，先无人同，而终必有同者，是同人先号咷而后笑也。

夫道高者毁来，德修者谤兴，知音之少，亦无足怪。然成己之后，而欲成物，大公无私，以正而同，大师克之，久则诚能动物，方且人人尊服，而皆同之，何患知音之不遇哉！此大公无私，利涉大川之同也。

上九，刚以柔用，在尘而能出尘，处世而能出世，外虽同而内不同，如同人于郊。于郊之同，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境遇不得而移，不致悔而自无悔，此和而不流之同也。

然则同人之道，须要通权达变，量时度务，同之得正为贵，以正而同，既健且明，无往而不可同，无往而有苟同，同人于野之旨得矣。

䷍ 上离下乾 （大有卦第十四）

大有。元享。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者，有之大也。卦德上离明、下乾健，明以行健，健中出明，愈健愈明，愈明愈健，故谓大有。此富有日新、严以治内之卦，承上否卦而来。否者阴气用事，阳气退位，认假失真，蔽塞灵窍，日晦日暗，本来天德全无矣。若欲复还天德，无中生有，非健明之道不能。

何谓健？一念纯真，刚强不屈者是也。何谓明？烛照万事，虚灵不昧者是也。能健则心坚志远，无道不修，无德不立，而富有；能明则辨理透彻，真知确见，有善即迁，有过

即改，而日新。既健且明，内有主宰，万物难移，于是真履实践，如天上有日，光照一切，无物不覆，无物能瞒。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信步走去，头头是道，有之大而行之远，元而未有不亨者也。

初九，在大有之初，所有不大，正当潜修密炼，不可因外物而伤内真者，是以无交害匪咎也。然不交于外物，倘有妄念内生，亦即是物，仍是有害有咎，惟艰以处之，炼已持心，假者去而真者来，不有者能有，方能始终一无所咎矣。此初有须当静养于内也。

九二，刚健得中，已富有于内，如大车以载，能以任重，可以不为外物所伤矣。然德克于内，须验于外，惟有攸往，事上境上，轻轻过去，不动不摇，方是大有，而内外一无所咎矣。此已有须当验之于外也。

九三，刚居刚位，有之大而行之大，能以完全天德，如公用享于天子也。公用之享于天子者，刚正有为之才；修道之享于天者，刚正有为之德。以德享天，自命不凡，方且与天为配，何碍于天？

若夫刚而不正之小人，无而为有，予圣自雄，适以违天，焉能享天？此大有，须贵刚之得正也。

九四，刚明兼备，有健不恃，有明不用，是匪其彭也。匪彭之刚明，外示不足，内常有余，有者愈有，大者愈大，自无得而复失之咎。此大有，尤贵刚而能柔也。

六五，柔顺虚心，自信一己之无，而知他人之有，以柔求刚，借刚济柔，是以厥孚交如，威如吉也。丘本无威，以其能交于刚，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无即能有，小即能大。此未有，须当求人之有也。

上九，在大有之终，刚柔相当，健明如一，浑然天理，金丹凝结，我命由我不由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天之所以命于人者，健德。人之所以顺乎天者，明德。以明保健，天命常在，天命在而天即祐之。此大有，须当全天之有也。然则大有实学，非健以治内，明以应外者不能行。既健且明，未有者而能有，已有者而能大，健明两用，实腹虚心，富有日新之道尽矣。

卷　二



（谦卦第十五）

谦。亨。君子有终。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鸣谦，贞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六四，无不利，㧑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谦者，有而不居之义。卦德上坤顺、下艮止，刚止于内，柔顺于外，内刚而外柔，故谓谦。此以阴保阳之卦，承上同人而来。同人者，混俗和光，以明用健也。以明用健，健不妄用，非涵养深厚者，不能行。涵养之功，即以阴保阳之功。以阴保阳，所以虚极静笃，止于其所也。

艮为死我之处，坤为生我之处，未死先学死，阳之止也。不生即长生，阴之顺也。阳止者，止假阳、养真阳也；阴顺者，运真阴、退假阴也。假阳止而真阳存，是谓养；假阴退而真阴现，是谓顺。能养能顺，严以治己，虚以应物，心愈低而道愈高，外不足而内有余，顺理顺人，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此谦道之所以亨也。

然能谦之于始，不能谦之于终，是有始无终。止之不周，顺之不当，谦之假而不真，亦不得亨。惟修道君子，于止知其所止，虚其所有，示其所无，一念纯真，有始有终，尊道而行，愈久愈力，故得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凝结而成丹。若非君子无而为有，虚而为盈，自满自足，虽外恭而内不敬，始勤终怠，必至止真阳而用假阳，顺人欲而背天理，不但不吉，而且不亨，何足以为谦哉？

初六，其性柔顺，固自能谦，又居卑下，不敢先人，是谓谦而又谦之君子。如此之谦，顺固能谦，逆亦能谦，用涉大川之险，无有不致吉者。此柔而自下之谦也。

六二，柔顺中正，以无能而顺有能，是谓鸣其谦也。谦而至鸣，示己之无，尊人之有，虚心即能实腹，谦而即得其吉者，此柔而顺刚之谦也。

九三，以一阳而居于群阴之中，能以谦道点化群阴，是谓劳谦也。谦而至劳，其德日大，其心日小，我谦而人自谦，非真心实意之君子不能。此刚而有终之谦也。

六四，柔而守正，既能谦于有德，又能谦于无德，既能谦于尊上，又能谦于卑下，是谓捴谦也。谦而至捴，左之右之，随在皆然，此柔而无不利之谦也。

六五，柔而得中，不但自谦，亦能化人于谦，是以不富以其邻。邻为相近之人，义在顺体，能化于近，不能化远，非是真谦。能化于顺，不能化逆，亦非真谦，利用侵伐，利用于远逆矣。

谦至逆顺不拘，远近皆通，其行无往而不利矣。此尊而能以虚心之谦也。

上六，自尊自大，有己无人，是谓鸣谦。谦鸣于上，自

不能谦，焉能化人于谦？是以利用行师，征邑国也。邑国，近我顺我者也。近我顺我者，且用行师征之，而后得利，何况远我逆我者乎？此尊而不能自卑之谦也。

谦之为道居多，或刚而能谦，或柔而能谦，或谦于柔，或谦于刚，总以谦虚自卑为贵。虚心则能实腹，自卑则能登高，借阴济阳，不在是乎。

噫！谦受益，满招愆。谦之一字，其事虽微，其功最大，学者能于谦之一字作实落功夫，有始有终行去，则内而阴阳和，外而人我通，气质化而天真独露，生气常存，何患金丹不结、大道不成哉。

䷏ 上震下坤　（豫卦第十六）

豫。利建侯行师。初六，鸣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六三，盱豫，悔，迟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贞疾恒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者，乐也。卦德上震动、下坤顺，顺时而动，动而通顺，故谓豫。此以阴招阳之卦，承上大有而来，大有健明两用，富有日新之道也。富有日新，须要顺时而动，方能成功。若能顺时，则进健得正，用明得常，火候不差，爻珠有准，急缓得法，进退合节，由有为而至无为，自无得而复失之患。其顺动之乐为何如？顺动之象，莫如建侯行师，侯为一国之主，将为众军之主，建侯顺天时，则一国治，行师顺人心，则众军全。心为一身之主，如侯如将也。

顺动利于建侯行师，即利于正心修身。顺时而动，则利；不顺时而动，则不利。利则得乐，不利则不乐。致乐之道，顺而动之尽矣。

初六，居豫之初，又在三阴之下，性质本愚，且与小人为伍，自暴自弃，以苦为乐，是谓鸣豫。豫而至鸣，无乐而自为乐，终必入于下愚不移之地，而不得乐。此匪正取凶之乐也。

六二，无贪无求，乐天知命，如介于石，确然有守，不以外假而伤内真，至于非分之乐，不俟终日，则即去之。此守贞得吉之乐也。

六三，舍己之乐，仰望他人之乐，是谓盱豫。豫至于盱，未得于人，先失其己，致悔之道。既知盱人无益而速悔，则可无悔。否则，不能悔速，而悔迟，终必有悔，而不得乐。此失正致悔之乐也。

九四，以一阳而居于群阴之中，不为群阴所惑，且能点化群阴，皆来顺之，是谓由豫大有得也。大得之象，如乱发朋盍而归于一簪，以一御纷，以定止乱，阳气常振，阴气自化，乐何如之，此用刚有得之乐也。

六五，柔而不刚，孤寂守静，空而不实，如有疾而不能乐矣。然柔而得中，即不能致乐，亦不至招凶，虽有疾而恒不死，不死不活，独守一贞，安于小乘，纵真阳在望，未许我有，此着于顽空无乐也。

上六，在豫之终，只知顺行其乐，不知逆运其乐，是谓冥豫。豫至于冥，执固不通，顺其所欲之乐，虽乐事已成，必有渝变，乐极生悲，终必自败，与人无咎，此随心所好失乐也。

然则乐之为道，总在能顺致乐之道，总在能顺时而动。顺时而动，阳气舒畅，如雷出地外，奋发登天，震惊百里，一切邪魔魍魉尽皆遁迹，生机不息，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信步走去，头头是道，乐莫乐于此也。



（随卦第十七）

随。元亨。利贞，无咎。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六二，系小子，失丈夫。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随者，相从之义。卦德上兑悦、下震动，我动而人悦，人悦而我动，有彼此相应之义，故谓随。此以性求情之卦，承上谦卦而来。谦者虚其所有，示其所无，所以借阴以全阳，乃阳复以后之事。当阳未复之时，若非有招摄之法，而真阳不来。招摄之法即随道也。

本卦震兑相合，震属东家，为性，为我；兑属西家，为情，为彼。有生之初，性情如一，先天真阳，原是我家之物，交于后天，走失于外，不为我有，属于他家矣。若欲还原返本，仍要在他家盗来，随之为道，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也。

顺欲者，以我而随彼，取彼之欢心，使彼来随我也。彼我相随，以性求情，以情归性，失去故物，仍还我家，是以随道而得以元亨也。但随道虽能元亨，而药物有真假，火候

有次序，动静有时节，进退有早晚，毫发之差，千里之失，是以随之元亨，尤利于贞耳。

贞者，正也。以正而随，我以正感，彼以正应，彼我皆正，假情亦化为真情，假性亦化为真性。金木交并，木性爱金顺义，金情恋木慈仁，刚柔一气，性情相合，返朴归醇，浑然天理，金丹凝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动，始而有咎者，终而一无所咎矣。试明随之是非吉凶。

初九，在随之初，随是随非。随之官者，既为其官，必有渝变，须当辨别可否，以正而随，方能得吉。既如其正，于是出门交物，借世法而修道法，未有不成其功者。此谨慎于始之随也。

六二，柔而无知，随其后起之阴，失其元初之阳，是系于小子，失其丈夫矣。此柔而失真之随也。

六三，性柔志刚，能随他家之阳，不随我家之阴，是系于丈夫，失其小子，随之有求必得矣。

然柔者，多信道不笃，易于失守，九必居于正，而不迁移，愈久愈力，方能得他家之阳，归于我家。此柔而居正之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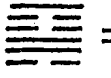
九四，刚而能随，随之必有所获，但以刚随刚，刚之太过，虽正亦凶，幸其刚以柔用，有孚在道，明于是非邪正，知进知退，不致咎而自无咎。此刚而信道之随也。

九五，乐在其中，隐恶扬善，随刚随柔，执两用中，无一行之不正，无一事之不当，从心所欲，不踰矩。此信其嘉德之随也。

上六，愚而无知，使心用心，我不能先去随他，即欲他

来随我，如拘系之，乃从维之，强求强合，妄想太过，犹如王用亨于西山，纵天宝在望，终在西而不归东，究是落空事业，此悬虚不实之随也。

然则随道之所以元亨者，利在于贞耳。以正而随，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我能随他，他即随我，真阴真阳，两而相合，恍惚中有象，杳冥内有精，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凝而为一黍之珠，从微而著，元而未有不亨，亨而未有不利，利贞之随，咎于何有？既无其咎，大道可成矣。



（蛊卦第十八）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六五，干父之蛊，用誉。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蛊者，败坏之义。卦德上艮止、下巽入，有一阴入而阳止之象，故曰蛊。又巽在止中，止其阴而不上进，兼有师蛊之义。此弃假归真之卦，承上豫卦而来。

豫者，顺而动之，顺动则顺时、顺理，非礼不动，防其动之有蛊也。人之生初，至善无恶，浑然天理，本无可修，亦无可证，既无所伤，亦无所饬，及至二八之年，阳极生阴，性相近而习相远，如巽之一阴，生于二阳之下，阴气进步，由是本来面目有蛊矣。

然天道未有阴而不能阳，人事未有坏而不能修者，此饬蛊之道，所由贵也。饬蛊之道，如艮之一阳，止于二阴之

上，不为阴气所伤，借此一阳，归根复命，此务本之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一念回机，如同本得此蛊中，而反得元亨者也。

元亨不在于蛊，而在于饬蛊。饬蛊之道，不在于空寂无为，须要在大险大难中修持，龙潭虎穴里作为，方能复我本来真体，炼成金刚不坏之物，是以蛊之元亨，又利涉大川也。大川至险而难涉，大川涉利而不伤，则其小险无险之处，不得而伤，又可知矣。但涉川之利，有作用、有火候，毫发不容差。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正作用火候之秘诀，人之阴阳，如月之盈亏，月自初三傍晚，阳光发现于西南庚地，在卦为震，所谓震纳庚也。至于十五傍晚，现于东方甲地，在卦为乾，所谓乾纳甲也。十三、十四、十五，此三日光辉方圆，即先甲三日；十六、十七、十八，此三日光辉已亏，即后甲三日。人之阳气方纯，亦先甲三日，阴气已生，亦后甲三日。甲前是阳，甲后是阴，此先天后天阴阳之界。

修道者，须知得事之蛊与不蛊，皆在此先甲后甲之际。当阳气将纯之时，防阴以保阳，及阴气已生之后，退阴以复阳，防阴气于未生之时，退阴气于已生之后，则阳气未蛊者可以保，已蛊者可以还，此去假归真，务本之实学，贞而未有不元亨，元亨而未有不利者也。

初六，在蛊之始，根本圆成，若防阴于未蛊之先。如干父之蛊，有子随之，考宜有咎者，即可无咎。但饬蛊之道，非是空空无为，必须危厉戒惧，庶乎客气不生，根本不伤，能谨于始，自吉于终。此防阴于未蛊之先者也。

九二，刚以柔用，柔为本而刚为干，不过于刚，不伤其

柔，刚柔如一，通权达变，如干母之蛊不可贞。此饬蛊不过于刚者也。

九三，以刚干刚，刚之太过，如父刚子刚。干父之蛊，未免小有所悔。然在饬蛊得正，虽有小悔，可无大咎耳。此饬蛊太过于刚者也。

六四，独柔无刚，有蛊而不即饬，姑息养奸，如父有蛊而子裕之，以是往而修道，边以自取羞吝耳。此饬蛊太过于柔者也。

六五，柔顺虚心，示己之无，称人之有，如干父蛊而用誉也。以誉而用，借他家之刚明，以破我家之昏暗，有蛊即可归于无蛊。此饬蛊善用其柔者也。

上九，刚居于柔，无贪无求，根本不伤，无蛊而亦不饬，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不事王侯者，不图名利之事也。高尚其事者，尚其道德之事也。尚道德而不图名利，其居高、其事大，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俯视一切，万物皆空，根本坚固，不待修为，而自无蛊。此无蛊而亦不饬者也。

然则饬蛊务本之道，总以阴阳混合，止于至善为归着。若未到至善之地，虽无大蛊，难免小蛊，故蛊之元亨，利于涉大川。大川涉而利，自有为而入无为，性命皆了，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永为坚久不坏之物，饬蛊之道尽矣。

䷒ 上坤下兑　（临卦第十九）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初九，咸临，贞吉。九二，咸临，吉，无不利。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

无咎。六四，至临，无咎。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上六，敦临，吉无咎。

临者，监察也。卦德上坤顺、下兑悦，悦而顺理，顺行其悦，故谓临。此临炉采药之卦，承上随卦而来。

随者，以震家而求兑家，以兑家而归震家，所谓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阳气已复，从微而著，渐次增长，于是临炉下功，扶阳抑阴，阳气未有不长，阴气未有不消者。此临所以有元亨之道也。

元者，一阳初回。亨者，二阳增升。临炉下手即采此二阳也。但二阳浸长，阴气犹盛，阳气犹弱，必须防危虑险，勿忘勿助，以和为体，以顺为用，随时而行，欲取于彼，不失于我，惟利于贞耳。

贞者，正也。以正而临，时未至而不强求，时已至而不错过，火候爻铢不差，元气不泄，生机不息，其行亨通，而无所阻矣。否则，不知药物老嫩，不明功夫急缓，冒然下手，速欲成功，药物不真，火候有差，其进锐者其退速，必至二阳顺长者，未几而二阳又消，临反为观。

至于八月有凶，不贞即不利，不利则元而不亨，得而复失，大事去矣。故临炉之道，必以和缓顺时，不失火候为贵欤。

初九，在临炉之始，阳气方生，而能刚以处之，一念纯真，有感即临，以正而感，不正不感，正而未有不吉者。此谨慎于初之临也。

九二，阳气浸长，刚柔如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阳恋阴而阴恋阳，大小无伤，生机不息，自微而著，终必至于阳气纯全之地。此刚气吉利之临也。

六三，柔而无知，口是心非，务外失内，是谓甘临。临

至于甘，能言不能行，一无所利可知，既无所利，甘变为苦，忧所必有。

然既忧之，自卑自下，虚己求人，则回头是岸，有咎者亦可以无咎。此弃假就真之临也。

六四，柔而守正，炼己持心，以待初生之阳，是为至要之临。临于至要，大药发现，自无当面错过之咎。此乘时采药之临也。

六五，柔顺得中，以无求有，以虚求实，是谓能知其临。能知其临，则心君清泰，神明内照，彼到而我待之，阳来则阴受之，急缓止足，无不合宜，先天之气，自虚无中结就矣。此混合阴阳之临也。

上六，在临之终，自有为而入无为，返朴归醇，至善无恶，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谓敦临。临至于敦，则如如稳稳，有无不立，物我皆空，本来面目全现。此全始全终，有吉无咎之临也。

观于六爻，各有临道，惟第三爻甘临不利，其余五爻，皆随时而行，进退急缓，俱有妙用，实为临炉火候之指南。学者能于临卦中钻研出个消息，则金丹火候，可得其大半矣。

䷓ 上巽 下坤　（观卦第二十）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阚观，利女贞。六三，观我生，进退。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观者，觉察戒慎之义。卦德上巽入、下坤顺，顺时而渐进，进之而不猛，有觉察之义，故谓观。此神明觉察之卦，承上蛊卦而来。蛊者，巽在止中，止其阴气不能入，所以饬蛊也。饬蛊之道，非神明觉察之功不能。觉察之功全在于后天中返先天，顺道中行逆道。人当阴盛阳弱之时，如本卦四阴顺生，二阳渐消，阳气势必为阴气所消尽。

神明觉察者，逆此弱阳，而不为阴气所伤也。但人气质有拘，积习已深，阴气不能遽然而顺，是必用渐修之功，顺其欲而徐缓导之，使其自消自化，自顺自退耳。何则？真者来而假者自化，内能诚而客气自无。阳渐进于上，阴顺退于下，阳统阴而阴顺阳，阴阳相应，内外如一，犹如祭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也。

盥者，以水净手也。荐者，以物供祭也。有孚者，诚信于中也。颙若者，温恭于外也。凡祭神先净手诚信于中，后供物温恭于外，取其用诚渐感，以神交而不以形交，神观之义。

修真之道，如祭神也，先诚信于心，而后行持于身，神明默运，不疾而速，以诚而入，以柔而用，阴阳隔碍潜通，虚室生白，由神观而至大观，一粒黍珠悬于太虚之中，光辉朗耀，山河大地，如在掌上，一步一趋，皆合妙道，更何有阴不顺，而阳不还哉？

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须要知得本卦顺而巽进，进本于顺之妙义，知之则神观大观，保真除假而长生；不知则小观近观，认假弃真而伤生，只在观之真假上分别耳。

初六，昏暗至极，自暴自弃，甘居于下愚不移之地，此顽童无知之见。在衣食小人，亦无足咎，至于修道君子，所

当观大不观小，而亦甘居于人下，适以羞吝而已。此至下之观也。

六二，柔而中正，处于小人之中，而不为小人所诱矣。然虽不为所诱，独修一己之阴，不求他家之阳，所见不远，如门内阙观，不敢出门，在女子守贞则利。至于丈夫修德立业，则非所利矣。此不远之观也。

六三，在观上下之际，是观其我生之善否，而进退之也。观我生者，果善则进，而再观人之善，以增我之善不到处；观我生者，不善则退，而不遽观人之善，先去我之所不善。此知进退之观也。

六四，柔而得正，亲近有道之士，是谓观国之光。能观国光，借彼之大观，以济我之小观，小即能大，饶他为主我为宾，如用宾于王之利。此以小借大之观也。

九五，巽进于中正之位，刚柔相当，正大药发生凝结命宝之候。观我生者，正观其我生之大药，归于中正耳。药归中正，药即是火，火即是药，一时辰内管丹成。但此一时之功，难得易失，必须深明火候大观之君子，方无当面错过之咎。此有为之大观也。

上九，在观之终，是圣胎已结，可以刚居于柔，由大观而又神观，弃有为而入无为矣。观其生者，正观其阴气，潜生以退之耳。阴气退尽，阳气纯全，真人出现，不为造化所拘，方是修道君子，成始成终，一无所咎之观矣。此无为之神观也。

然则神观大观，觉察之道，修道者始终不可离者也。始而有为以大观，终而无为以神观，神观大观，两而合一，药物得真，火候有准，金丹焉得不成。观之为用大矣哉。



（噬嗑卦第二十一）

噬嗑。亨。利用狱。初九，屨校灭趾，无咎。六二，噬肤灭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艰贞，吉。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上九，何校灭耳，凶。

噬者，食也。嗑者，合也。食物口合之义。卦体上下，二阳象唇，三阴象齿，中一阳象口中有物。又卦德上离明、下震动，动而必明，明而后动，有不空于动之义，故谓噬嗑。此格物致知穷理之学，承上临卦而来。临者，二阳而临四阴，所以进阳采药也。但药物有老嫩，火候有时刻，毫㸚之差，千里之失，此穷理功夫不可缺也。

盖了性了命之学，全在穷理上定优劣，明得一分，行得一分，明得十分，行得十分，或知性而不知命，或知命而不知性，或知有为而不知无为，或知无为而不知有为，或知药物而不知火候，或知下手而不知结果，凡此皆是穷理不彻，而行持必不通，惟欲动之，须先明之，先明后动，动而无不如意，是以噬嗑用明中之动，有亨道也。明中之动，动必本明，其亨其利，有象治狱。天下难治之事，莫如狱，狱之真情不明，是者为非，非者为是，冒然用刑，殃及无辜，误伤性命。

修道如治狱也。辨别真假是非，如治狱之审断善恶，去假存真，而保性命，如治狱之赏善、罚恶，而伸冤屈。人能以治狱之道穷究其实理，则明于心而见于行，尽性至命，未有不亨不利者也。

初九，刚而不明，冒然前进，进必至咎，是以屡校灭趾，以戒其足，勿妄动。不妄动于初，自不致咎于终。此行道先贵穷理也。

六二，柔而不刚，见理未真，仅得其肤胠，未得其肯綮，若急欲行之，不但无补于内，而且有伤于外，如噬肤灭鼻矣。鼻所以辨香臭，口食物而鼻先臭之。口不知味，虽鼻能辨，亦属于无用。幸其柔而中正，见理未真，不敢行持，得以无咎。此穷理未入者也。

六三，居二之上，识见稍高于二，较二更进一层，如噬腊肉也。肉在肤内，肉至于腊，须刚烈深入而后知味。三虽进益，犹未得真，似是而非，若有妄动，必反招凶，如噬腊肉遇毒矣。然志刚而性柔，不能成事，亦不败事，虽有小吝，终得无咎。此穷理渐入者也。

九四，居于明体，在三之上，穷理较三更进一层，如噬干胏矣。胏为贴骨之肉，丝膜相杂，骨肉相连，及至于干，不易剥去，若不刻入深进，而不能见真。以象取之，得金矢；以理取之，利艰贞。艰贞之利不能辨而强辨，深造自得，如有金矢，而无微不入，似是而非之假，可以一概剥去，而得其真。明明朗朗，明于动而动之，无有不吉者。此穷理见真者也。

六五，居于四上，柔而虚中，穷理较四更进一层，如噬干肉矣。穷理至四之金矢，是非邪正，判然分明，如干肉而噬之无味，无容再嚼矣。然虽无味，犹当温故知新，于已明之理，更下一层功夫，已明而益求其明，必无一毫疑惑，而后笃行之。以象取之得黄金，以理取之为贞厉。黄金者，明而归中。贞厉者，正而惊惧，虚中惊惧，实见得有些一番道理。明于内而验于外，无行不合道，无事不得吉。此穷理绝

无一疑者也。

上九，刚而不明，不知辨别实理，误用聪明，入于旁门，空空一世，终归泯灭，是以何校灭耳也。目明而耳聪，不能明理，应灭其目，何至灭耳。

盖以迷人不明大道者，皆由乱学乱问，听言盲师，不辨真假，着空执相，每多招凶受害，其祸根在耳。出乎尔者反乎尔，不明于始，受伤于终，理有可决。此绝不知穷理者也。

然则穷理功夫，须要剥去一层又一层，直剥到道之骨髓处，无些子疑惑，方是真知灼见。若未到道之骨髓处，犹有隔碍，未云得真，不可妄动自招其祸。

噫！纵识朱砂与黑铅，不知火候也如闲，大都全借修持力，毫发差殊不结丹。穷理工夫，岂小焉哉！

䷕ 上艮下离　（贲卦第二十二）

贲。亨。小利有攸往。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六二，贲其须。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上九，白贲，无咎。

贲者，文饰之义。卦德上艮止、下离明，明乎其所止，止于其所明，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故谓贲。此潜修密炼之卦，承上观卦而来。观者，随时渐进，神明觉察之道，能觉能察，回光返照，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止其明而明有养，明于止而止其所，明止相贲，明而不至于误用，止而不落于空寂。止以明为体，明以止为用，明不伤而止得正，明之止之，未有不亨者也。

然虽明止相资，尤必以止明为贵。止明，非空空无为，全不用明之谓，特明于内而不明于外，止于明而不止于不明，明在止中，不轻用明，自小之义也。自小，则戒慎恐惧，黜聪毁智，神明内守，虚灵不昧，一切外物不得而移之，其利居多。但太过于小，是止而不明，非本卦明止相合之象，如何得亨、得利乎？

夫所谓止者，止于至善，寂然不动也。所谓明者，明其明德，感而遂通也。静则无为，动则有作，明于止而止行明，得于心而验于事，方谓真止，方谓真明。辞曰"利有攸往"者，所以验此止、验此明耳。

凡人当无事之时，每心地明亮，知其所止，及至有事，即便昏迷，不知其所止矣。若能由明而止以养明，由止而明以通明，明止不拘，随时而用，大火里栽莲，泥水中拖船，一灵妙有，法界圆通，明于止而止其所当止矣。

初九，刚而能明，自卑自下，抱道而居，如贲其趾也。贲趾之刚，不以外假而伤内真，是以舍其车，而甘于徒行。此刚而守正之贲也。

六二，居于二阳之中，虚己求人，知其一己之明有限，众人之明无穷，必有所须，而识见始能扩充，此柔而借刚之贲也。

九三，刚明太过，只知用明，不知虚明，明必不能达远，是以贲如濡如也。幸其刚而得正，永远不变其所守，虽不能贲于外，而能贲于内，亦致吉之道。此刚而用明之贲也。

六四，居于上体，柔而不明，有应初阳，不耻下问，是以贲如皤如，白马翰如，以不明而急求其明也。但以上求

下，有挟贵自尊之嫌，多不诚信。幸其柔而得正，真心实意，出于自然，不是勉强，匪有寇伤，乃欲求其婚媾耳。此柔而求明之贲也。

六五，柔而不刚，执中无权，孤寂守静，是以贲于丘园，束帛戋戋也。丘园者，旷远无人之处，绝无人事可知，戋戋之帛，而又束之，绝无威仪可知。无人事、无威仪，过于澹泊，不近人情，乃修道者羞吝之事。然柔而得中，虽不明光大道，亦不失为养静之人，终得以吉全之。此柔而自得之贲也。

上九，刚柔相当，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不贲而贲，贲至于无色，是谓白贲也。贲而至白，明止如一，气质俱化，浑然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咎矣。此刚柔混合之贲也。

然则，贲之为道，必以明止相需为贵，明于止而止其所，止其明而明不昧，明之止之，随时而用，潜修密炼之功是矣。

䷖ 上艮下坤　（剥卦第二十三）

剥。不利有攸往，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六三，剥之无咎。六四，剥床以肤，凶。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剥者，消化也。卦德上艮止、下坤顺，阴顺生而阳止息，且卦体五阴而消一阳，阳气将尽，阴气将纯，故谓剥。此后天阴消其阳之卦，承上噬嗑而来。噬嗑者，动而必明，所以先穷理也。穷理者，穷其阴阳消长之理耳。

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身，有命而即有性，性命寓于一身之中矣。当人生之初，性命一家，先天后天混而为一，阴阳未分，邪正未判，圆成之象。及其成人气足，先天阳极，交于后天，一阴潜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阴气渐盛，阳气渐弱，不至消尽其阳而不止。如卦体五阴而剥一阳，当此之时，阳不胜阴，其所余者几希之阳耳。

人若不知，而犹认假为真，有攸往而自恃其强，必至阳气消尽，不利甚矣。至人于此，有抑阴扶阳之道，不使阴气消阳于尽，即于此一点阳气未尽处，顺而止之，黜聪毁智，紧闭而返本还元之基。

盖不能使阳而不阴者，天地循环之气机；而能于阴中保阳者，圣人逆运之功力。特以圣人有先天而天弗违之道，能以夺造化、转生杀也。至于一切常人，顺行造化，以阴剥阳，阳气消尽化为纯阴，不死岂能之乎？

圣人以剥之一卦，直彖曰："不利有攸往。"凡惜性命者，可以早悟矣。

初六，一阴潜生，自下消阳，如剥床以足也。床足之剥，其气虽微，其害最大，蔑贞之凶，即于此始。此阴气方进之剥也。

六二，阴气浸长，自下而上，如剥床以辨也。辨下是足，辨上是床，阴气渐升，将上于床，与阳争权，蔑贞之凶，不旋踵而至矣。此阴气渐盛之剥也。

六三，在顺体之上，不顺阴而顺阳，与阳相应，乃安静之阴，虽在剥时可以无咎。此阴气顺止之剥也。

六四，阴气结聚，顺升而上，六阳已剥去四阳，阴盛阳弱，上床用事，乃切近之灾，如剥床以肤，凶之至矣。此阴

气用事之剥也。

六五，在止体之中，与阳相亲，乃客气中发现之真阴。真阴现象，不但不伤于阳，而且能统群阴皆顺其阳。以物取之，如一鱼前领，而群鱼贯后；以人取之，如后以众宫人进宠于君王。知之者，借真阴以保真阳，则一真百真。剥者不剥，吉无不利，信有然者，此阴气顺阳无剥也。

上九，在剥之终，诸阳剥去，尚留一阳，犹未剥尽，知之者顺而止之，不为群阴所伤，如硕果不食也。果中有仁，存此一仁则生，失此一仁则死，生之死之，只在此一仁得失之间。但此一仁，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盖君子知此一仁为生生化化之本，保之守之，不但阴气不能伤，而且借阴以全阳，如得其舆，安而行之。至于一切小人，顺其所欲，知进而不知退，消阳至尽，终归大化，如剥其庐，自失所庇矣。此圣功能止其剥也。

六爻之剥，阴伤阳者凶，阴顺阳者吉。修道者可不顺而止之，以保其阳乎？顺而止之，颠倒之间，剥即变复，人能知剥中藏复，于此一阳未尽处下手，则后天中返先天之道得矣。

噫！此天机也，知之者能有几人哉！

䷗ 上坤下震　（复卦第二十四）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复，吉。六三，频复，厉无咎。六四，中行独复。六五，敦复，无悔。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

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复者，还返之义。卦德上坤顺、下震动，动作顺心，天运转，人事通，又卦体一阳动于群阴之下，阳气始回，二者灼有复道，故谓复。此先天阴中复阳之卦，承上贲卦而来。贲者，明而止所以养明、运火，采取先天真阳耳。采取真阳，乃阴中返阳，重整家事，别立鼎炉之道，能以夺造化、了生死，复而未有不亨者也。

复道虽亨，但人认假弃真，多不知其复耳。若知其复，则回头是岸，道心发现，人心自退，可以出入乎阴阳之中，而不为阴阳所疾伤矣。然虽无疾伤，须要复之知时，时未至而不可强求，时已至而不可错过，方能得真。

夫人当初生之时，至善无恶，及交后天，阴伤其阳，本来天真有失矣。虽是失去，未尝全无，犹有一息生机在内，间或发现为私欲所瞒，为世事所混，当面不识耳。复之，必乘此生机发现之时，下手急采，方能为我所有。若生机未现，空寂守静，将何而复乎？是以朋来而复，方能无咎。朋者，二月相合，其一为阳，其一为阴，阴极阳生，阴中有阳，是谓朋来。阴不极，阳不生，而朋不来。若朋不来，阴阳不交，生气自何而有？故必朋来而生机方发，生机发而不先不后，收入造化炉中，片刻之间，灾变为福，刑化为德，先因真阳失而有咎者，今则真阳还而可以无咎矣。

但复之虽能无咎，其道有功力，有次序，渐以复之，不能遽复，即复之也不能坚固，必先炼己持心，待时而动，是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也。反复者，颠倒逆运之义。七日者，阳火之数。人之性情和气，阳火也，为真；人之客气躁性，阴火也，为假。真者全生，假者伤生。反复其道者，先

返此假火复归于真火，七日而阳火生，阴火灭，虚极静笃，黑中有白，先天之气，自虚无中现象，渐采渐炼，还丹可结。但是道也，非知之艰，行之维艰，知之尤贵于行之。若知而不行，犹如无知。有攸往而下手速修，必自一阳而渐复，至于六阳纯全，其复之亨利，为何如耶。

初九，在复之初，真阳未失，稍有客气潜入而即退之，至容且易，是不远之复。不远复，而人心不生，道心常存，自无祇悔，能谨于始，自吉于终，此元阳不失之复也。

六二，知识有限，本不能明善复初者，然柔顺得正，见贤思齐，与有道之君子同处，借彼之明智，以破己之昏暗，不知复者亦知复，不能复者亦能复，是谓休善之复。此柔而借刚之复也。

六三，复善不固，旋复而旋失，是谓频复。然性柔志刚，一心于复，危厉自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始而有咎者，终而可以无咎。此困而学，勉强而行之复也。

六四，柔而得正，居于群小之中，而不为群小所惑，借世法而修道法，独能明善复初者，此学而知，利而行之复也。

六五，柔顺得中，循规蹈矩，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是谓敦厚。其复者，复于敦厚，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出于性成，既无所失，亦无可复，不致悔而自无悔，此生而知，安而行之复也。

上六，在复之终，顺其后天之阴，不知先天之阳，人心用事，道心全昧，是迷于复，而终不知回头者，招凶致灾，势所必有，如此之人，迷而不悟，外而争胜好强，内而心神

大伤，如用行师，终有大败，祸及国君。虽十年之久，必有克征，终亦必亡而已。此始终不知有复也。

复有天时之复，有人事之复。天时之复，真阳发现，出于自然；人事之复，真阳坚固，出于功力。天时人事，两而合一，方能有济。六爻除上爻迷复，其余五爻，皆有复道，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强而行。总以复于元初本来面目为极功。

䷘ 上乾下震 （无妄卦第二十五）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九四，可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者，诚一不二之义。卦德上乾健、下震动，动而刚健，志之所在，外即行之，故谓无妄。此勇猛进阳之卦，承上剥卦而来。剥者，顺其所欲，阴剥其阳也。剥阳皆由不知进阳，而为阴所剥。若知进阳，一念纯真，十二时中，无有间断，以性命为一大事，外物不得而屈，渐可至于真实无妄，浑然天理地位，是无妄而即有元亨之道也。

卦之动在内，志于道也，志于道而生机已振，元气即复，健在外，笃于行也。笃于行而天德可修，元气能通，能复能通，所以元而亨。然无妄之道，虽能元亨，尤必利于动之正、健之正。动之正，则元气不伤。健之正，则元气增长。

以正无妄，道心常存，人心永灭，复见本来面目，如如稳稳，不为万物所移矣。若无妄匪正，则动而失时，健而不当，本欲无妄，反致有妄，是谓灾眚，不利有攸往矣。

夫进阳者，以期有妄而期，必于无妄。匪正之无妄，人心用事，顺其所欲而行。药物不真，火候失度，何能完成大道乎！故无妄本有元亨之道，尤利于正，方是真实无妄矣。

初九，在无妄之始，刚而得正，是动而无敢有妄者。人事吉凶，全在起念之初，起念正则行正，起念邪则行邪，能无妄于内，自无妄于外，以是往而修道，未有不得吉者。此能谨于初之无妄也。

六二，柔而不刚，宜静不宜动，如不耕获，不菑畬也。耕获菑畬，须有力有种者为之，柔而不刚，无力无种，何敢妄为？然柔而中正，虚心自处，能借他家之阳，以济我家之阴。虚心即能实腹，以是用柔，则利有攸往，有妄者可以无妄。此以柔顺刚之无妄也。

六三，智小而谋大，妄冀天宝，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是无妄之灾也。无妄而致灾，随心造作，固执不通，如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未取于彼，先失其已，纵真阳在望，未为我有。此顺其所欲之无妄也。

九四，由动进健，正当调和丹头之时，稍有不谨，药火飞扬，无妄而即有妄。然刚以柔用，可贞而即守贞，防危虑险，以静待动，借阴养阳，自无得而复失之咎。此刚而能柔之无妄也。

九五，刚健中正，从心所欲，不踰矩。圣胎已结，有为事毕，无为事彰，如无妄之疾，勿药有喜也。

夫圣胎凝结，先天已复，本自无疾，其疾不过后天未化之余阴。然本固邦宁，至诚自归无妄，此刚柔混合之无妄也。

上九，在无妄之终，已健而犹用健，知进而不知退，持盈未已，直以一健之无妄，而欲了性了命，必致火候有差，得而复失，是以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此不知止足之无妄也。

然则无妄之道，总以得其中正为利，若不中正，动之健之，皆失其则，不能致福，反招其灾。

噫！月至圆，存乎口诀，时至子，妙在心传，不得师指，枉自猜量。震之一阳，生于阴下，即时至子也。乾之三阳，复于纯全，即月至圆也。子时而进阳，月圆而运阴，进阳有时，运阴有日，知阳而不知阴，知进而不知退，纵金丹到手，必至得而复失，无妄之灾，理有可决。修道者，可不急求明师口诀乎。

䷙ 上艮下乾 （大畜卦第二十六）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初九，有厉，利已。九二，舆说辐。九三，良马逐，利艰贞，闲曰舆卫，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豮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

大畜者，大养之义。卦德上艮止、下乾健，有健而能止，故谓大畜。此温养圣胎之卦，承上复卦而来。复者，复其先天之气也。当先天之气来复，于内自微而著，还其乾元

面目，命基已固，圣胎已结，自有为而入无为，可以谨封牢藏，防危虑险，温养沐浴，明于大化神妙不测之地，为金刚不坏之物。

是道也，利于止健，不利于用健，故曰利贞。贞者，静也。止健者，养健也。养健之功，即守中抱一之功。守中抱一，宜静而不宜动，静则保健，动则伤健。止非绝世离尘，静非空寂无为，其中有抽添加减，内外兼修之道，故必不家食，方能大畜而致吉。不家食者，是外炉加减，内运真火，止于内而又止于外，绵绵若存，勿忘勿助，即遇大险大难之境，不动不摇，方是真畜，方是畜之大。是以又利于涉大川也。大川之涉，所以养于内而验于外，即九年面壁之功。面壁者，如壁列万仞，离种种边，止于不识不知，打破虚空地位也。打破虚空，圣胎脱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畜之大而成之大，与天为徒矣。

初九，在大畜之始，进健则凶，止健则吉，有厉利已，正当弃有为而入无为之时。此养健于初也。

九二，刚以柔用，保惜圣胎，待时脱化，如舆说辐，则车不行矣。修道者，刚健归中，圣胎已结，急须住火停轮，不可更进其健，有伤元气者。此养健得中也。

九三，养健已到气足神全，诚于中而将达于外，如良马逐而欲行矣。虽然圣胎完成，犹有一身阴气未尝化尽，全在艰辛守贞，一意不散，如日闭舆卫，时时防跌，十月功完，自然脱化，则利有攸往矣。此养健防危也。

六四，应于初阳，健德方生，而即养之，如童牛之牿也。牛性驯顺，其健在角，牛在于童，其角方生，方生能养，元气不散，渐长渐养，终必养至于纯全之地，其吉已在

中医学院 图书馆

于方健之养。此养健而坚固元气也。

六五，正当大畜之时，以阴养阳，如豶豕也。豕之去势曰豶。豕去其势，则气质俱化，虚心而全实腹，如豶豕之牙也。豕柔牙刚，以柔养刚，刚得柔养而无伤。此养健而混合阴阳也。

上九，在大畜之终，功完行满，霹雳一声，真人现出，惊愚骇俗，始于有作无人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何天之衢，谁不称哉。

修道者，而至于脱胎成真，身外有身，超出乎天地之外，不但成己，而且成物，畜之大而显之大，其亨为何如乎。此养健而归于神化也。

然则，温养圣胎之道，总要知得大畜健而止。既健又止，始则有为，终则无为，健而止于至善无恶，浑然太极，一气流行，有无俱不立，物我悉归空，性命双修之道尽矣。

䷚ 上艮下震　（颐卦第二十七）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颐者，腮颔。凡口食物则动，取其有养人之义。卦德上艮止、下震动，动不离止，止以养动，动不妄动，止不空止，动止如一，故谓颐。此择善固执，虚以求实之卦，承上无妄而来。

无妄者，动而健行，若非有涵养之功，则动之健之，皆不得当。无妄而即有妄，此养之道所由贵。养者，养其正，而去其不正也。正则有益于身心，不正则有害于身心，是以颐之道必贞，而始能得吉。

然欲养之正，必先观其养道之真假，观非眼观之谓，乃心中辨别是非，以穷理也。理明则真知灼见，动而修正，静而养正，动静皆得其所养，可以自求口实矣。不曰求口食，而曰求口实，不曰求口实，而曰自求口实，是所求者正，所实者大，不在膏药厚味，而在仁义道德。然其所以施仁义而昧道德，总在自求，而不由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自求口实，则得实，是在自求何如耳。

口者，虚中之物。实者，充实之谓。虚其心，实其腹，虚实相应，时动则动，动而进阳；时静则静，静而运阴，动以修外，静以养内，动静不拘，内外合道。止固养，动亦养，动止皆不失其正，终得完成大道，以吉全之矣。

彼一切以饥渴之害为心害者，养其小而失其大，谓之自求口食，则可谓自求口实，则失之远矣。既失其实，何得谓养乎？

初九，刚而妄动，不养于内，求养于外，弃真认假，如龟尔灵龟。观我朵颐矣。此养口失实，不谨于始之养也。

六二，以无德而欲养有德，自高自大，无而为有，虚而为盈，是颠倒其养，拂其借刚养柔之经，常于丘颐矣。此愚而自用，不知求实之养也。

六三，居于动而顺其所欲，只在衣食上打点，不在性命上留心，养其小体为小人，是拂其养实之颐。即口食得正，亦是凶道。如此之人，虽终身而不知有德可修，岂仅十年勿

用，无攸利乎？此愚而无知，终于不实之养也。

六四，有应于阳，以尊屈卑，不耻下问，借他人之刚明，以破己之柔暗，是谓颠颐。但以尊屈卑，恐有挟贵而问，其心不诚之嫌，幸其柔而得正，如虎视眈眈，其欲逐逐，目专一而心真切，出于自然，绝无勉强，未取于人，先求其己。

求实即得实，始而有咎者，终可无咎。此不实求实，以上求下之养也。

六五，虚心自处，只知养内，不知养外，是拂其养实之常经矣。然虽不能养实，而能养虚，居于贞而不迁移，亦致吉之道。但不可涉大川，以成金丹有为之功。此虚而不实、孤寂守静之养也。

上九，刚居于柔，止于其所，动静如一，既能养内，又能养外，既能养己，又能养人。其所养之大，乃养道所由，得以全始全终者，是谓由颐。

然全始全终之养，须要在危厉之处做出，方能得吉，故又利涉于大川。大川，至险之地，逆境也。逆境能养，则顺境能养，自不待言。养而至于逆顺不拘，险易无碍，则气质俱化，阴阳混合，止于至善而不迁，圣胎凝结，大道完成矣。此虚实兼该、有始有终之养也。

六爻，各有所养，邪正不同，是非不等，求其刚柔相当，顺逆不拘，有为无为，全始全终，其惟上九之一爻乎？

修道者，急须静观密察，以虚求实，养其正而归于至善无恶之地而后可。



上兑
下巽 （大过卦第二十八）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初六，借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栋桡，凶。九四，栋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大过者，阳气有过也。卦德上兑悦、下巽入，巽于内而悦于外，顺其所欲，乐极生悲，卦体内四阳而外二阴，阳过于阴，阴不及阳，故谓大过。此调和药物，实必用虚之卦，承上大畜而来。

大畜者，健而能止，止健正，所以养健，不使阳气太过耳。金丹之道，取二八两弦之气，凝结成胎，须要大小无伤，两国俱全，若阳气太盛，阴气太弱，阴阳不调，失其生生之道。阴极必败，阳极必亏，栋桡摧折之患，势所必有，栋至摧折，大厦尽倾。

修道者，进阳太过，不知止足，能大而不能小，神室有伤，亦如此类。若能巽进而不至于过猛，和缓而不至于固执，通权达变，防危虑险，则刚柔相应，阴阳相济，虽大而能不过，可以利有攸往，尽性至命，亨通而无阻碍矣。

初六，性质本柔，又居卑下，柔之太过，谨慎之至，如借用白茅，而不敢先人，傲气悉化，自无过大之咎。此小而不妨太过者也。

九二，刚而能柔，阳太过而借阴之济也，过而不过，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阴阳相当，生机常存，刚而不

伤，自无不利。此用柔而刚不过者也。

九三，以刚用刚，只知前进，不知后退，金丹得而复失，栋桡之凶，所不能免。此用刚而太于过者也。

九四，大而能小，心平气和，如栋隆不败，动与吉会矣。修道至于大而能小，已是阴阳相合，再不可过于用柔，若用柔太过，又伤于刚，大道难成，遗笑于大方，适以取吝而已。此刚而用柔不可过者也。

九五，刚于悦而不能柔以悦，如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过于淫奢，自满自足，阳极生阴，真为假伤，理有可决，幸其刚而得中，内有主宰，不为客气所惑，得以无咎。

既已实腹，不能虚心中道而止，却亦无誉。此刚而持盈之大过者也。

上六，在大过之终，愚而自用，不知药物火候，任心造作，迷而不返，升之高，伤之甚，过涉灭顶，自招其凶，与人无咎。此柔而妄想之大过者也。

观于六爻之义，大过者凶，不过者吉。大过之中，亦有不过之道，是在人善于调和阴阳，归于中正，不偏不倚为贵欤。

䷜ 上坎下坎 （习坎卦第二十九）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险，求小得。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坎者，险也，陷也。习坎者，通险也。卦德上坎险、下坎险，由此险而达彼险，险而能通，故谓习坎。此黑中有白，阴中返阳之卦，承上颐卦而来。颐者，以虚求实，求其坎陷之真阳也。

人自乾坤相交之后，一点元阳，走于坤宫，坤实而成坎，乾变而成离，于是阴陷其阳，天根昧而心交物，性相近而习相远，日习日下，陷于下愚下移之地，而莫知底止矣。

然习恶则恶，习善则善，是在人习之如何耳。习恶者，入险之道；习善者，出险之道，出险须要能信其险。信者，心之主宰，若能信险，则不为外物所惑，习于善而即能善，所谓一念回机如同本得，是以习坎有孚，维心亨也。

有孚即心亨，不孚心不亨。有孚之心，即是道心，道心发现，人心不起，正气增长，邪气渐退，可以出入于阴阳之中，而不为阴阳所拘矣。但信其有险，须要习而出险，信而不习，如不信也。既能信又能习，不隐不瞒，真履实践，日习日善，自平登高，由下而上，渐习于高明之境，尽性知命，还元复初而无难，故曰“行有尚”。尚者，上也。行之能上，不行不上，知之尤贵于行之耳。

初六，性质本愚，又习于愚，日习日下，是谓习坎。在下之习，如在坎坑，又错窖孔，入于下流之处，而莫知所止，不凶而自致凶，此愚而又习于愚也。

九二，居于二阴之中，日与小人为伍，不知亲近有道之士，终陷于下而为愚人，如在坎坑之中而有险也。幸其刚而得中，陷之不深，虽不能出险，内有主宰，亦不为下流所惑。但嫌其信险而不习出险，仅小有得，不能明善复初，大有得耳。此刚而不知习善者也。

六三，性质本险，又愚而自用以行险，险而又险，是来之坎坎矣。且近上险，前进上险，退后亦险，是险且枕矣。如此之人，不信有险，愈习愈险。习之者久，陷之者深，如入于坎窞，终在险地，永为物用之人矣。此柔而只知习恶者也。

六四，在上刚下柔之际，性质在中人之列，习于善则能善，习于恶则即恶，可善可恶，如一樽酒而用二簋盛之也。然四与五同居，信于善者，信于善而虚心下贤，借他人之明智，以破己之昏暗，如用缶纳约，自牖以通，其明不能，善者亦能善，始有咎者，终可无咎，此柔而能习其善者也。

九五，居二阴之间，阳刚中正，把柄在手，既能不满不盈，不见恶于小人，又能不迁不流，大有异于小人，如坎水不盈，只既平不满于内，亦不流外，实腹而能虚心，出于性成，是以无咎。此上智不移，不待习而自善者也。

上六，虽系小人，本性未尝不善，但性善而不知习善，自缚自束，系于不善，自暴自弃，居于险地，如系用徽纆，寘于丛棘，终亦必亡而已。岂仅三岁不得出险哉！此下愚不移，终不习而终恶者也。

然则，修道者，当自醒自悟，急须拜求真师，寻个出头之路，以了性命，甚勿以福缘浅薄、自暴自弃，为世间无用之物。

盖身心性命之学，人人有份。回头是岸，立登圣基，是在人之能信能习耳。果能信之习之，日习日善，必将习于至善无恶，浑然天理地位矣。人何乐而不习善者哉！



（离卦第三十）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六二，黄离，元吉。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离者，丽也，明也。卦体一阴附丽于二阳之中，虚中能明之象。卦德上离明、下离明，由此明而及彼明，由彼明而达此明，明内而又明外，内明而又外明。千明万明，总是两明，内明外明，总是一明，故谓离。此雄里怀雌、阳中有阴之卦，承上大过而来。

大过者，阳刚太过，雄而不雌，任心造化，误用其明矣。明者，离宫虚灵之气，为人之神。心之主。心虚则灵，元神主事，明而得正，能以济阳。心乱则迷，识神主事，明而不当，足以伤阳，是以离利于贞而亨也。然虽离利于贞而亨，若只知用明，不知养明，亦不得亨。

夫用明者，外明也。养明者，内明也。外明必本于内明，用明须当先养明，是以又畜牝牛吉也。

畜者，养也。牛者，顺象。牛至于牝，绝不用刚，其性至顺，人能以柔顺养明，雌而不雄，回光反照，闲邪存诚，先明内而后明外，内外俱明，虚灵不昧，无一物能瞒，无一物能移，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其吉为何如乎？

但明而致吉之道，有火候、有工程，稍有不谨，明而不

亨，故明必至于内外无一不明、无一不正，方是明之利、明之亨、明之吉也。

初九，在明之初，不知养明，而即用明，履必错然也。错然之履，不但不能进明，而且有以伤明，惟敬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自始自终，了然于心，而后笃行之，方无错然之咎矣。此用明须当先求明者也。

六二，自知不明，而能虚心下贤求人之明，是谓黄离也。黄为中色，明而归中，示己之无，尊人之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不失其柔顺之本质，其吉在于能虚心矣。此不明而求人之明者也。

九三，独刚不柔，只知用明，不知养明，刚明太过，如日昃过缶之明，高极必下，明极必暗，是不能鼓缶而歌，则有大耋之嗟，不中不和，适以取凶而已。此用明而自败其明者也。

九四，刚而不正，不能明内，即欲明外，是突如其来如也。突来之明，躐等而求，性躁行偏，妄作招凶，焚如、死如、弃如，欲求长生，反而复命。此不明而自以为明者也。

六五，居外明之中，所当明内而又明外者，乃懦弱无能，或见理不真，或力有不及，是以出涕沱若、戚嗟若也。然涕沱戚嗟，不敢妄作妄为，自守本分，亦致吉之道。此明而知己不明者也。

上九，居重明之上，刚而有为，既能明内，又能明外，既能明顺，又能明逆，取象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也。

人之真心，如王明，明德如出征，明德而德即明，如有嘉功，除去人心，如折首恶，不强制杂念，如不获从丑，用明

而至折首之明，则后天一切客气，不退而自化，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内外光明，而无一毫根尘之昏矣。此明而至善无恶者也。

然则，用明之道，须要知雄守雌，刚中有柔，明而得正为贵乎。倘有刚无柔，不落于突如其来，即归于日昃之离，不但不能增明，反而有以伤明。修道者，欲用其明，可不先养其明乎！

卷　三

䷞ 上兑下艮　（咸卦第三十一）

咸。亨。利贞。取女吉。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辅颊舌。

咸者，感也。卦德上兑悦、下艮止，刚止于内，柔止于外，悦以止为体，止以悦为用，有阴阳相应之义。故谓咸。此调和阴阳之卦，承上坎卦而来。坎者，阴陷其阳，阳不健而阴不顺，阴阳不交，此调和之功不可缺。但调和阴阳，贵乎自然，不贵乎勉强。自然者，无心之感也。勉强者，有心之感也。无心之感，阴阳相和，咸无不感；有心之感，阴阳各别，感之有限，故咸有亨道也。咸道虽亨，然无心有无心之是非；有心有有心之是非，不得以枯木寒灰之无心，即谓咸之亨道。枯木寒灰，纯阴无阳，何得谓感。所谓感者，阴阳潜通之义，如卦象少男少女同处，彼此无心，及至阴阳气足，彼此情动，自然相感，此不感之感，何得以蠢然

无心为感乎？

所谓无心者，无人心也。无人心即有道心，道心是心非心。所谓有心者，有人心也。有人心即无道心，人心非心是心。道心为真，人心为假。用假心，则感之不正，阴阳两离；用真心，则感之得正，阴阳相通，或阴感而阳应，或阳感而阴应，均以道心为主。以正而感，感以正而不感以心，何物不可感，何感不能利乎！

天下感之以正者，莫如贞女，女德主乎贞静，不轻失身于人，必待其佳配而有感。此感之不以心而以正。卦德先止后悦，悦本于止之所由来也。

修道者，调和阴阳，使阴阳感通，能取贞女之德以为感，则所感皆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动，止于其所，逆之、顺之，无不遂心如意而得其吉矣。

初六，性愚志劣，不能炼己持心，妄想大事，如咸其拇矣。拇为足大趾，能动不能行之物，不能行而感之，感不得其正。此动人心之感也。

六二，柔而无刚，内无道心，为人心所感，如感其腓矣。腓为足肚，宜静不宜动之物。不宜动而妄动，动必招凶。然柔顺得中，虽有人心感动，能居于正，不为人心所惑，亦凶中致吉之道。此无道心之感也。

九三，阳刚宜守道心，不可因外物而动。人心者，乃刚而不中，见景生情，如感其股矣。感之于股，不能止于其所，随风起尘，执守不专，有道心而又生人心，以是往而行道，未免见羞于大方。此失道心之感也。

九四，阳刚本有道心，似乎贞而得吉，又刚而能柔，无感亦无所害，似乎有悔可亡，乃有应初阴，为私欲所牵，道

心中又杂人心，外无感而内有感，故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也。朋从之思，因人心而昧道心，性乱情迷，一身皆为人心所摇动。此起人心又昧道心之感也。

九五，在上阴下阳之际，执两用中，道心常存，人心不生，因物付物，皆出无心，如感其脢矣。脢为背内，在心之上，近心而离心。道心人心所隔者，毫发之间，感之于脢，虽近于心，而实非心，非心之心，是谓真心。真心非色非空，无方无所，虚灵不昧，是谓无心。以无心感有心，虽有心亦归于无心，无心无悔，浑然天理，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矣。此守道心而无人心之感也。

上六，在咸之终，又在悦之极，顺其所欲，务外尖内，巧言令色，一切是假，是谓咸其辅颊舌也。凡口、言、笑三者皆动，口动而心未有不动者。此绝无道心而用人心之感也。

六爻皆有感道，或以人心感，或以道心感，或有道心而又感于人心，或背人心而只感以道心，是非不等，惟止于至善而感之，则道心常存，人心永灭，真阴真阳，隔碍潜通，如磁石吸铁，金丹自虚无中结就矣。

䷟ 上震下巽　（恒卦第三十二）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恒者，久也。卦德上震动、下巽入，巽缓而动，动而从

容，不即不离，心坚志远，故谓恒。此真履实践之卦，承上离卦而来。离者，明内而又明外，期于深造自得，明无不通也。

但通明之道，非有恒心者不能。恒则专心致志，愈久愈力，不生懈怠，可以了性，可以了命，此恒有亨道，而又能无咎矣。但恒虽亨而无咎，幸于恒之得正。若不得正，弃真入假，仍是不亨而有咎。彼世间盲修瞎炼之徒，入于旁门外道，以非为是，予圣自雄，负修养虚名，碌碌一生，至死不悟者，何尝不能恒？但恒于邪道，不恒于正道，欲求长生，反而促死，及至年满月尽，自无出路，咎且不免，安能得吉？故恒亨无咎之道，惟利于贞耳。虽然利于恒之正，尤利于恒行之正。

曰利有攸往者，利在于恒，行其正耳。贞者，正也，理也。理者，身心性命之道。是道也，盗阴阳、窃造化，脱生死、出轮回，乃恒久之大事，非一朝一夕之功能成，必须柔巽渐进，由卑登高，由浅及深，一步步脚踏实域行去，方能奏效。

盖经久不易之大事，必经久不已之大功而后成，利贞之恒，利有攸往之恒也。但欲行其正，先要知其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尽性至命之功，全在穷理透彻耳。

初六，在恒之初，不辨是非，而即深入，妄想久远之事，是浚恒也。浚者，深也。不明理而深入，虽欲求正，反招其凶。此无攸利之恒也。

九二，刚而得中，深明火候，通权达变，恒于时而不恒以心，恒于道而不恒于事，恒之无形迹者，此悔亡之恒也。

九三，刚而居正，亦有志修道者。但刚而不中，急欲成功，其进锐者其退速，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也。羞者，何

羞？羞其志于德，而不能恒于德，志于正而不能恒行其正，遵道而行，又半途而废，虽正亦吝。此有始无终之恒也。

九四，刚居动体，时在有为，如有田可耕矣。乃居于柔位，志气不振，恒久抱道，不能行持，如空田而无禽相顾，何贵于刚？此无一为之恒也。

六五，柔而得中，无思无为，安常守分，志诚专密，可谓恒其一德矣。然贞一不二，以之避世养静则可，以之尽性至命则难，故为妇人之吉，夫子之凶。此寂灭孤修之恒也。

上六，无而为有，虚而为盈，自尊自大，有已无人，是谓振起之恒。振起之恒，大极自败，高极必下，终归空亡。此自欺招凶之恒也。

然则，修道者，贵乎恒于正道，尤贵乎恒行于正道，方能有往有利，尽性至命，作世间恒久不易之大事，但须要识得药物，知得火候，进退急缓，不失其正耳。

䷠ 上乾 下艮 （遯卦第三十三）

遯。亨。小利贞。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贞吉。上六，肥遯，无不利。

遯者，敛藏之义。卦德上乾健、下艮止，健本于止，以止用健，有健而不轻自用，故谓遯。此藏阳伏气之卦，承上咸卦而来。咸者，由止致悦，调和阴阳之道。调和阴阳，莫先贵乎伏气。伏气者，不恃健而止健也。

人之健德，系先天正气，及其一阴来姤之后，阴气浸

长，阳气当退，至人于此，知其阴气承天而动，难与力争，不去退阴，先欲保阳。保阳者，收敛精神，止于其所，所以伏先天之气也。能伏其气，阳气不伤，阴气自化，是遯中而有亨道也。

但遯之为道，非避其阴，亦非坐观成败，乃借阴全阳之谓。借阴全阳，尤贵遯之于早。盖早则阳气盛而阴气弱，易于遯；迟则阳气弱而阴气盛，难于遯。二阴四阳，阴气犹顺乎阳气，于此而遯，遯之在先，是以遯之亨道，在于小利贞之时也。小利贞者，阴气未至伤阳气，若至三阴生，阴气不利不贞，大肆张狂，遯之不及矣。故止健伏气之亨道，须在二阴方进之时乎。

二阴方进，彼此无伤，阴顺其阳之遯，小利贞，亦大利贞也。

初六，居于卑下，如遯之于尾也。在尾之遯，客气难伤，遯之最利。然以阴柔无能者居之，未免遯之不固，为物移转，自招危厉。若勿用有攸往，遯之坚固，何厉之有？此遯之宜谨始者也。

六二，柔顺中正，止于其所，客气难入，如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也。牛革之执，致虚守静，外缘不入，内念不出，不遯而遯，此遯之不失守者也。

九三，下近二阴，刚为柔牵，不知早遯，是遯有私系，其疾其厉。夫人之正气如主人，客气如奴仆，系于阴而以假伤真，是养奴仆而失主人，故畜臣妾吉，此遯之有私系者也。

九四，刚以柔用，能藏真阳于阴气方生之时，是好于遯也。好于遯而无私系，惜命如惜宝，不使有一毫阴气潜生

于方寸之中，是以为君子之吉。若夫，小人刚强自用，不知伏气，认假伤真，则不吉矣。此遯之宜去私系者也。

九五，刚健中正，所亲者阳，所远者阴，择善固执，是谓嘉美之遯也。遯之嘉美，不以假伤真，贞而未有不吉者，此遯之归于中正者也。

上九，在遯之上，刚柔混合，万物不能移，造化不能拘，自由自专，是谓肥遯也。遯至于肥，内无所伤，外无所损，不伏气而气自伏，此遯之无有不利者也。

六爻，惟上爻真体未伤，乃有保健之功，其余皆阴阳相杂，真体已亏，故必先伏其气，而后不为客气所侵。

修道者，当真体未伤，须行无为之道以养阳。及真体稍亏，须行伏气之功以防阴。其体不一，其用亦有异，是贵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 上震下乾 （大壮卦第三十四）

大壮。利贞。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贞吉。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六五，丧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大壮者，阳气强壮之义。卦德上震动、下乾健，健于内而果于行，健行不息，故为大壮。此进阳壮气之卦，承上恒卦而来。恒者，久于其道之功。久于其道，则身体力行，心坚志远，一念不回，深造自得，是非大壮之人不能也。

盖大壮之人，自命不凡，俯视一切，放得下，提得起。有大壮之志，即能行大壮之事，作人之所不能作，为人之所不能为，超凡入圣，为天下希有之事，如雷之一动，自地升天，惊愚骇俗，震动一切矣。

但大壮之道，尤贵壮之得正，若不得正，则壮之不大，其行不利。彼世间旁门外道之徒，着空执相，认假为真，水火不避，患难不惧，有至死不变者，何尝不是壮？其如壮之不正，不但壮不能大，而且因壮伤生，何贵于壮？特以大壮之道，惟利于贞耳。

贞者，正也，理也。以理而壮，则内有主宰而志正，外无妄动而行正。志正则刚强不屈，万物难移而内壮；行正，则果决有断，诸事能成而外壮。志以固其行，行以全其志，内外兼修，不壮者能壮，已壮者能大。已正而壮，其利宁有限量乎。

初九，在大壮之始，正当虚己求人，究明性命之理而后用。壮者，乃以刚自居，冒然进步，妄想高登，速欲成功，是壮于其趾矣。壮趾之壮，其进锐者，其退速，远行必凶，可于理信之。此不谨于始之壮也。

九二，刚以治内，柔以应外，外不足而内有余，不壮而壮，壮之有得于中，中而未有不正，正而未有不吉者。此严以治己之壮也。

九三，躁进无忌，不壮于内而壮于外，小人以是而贪图名利可也。至于修道君子，所当万有皆空，而亦用壮于外，其壮罔用，不特壮不得正，即得其正，未取于彼，先伤于我，亦是危厉之道。如羝羊触藩，必羸败其角。此刚而务外之壮也。

九四，刚而能柔，阴阳混合，金丹已结，所当正已之

后、正人之时，是以贞吉而又悔亡也。贞吉者，正己之吉。悔亡者，正人之悔亡。又近六五虚心下贤之知音，不但不败其己之壮，而且能大人之壮，如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此正己正人之壮也。

六五，居于动体，柔而无刚，时在可壮，人不能壮，如丧羊于平易之地矣。然虽人不能壮，幸其柔顺虚心，借他人之知识，以开自己之茅塞。虚心即能实腹，不壮者能壮，既壮者能大，可无丧羊之悔矣。此己不壮而借人之壮也。

上六，愚而自用，妄猜私议，入于旁门，到得年满月尽，生平所学，俱归无用，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矣。居动之极，祸已酿成，如何能退？在事之终，后悔不及，如何能遂？退之不能，遂之不得，空空一世，有何利乎？

然则，柔而无能者，与其自己用壮而受害，不若及早虚心求师，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从艰难处下一番死功夫，不患不到大壮之地。此本不壮，而归正即壮也。

六爻皆有壮道，吉凶不一，求其壮于内，而能正己者，其惟九二。壮于外而能正人者，其惟九四乎。

然则，修道者，当未了道，必先正己，既已了道，又须正人。正己者，修道也；正人者，立德也。修道立德，方是壮之正、壮之大。大壮之利贞，必以道全德，备为极功也。

䷢ 上离 下坤　（晋卦第三十五）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

于其王母。六三，众允，悔亡。九四，晋如鼫鼠，贞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晋者，进也。卦德上离明、下坤顺，由顺而生明，用明而行顺，顺时顺理，其明日增，故谓晋。此自诚而明，进火之卦，承上遯卦而来。遯者，止其健，而不轻用健也。不轻用健则心虚，心虚则烛照觉察，戒慎恐惧，不为物欲所瞒，黑中有白，神明自来矣。

人之本来良知良能之性，炯炯不昧，其德本明，因交后天，识神用事，人心起而道心藏，良知之健，变为不良之健，良能之顺，变为不良之顺。心与物交，锢闭灵窍，神明有昧矣。

圣人教人进火者，由不明而复进于明耳。进明之功，非顺道不能。顺者，顺时顺理，常存道心，不生人心，知之能之，无一不良。天之赋人者良，人之顺天者亦良。天人合发，元神不昧，自诚而明，其明日增，由小而大，自微而著，渐进于高明远见之处，有象于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康侯者，安泰宁静之侯。马在午，属于离明之象。蕃庶者，地所生，属于坤顺之象。昼日者，日之明，明在上也。三接者，地之顺，顺在下也。

人之良知良能之真心，为一身之主，如一国之有康侯也。真心不背于天良，用明用顺，如康侯用锡马蕃庶也。

由顺而生明，以明而行顺，如昼日三接也。三接者，乃再三之顺，不顺而必至于顺，其中有闲邪存诚之功。闲邪存

诚，人心顺、道心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兼该，明明德而止于止善，进火之功尽矣。

初六，在明之初，大理未明，宜静不宜动，是以晋如摧如，守贞而吉也。夫守贞而吉者，以其未能至信，先须穷理，充裕于内，运火自无差错之咎矣。此未进明，先求其明也。

六二，处于三阴昏暗之中，不但不能增明，而且有以蔽明，是以晋如愁如也。然柔而守正，不为假阴所惑，不进而亦不愁，是以贞而得吉。盖能贞则致虚守静，真阴现象，假阴自化，如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矣。此处不明，不遽进明也。

六三，不能自下而顺，乃自上而顺，似乎不正而致悔。然性柔志刚，不顺阴而顺阳，借他家之明，济我家之暗，我顺他而他即顺我，是以众允其进，有悔可亡。此己不明，顺人之明也。

九四，居于明体，已进于明矣。但在二阴之内。明藏暗中，又应初阴，明而有私，邪正不分，是非相杂，以是进明如鼫鼠夜行，所见不大，其行不远，虽用明得正，终有危厉。此刚而有私之明也。

六五，居于二阳之内，既明其我家不明，又明其他家有明，借刚济柔，本有悔者而悔可亡。悔由于心之不虚，若知虚心，则以己求人，即能实腹，既实其腹，则吉凶止足，如在掌上，可以失得勿恤，直行无疑，往而进火下功。吉无不利者。此虚以招实之明也。

上九，刚强自胜，只知进明，不知虚明，是以维用伐邑也。邑为私邑，伐邑即克己之功。克己之功，虚人心也。若

不虚心，独恃其刚，强制强伏，必危厉而后得吉，得无咎，以是用明，虽克已得正，亦属勉强，不由自然，未免取吝于大方，此刚而高亢之明也。

然则，进明运火之道，未明必先求其明，既明又当虚其明，虚实并用，刚柔相当；自诚而明，明本于诚，其明日进日高，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无处不可用明，无处能伤其明矣。

䷣ 上坤下离 （明夷卦第三十六）

明夷。利艰贞。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明夷有二义：一夷者，藏也。一夷者，伤也。卦德上坤顺、下离明，明在顺中，明而顺时，以顺养明，故谓明夷。又明在暗中，明而有伤，亦谓明夷。此自明而诚，退火之卦，承上大壮而来。大壮者，健于动也。健于动，须要知其进退，若有进无退，壮之太过，必伤其明，明伤而壮未有不败者，此退火之功所由贵。

退火者，藏明于至幽至密之处，而不轻自用也。修道之所以进火用明者，以其不明而进至于明耳。既进至于明，内外不昧，可以韬明养晦，必至于至善无恶之地，使明无一点有伤，方谓火返其本，有气无质，一团和气，良知良能，元神不昧，非色非空，即色即空，色空不拘，如日在地上能照

外，日在地下能照内。内之外之，无一不明，不明之明，胜于用明，明而无形迹可窥矣。无形迹可窥，方是火退，而火返本。但此火退、返本之道，亦逆道也。

逆者何逆？逆其所生之明于内，有明而不自用也。有明不用，非空空无为便能了事，其中有防危虑险之功，随时收敛之道，要在于艰难不能自由处返来，若返于顺，而不能返于逆，则火不归元，明不入真，终必有伤，故明夷利于艰贞也。艰难守正，顺时而退，明不受伤，丹元无渗漏之患，所谓“纵识硃砂与黑铅，不知火候也如闲，大都全借修持力，毫发差殊不结丹”。

盖以修丹之道，全要以火为准则，少于火而丹不成，过于火而丹即伤，及丹已成，急须住火停轮，沐浴温养，守中抱一，深藏其明于无声无臭之地，不使有一点火气耳。

初九，在明夷之初，虽无伤之形，已有伤之几，急须退火，以免其害。以象取之，如明夷于飞垂其翼；以人取之，如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垂翼之飞，不食而往，明于退而急退者。然主人有言者，退火乃圣胎凝结以后之事。圣胎凝结，自有真火，不用假火，如愚如讷。人所嫌忌，有言毁谤，必不能免。然虽有毁有谤，外伤而内不伤。此退火于未伤之前也。

六二，退火稍迟，而即见伤，如明夷于左股也。然柔顺虚心，见伤即知用壮马急拯其不能早退之失，可不至于大伤其明，亦致吉之道。此退火于见伤之时也。

九三，刚明兼备，运天然真火，煅去人心之首恶，人心一去，邪火自化，如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但人心有识神居之，为历劫轮回之种子，不易去之，若去太猛，反激邪

火妄动。真火有伤，惟不可疾贞，渐次化之，人心终有消灭之时。此运真火而明不伤也。

六四，养明于幽深至密之处，如入于左腹矣。左腹之明，视之不见，不识不知，可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出有心而入无心，一切邪火，焉得而发之。此退假火而明不伤也。

六五，守中抱一，绝不用明，而明常存，所谓内有天然真火，炉中赫赫长红，如箕子之明夷，利在于贞也。利贞之明夷，外不足而内有余。此养真火而明不伤也。

上六，不明火候，只知顺用其明，不知逆退其明，是不明而反晦也。不明反晦，无益有损，自招其灾，如初登于天而进明，后入于地而伤明，金丹得而复失，前功俱废矣。此不知退火而明终伤也。

噫！养火即养明，退火即藏明，明藏于内，火返其真，虚灵不昧，期其神化，归于无形无色而后已。但须要知得养明、退火之火候耳。若不知火候，不特不能养明，而且有以昧明，是亦明夷而已，何能济事乎！

䷤ 上巽 下离 （家人卦第三十七）

家人。利女贞。初九，闲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家人者．家中有人，治内之道，卦德上巽入、下离明，

明则可以巽行其道，巽则能以渐通其明，巽明相需，如以风吹火，火随风生，有治家之道，故谓家人。此炼己持心、回光返照之卦，承上晋卦而来。晋者，明由顺生，进火用明之功。进火用明，须先明内，明内者炼己也。炼己者，炼我家之阴耳。我家之阴为何阴？人心是也。人身精、神、魂、魄、意，皆属阴，听命于人心，人心静而五者皆静，人心动而五者皆动，炼己即炼此人心耳。炼去人心，道心自现，道心现而心明，则精、神、魂、魄、意，皆化而为护法神矣。

人之身，如家也。人之精、神、魂、魄、意，如一家之人也。炼人心而生道心，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各伺其事，喜、怒、哀、乐，皆和而中节，如一家治也。取象利女贞，女以守贞为贵，炼己如女之守贞不字，则我家之真阴现象。真阴现象，则心虚灵不昧，外物不得而入，可以循序渐进，以求他家之阳，无有不利者。卦体二虚于下，五实于上。虚心即能以实腹，利女贞，正所以致虚守静，以为成家立业计耳。故修道者，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之内，不使有一毫阴气潜藏于方寸之中也。

初九，在家人之初，刚于炼己，如闲有家也。有己即能防闲克制，方寸之中，空空洞洞，内念不生，外物不入，本有悔而悔可亡。此炼己于有己之初者也。

六二，柔而中正，返观内照，心清意静，不专逐于外，而谨慎于内，以静制动，以一御纷，外物不纳，客气难入，如妇人在中馈而居贞，未有不得吉者。此炼己而用柔道者也。

九三，炼己功勤，杂念不生，如家人嗃嗃，悔厉惊惧，

不敢为恶，自然得吉。否则有念不去，姑息养奸，恣情纵欲，如妇子嘻嘻，略无家法，焉能到得无已之时？如此修道，终不成道，取吝而已。此炼己当用刚道者也。

六四，以柔求刚，借刚济柔，不即不离，渐次导引。虚心即能实腹，富有日新，方且积法财、聚天宝，其吉之大，不仅无已而已。此炼己柔而用刚者也。

九五，阳刚得中，心正而身修，如王者假家施治，而天下自平，其吉出于自然，非有勉强，何忧恤之有？此炼己而刚柔如一者也。

上九，刚而居于巽体之上，可信其炼己有威如矣。炼己威如，严之于初，自能吉之于终，此炼己而有始有终者也。

子书云：炼己不熟，还丹不结。还丹头一步功夫，先要炼己，炼己炼到无已时，虚室生白，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凝结而成黍米之珠，其光通天彻地，一切魍魉邪魔，焉得而近之，炼己之功岂小焉哉！

䷥ 上离下兑 （睽卦第三十八）

睽。小事吉。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睽者，彼此相违之义。卦德上离明、下兑悦，悦生于

内，明用于外，悦非所悦，明非所明，悦明不当，故谓睽。此阴阳相隔，和缓调理之卦，承上明夷而来。明夷者，真明有昧之义。真明有昧，假明即出，识神用事，顺其所欲，明于外而不明于内，性乱命摇，与道相隔，此睽之所由来也。然睽则睽矣。又有致合之道，特以明虽在外，若能虚其心，可以返明于内。欲虽起内，若能实其腹，可以扫欲于外。明返欲扫，神定情忘，则阴阳隔碍潜通，睽者亦可以致合，故小事吉也。小事者，阴之事。人心用事已久，道心埋没，大事已去，今欲致合，必先去人心而后生道心，道心复后，大事方吉。正在睽中，求其人心不坏，其事足矣。安敢望其大事之吉乎。试就小事吉者论之。

初九，在睽之初，道心方去，人心方来，若能刚而守正，不为人心所惑，道心自复，有悔者可以悔亡，如丧马勿逐自复也。

然必见恶人无咎者，恶人即人心，人心俱有五贼，足以败道，不见人心，不知五贼作祸，见人心而顺其所欲，渐次导引，五贼不得张狂，所以避害耳。此济睽于方睽之时也。

九二，当阴阳正睽之时，邪气盛而正气弱，道心未易相遇，然刚以柔用，从小道中进步，借人心生道心，如遇主于巷，本有咎者，即能无咎。此济睽于正盛之时也。

六三，愚而自用，顺其所欲，如舆曳而牛掣也。不悦于内而悦于外，未得于彼，早失于已，如天头而劓鼻也。如此之人，务外伤内，认假失真，到头一着，穷无所归，始悔自错，故无初有终也。但不能悔于初，而悔于终，悔之无益。此不睽而自致其睽也。

九四，阳在阴中，道心为人心所陷，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孤阳无依，是睽孤也。然道心虽微，若能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交孚抱道之君子，彼此资益，人心日去，道心日增，久之人心化，道心存。阴阳混合，孤者可以不孤，有咎者可以无咎。此以尊交卑，能济其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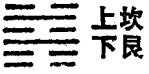
六五，顺柔虚心，居二阳之中。既明其我家纯阴，又明其他家有阳，虚心人而求道心本有悔者，而悔可以亡矣。

夫道心者，人心之宗，厥取道心之宗，点化人心之假，如噬肤之易，以是往而行道，有何睽之咎乎？此以虚求实，能济其睽也。

上九，处睽之极，道心埋没已久，人不反顾，是睽孤也。道心埋没，人心用事，习染成性，疑虑百出，如豕负涂，载鬼一车矣。若欲复道心，须先明人心，但明之贵于见之，见豕见鬼，实见的人心，为害甚大。既能见得，即能明得，先不明而见人心，如先张之弧也。后能明而复道心，如后说之弧也。无人心而不见道心，无道心而难知人心，借人心复道心。

人心虽罪之魁，亦功之首，匪寇而实婚媾也。人心既见，道心即复，于是虚人心，振道心，往而济睽，则阴阳和合，如遇其雨，洗去一切旧染之污，仍是当年圆成无亏之物，其吉为何如乎。此睽终必合，乘时而济睽也。

六爻俱有睽而致合之道，仅得免其阴阳不睽，而不能阴阳有济，故彖曰："小事吉。"然小事能吉，大事即能吉，睽终而合，阴阳相通，至此而求，大事未有不致吉者。修道者，可不先求其小事之吉乎。



（蹇卦第三十九）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初六，往蹇来誉。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来反。六四，往蹇来连。九五，大蹇朋来。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蹇者，前进屯难之义。卦德上坎险、下艮止，止于险中，故谓蹇。此后天中保先天之卦，承上家人而来。家人者，明不外用炼己之功也。炼己者，炼其后天之阴耳。

人自先天失散，后天用事，人心惟危，如坎卦二阴在于一阳之外也。道心惟微，如坎卦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也。阳陷阴中，道心为人心所累，而不能振发，全是人心用事，险之极矣。但有险须要能止于险。能止于险，则人心渐消，道心渐生，可以处险，可以出险，而不为后天阴气所伤矣。

辞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者，正处险出险之诀。西南属坤，虚极静笃之乡，虚极招实，静笃则动，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道心发现，人心自退，乃生我之处，故利。东北为艮，阴气剥阳将尽之方，阴气剥阳，顺其所欲，人心用事，道心将亡，乃死我之处，故不利。

利于生道心而退人心，不利于起人心而伤道心。生道心即能处险，退人心即能出险。然必利见大人，贞吉者，特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不识不知，无贪无求，即是道心。有道心即为大人，无道心即为小人，去人心，非见道心不能。见得道心，方能去得人心。

利见大人者，即利见于道心耳。道心一见，邪正即分，稳稳当当，性定情忘，不为人心所诱，止则能以御险，动则

能以济险。止之动之，皆是道心运用，以正遇险，险中守正，终必出险解险，完成大道，以吉全之矣。

初六，在蹇之初，与物未交，人心未起之时，若往而交物，即起人心而有蹇，不往而来，人心不起，道心常存，而美誉之德在是矣。此柔而谨慎于未蹇者也。

六二，与五相应，五为坎中真阳，如王。二为艮中真阴，如臣。真阳有险，即真阴有险，如王臣蹇蹇也。有蹇而能止于其所，虚人心、求道心，不以艰难困苦移其志，所谓匪躬之故欤？此柔而能处于蹇者也。

九三，刚躁太过，与险为邻，往即有蹇，幸其刚而得正，见险能止，不往来反，扫去人心，把持道心，遇蹇而无蹇。此刚而不入于蹇者也。

六四，独柔不刚，本自有险，强欲出险，往必有蹇，幸其屈己求人，不耻下问，来连有道之士，扩充其识见，道心渐生，人心渐去，终必出险而无蹇，此柔而借刚济蹇者也。

九五，阳陷于阴中，道心为人心所蔽，是谓大蹇。然刚中而正，借人心修道心，道心一来，人心即化，刚柔混合，先天之气，从虚无中凝结成丹，大变而能大济。此刚柔一气，而无蹇者也。

上六，在蹇之终，正当人心安静，道心发现之时，若不明火候，强制人心，反昧道心，往有蹇矣。

不制人心，来养道心，而硕大之德在是矣。然必利见大人者，大人为了道成真，出险之人，从险地一一经历过来，药物火候，无不通晓。蹇终之时，正是生门死户，可吉可凶之处，须要真师大人口传心授，方能杀里求生，出蹇济蹇，而不为阴阳所拘矣。此求师口诀，而济蹇者也。

然则，出蹇济蹇之道，须要真师诀破生门死户，方能济事。不知生门死户，不但道心识不得，即人心亦识不得。识不得道心，焉能生得道心？认不得人心，焉能去得人心？道心不生，人心不去，纵然弄尽旁门不蹇，而自致蹇，无益于性命，反伤于性命，可不畏哉！



（解卦第四十）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解者，脱散之义。卦德上震动、下坎险，阳气动而出险，险外之动，动之遂心，故谓解。此乘时采药之卦，承上睽卦而来。睽者，阴阳不和，悦明不当，阴气用事，阳气有陷，此解脱阳气之功不可缺。解脱阳气者，采药也。采药贵乎知时，若不知时，当面错过，阴气仍在，阳气又去，虽药在咫尺，未许我得。

悟真云："铅遇癸生须急采，金逢望后不堪尝"。当其一阳生于坤地，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天地之心回转。所谓西南得朋，正铅遇癸生，大药发现，道心震动，人心安静之时，此自然之解，吉之先见者也。是以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无所往而来复，非人所勉强而然，乃一时自然之现露出之于天。但天时已到，尤赖人力，急须下手扶阳抑阴，天人合发，借此一点阳气，复而又复，复于纯阳

无阴之地，道心常存，人心永灭，方是解去危难，纵横逆顺，无不如意，是以有攸往夙吉也。

夙者，早也。早则药气方生，属于先天；迟则药气已过，属于后天。药气方生而急采，则先天坚固而得吉；药气已过而始采，则后天又发而不吉。夙吉二字，大有深意，有不得不早者，所谓“若到一阳才动处，便宜进火莫延迟”者是也。

初六，居于至险之地，柔弱无能，不能自出，而知亲近有道之士，借他人之智慧，以解自己之昏暗，有咎者亦能无咎。此柔而借刚解险者也。

九二，以一阳而居于二阴之内，刚而能柔，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既不使人心为恶，如田中获狐，而不纵放其狐，又不求人心强灭，如得黄矢，而不伤害其狐。不纵不伤，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使其自消自化，不解而解，解之而最吉者。此刚而用柔解险者也。

六三，愚而自用，妄想天宝，无道心而强制人心，以心制心，不但不能去人心，而且有以招人心。如负物者欲乘车，自致寇伤，虽解事属正，然恃一己之阴，不求他家之阳，亦修道者取吝之事。此柔而强欲解险者也。

九四，刚而不正，又应初阴，道心中人心相杂，解阴而不果，如解而拇矣。

夫解散人心，所以振道心也。人心解去于道心来至，信之解之，在拇能动不能行，可见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矣。此刚为柔牵不解险者也。

六五，虚人心而求道心，是君子维有解也。道心为君子之心，人心为小人之心。道心之解与未解，可于人心验之，人心化尽，方是道心之难解，若稍有一点人心，而道心之难

犹未解去，故修道者必使宥密之中，而无丝毫滓质为极功。此点化群阴之解险者也。

上六，在解之终，一切客气尽消，只有人心未死，此一点人心，贪图无比，即罪之魁，如隼鸟栖于高墉，所当急须解去者，幸在解终，正气盛而邪气弱，以道心而解人心，直下断绝，无不利者。此大公无私之解险者也。

然则，解难出险之道，贵于知时，尤贵于刚柔相当，不先不后，不急不缓，乘时下手，未有不获利者。然所以获利处，总要知得西南坤位耳。

噫！药出西南是坤位，欲寻坤位岂离人，分明说破君须记，只恐相逢认不真。西南坤位，岂易知哉！

䷨ 上艮下兑 （损卦第四十一）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损者，减其有余也。卦德上艮止、下兑悦，有所悦而即止之，止其悦而无妄念。卦体二五，刚柔得中，虚实相应，刚而不至于躁，柔而不至于懦，减其有余，增其不足，故谓损。此损中有益之卦，承上蹇卦而来。蹇者，有险能止，后天中保先天之道。然欲保先天，非去后天不能。去后天者，

行损道也

但损之为道，是不顺其欲而止其欲。人多不能诚信于中，不能诚信，有始无终，不但不得吉，而且致其咎。若能诚信，则起念即真，信之于心，自能见之于行，不致吉而吉即在，不致咎而咎自无。虽然信于损固吉，固无咎，尤贵于信之得正，损之得正。世间观空守静，忘物忘形，至死不变之辈，何尝不是信于损？但信非所信，损非所损，有损无益，仍是不吉，仍是有咎。是以可贞于信，辨其是非，分其邪正，明于心而验于事，有攸往而无不利矣。但有往之利，虽利于信之正、损之正，尤贵乎真履实践，有始有终。若未到从容中道之地，而功不可歇，必须为道日损，为功日益，损之又损，益之又益，直至损无可损，益无可益，刚柔相应，内外合道，至善无恶，浑然天理，而损益之功，方无所用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簋为虚圆之物，二簋即二五刚柔之中。刚柔归中，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如一，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还原反本，圣胎有象，由是享自在无为之乐，我命由我不由天，信乎损而损中有益，岂小焉哉！

初九，刚决勇猛，言于损而即欲行其损，是以已事遄往，损之必能无咎也。但损之在初，恐其勇猛太过，有损而不正之夫，必酌其是非可否，而后损之，方是损中有益，而无一咎之损。此损之须谨于初者也。

九二，刚而有得于中，道心常存，人心不生，阴阳和合，金丹有象，正宜谨固牢藏之时，若不知止足而又损益，反起人心，有昧道心，不利且凶。盖以刚气归中，不偏不倚，弗可损益矣。此不损而亦不益者也。

六三，愚而无知，见景生情，不能损人心，而反用人心，求益而反有损，如三人行，则损一人矣。若知益中有损，而能损去人心之二心，益其道心之一心，阴阳相当，损中有益，如一人行，则得其友矣。此求益而必用损者也。

六四，纯阴无阳，其疾已深，幸其柔而得正，以阴顺阳，诚求他家不死之方，以损我家之沉疴。不能损者亦能损，不速损者亦速损。损中有益，不但有喜，而且无咎。此损柔而求刚益者也。

六五，柔而得中，止于其所，虚心即能实腹，虚实相应，刚柔相济，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或益之十朋之龟矣。

或益者，不求益而益，益出自然，非有勉强，乃返本还原之吉道，所谓“敲竹唤龟吞玉芝，鼓琴招凤饮刀圭”者在是。此损柔而刚自益者也。

上九，在损之终，是损之于无可损，益之于无可益，由明明德而止于至善。弗损益之，已是非一行之有咎，无一事之不正，全始全终，而得其吉矣。

修道至于止至善，道心常存，金丹凝结，以是往而点化人心，无有不利者。

盖道心者主人，人心者奴仆，道心用事，一步一趋，皆是天理，私欲不生，虽人心亦化为道心，得臣无家，滓质俱消，“群阴剥尽丹成熟，跳出凡笼寿万年。”此损益而归于至善者也。

损之功用，至精至微，不拘成规，随时变通，总以刚柔如一，止于至善无恶之地为极功。行损道者，可不诚信于损，全始全终乎！



（益卦第四十二）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益者，增加其不足也。卦德上巽入、下震动，动而渐入，不急不缓而入之，故谓益。此益中用损之卦，承上解卦而来。解者，阳气动而出险，渐生渐长，增益善之不足也。但益善非损不善，不能益其善，而损其不善，至于益之又益，损之又损，直至益无可益，损无可损，至于至善无恶之地而后已。是以利有攸往也。

人自无始劫以来，千生万死，罪积如山，孽深似海，轮回种子，愈久愈深，今欲行有益性命之事，非先拔去轮回种子不能济事。轮回种子岂能遽去哉？其事有火候、有工程，非可悬虚不实，须要循序渐进，步步出力，益道心、损人心，益正气、损邪气，益中有损，方能有济，利有攸往，利在于行出有益之事耳。但行有益之事，贵乎有始有终，若有始无终，仍是行而不利，无益有损。故有益、利行之道，惟在专心致志，下一番死工夫，从艰难困苦中做出，消尽历劫轮回种子，方能复我本来原物，是以又利涉大川也。大川至险，性命所关，若于至险之地能行去，则凡无险之处，自无不利矣。

卦德动而巽进，徐徐下功，不急不缓，其即随时增减之道乎。

初九，在益之初，即能勇猛直行，大作大用，是初念已真。能益于初，自能无咎于终。此用刚而决于益者也。

六二，柔顺中正，识急缓、知吉凶，炼己持心，损之又损，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阴阳相合，如或益之十朋之龟矣。

十朋之益，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如龟之蛰神藏气，圣胎有象，当斯时也，正宜守贞不二，沐浴温养，至于十月功完，脱胎成真，积功累行，护国祐民，受皇王之封号，用享于帝，天爵修成，而人爵即从之，其吉为何如乎？此用柔而自然益者也。

六三，不中不正，咎过极多，不可益以吉事，须用凶事，磨砺自能戒惧修省，有孚于中行也。有孚则心诚，中行则行谨，心诚行谨，公而无私，事无不可告于人者，如用圭通信，损中有益，凶事亦可化为吉事，始而有咎者，终可无咎。此用柔而勉强益者也。

六四，居于上巽之体，正当益已之后、益人之时，故中之于行，或因人指点，或借事开导，告其为人，人有益之公事，使学者心悦诚服，乐于从之耳。

然道高者毁来，德修者谤兴，必须依有大力者而为之，方能现身说法，使人迁善改过，是以利用为依迁国也。迁国之利，大行其道，如太颠之依文公，长春之依元帝。此无位者必借人力而益人者也。

九五，阳刚中正，大道完成，浑然天理，可信其惠心在内，而即有元善之吉矣。

夫惠心者，天良之心也。天良之心常存，视万物为一

体，视人我如一家，一言一行，俱有益于世道人心，又可信其有惠德矣。既有惠心，又有惠德，犹如风吹物，莫不鼓舞而兴起，如许逊令于旌阳，梅福官于南昌，皆能存惠心而行惠德。此有位者，不借人力而益人者也。

上九，刚而误用，不能益己，强欲益人，不但莫益于人，而且为人击责矣。

夫益人之道，先要能损己过，己过损去，而益于善矣。己善，而后可以善人。此循序渐进，恒久之心。若立心不恒，未益于己，即欲益人，无益有损，自取其凶。此好强者，未益己而即欲益人者也。

然则，益之为道，当道未成，必先益己，及道已成，再去益人。益已益人，各有其时，如未到已益之后，不可益人。然益已益人，总要先能损己之过耳。能损已过而至于无过，可以益已，可以益人，无往不利矣。



（夬卦第四十三）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上六，无号，终有凶。

夬者，决也。卦体一阴居于五阳之上，阳将纯而阴将尽，卦德健而和，和以行健，健而不猛，均有以阳去阴之

义，故谓夬。此以阳退阴之卦，承上损卦而来。损者，止其悦而不妄悦，所以进阳退阴，以正气而退客气也。客气者，识神所招，欲退客气，莫若先去识神。人自交于后天，识神用事，酒色迷真，财气乱性，情欲俱发，思虑纷生，心君迷惑，习于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岂能斩然决去哉！不能斩然决去，必须从容行事，随时下手，终必识灭，灭而元神复，人心化而道心全，重见本来乾元面目矣。但此识神为人心所恋，欲去识神，莫若先明其心。心若一明，则道心现，而识神易去，故夬扬于王庭也。

王庭者，心君所居之处，乃分辨邪正之地。心明邪正，则心不为识神所迷，易于去之。但识神用事已久，根深权大，非可冒然下手，必须急缓得法，方能济事。

曰孚号者，真心实意，以聚正气也。曰有厉者，戒慎恐惧，以防邪气也。曰告自邑者，炼己也。曰不利即戎者，待时也。

既能聚正气，又能防邪气，更能炼己待时，万缘皆空，只一识神，乘时而决之，未有不利者也。

卦德健而和，从容不迫，待时下手，即其决阴之妙诀乎？

初九，在决阴之初，独刚不柔，冒然前进，是壮于前趾矣。前趾之壮，不但不能决阴，而反有以助阴，阳不胜阴，无咎而自致咎。此刚而不谨于决阴者也。

九二，刚而能柔，儆惕自号，戒备严密，虽莫夜有戎，已伺于未发之先矣。何忧恤之有？此刚而能缓于决阴者也。

九三，刚躁太过，急欲成功，壮气现之于颊，宜有凶

道，幸其以正去邪，为君子夬夬之决，但嫌其独刚不柔，其行遇雨，若濡不能遽遂其志而有愠。然行既遇濡，始虽不能刚决，终必和决之，亦可无壮頄之咎矣。此刚而速于决阴者也。

九四，刚居不正，道心为人心所累，如臀无肤，其行次且而决阴不果。幸其道心未泯，能以牵引阳气而增长，本有悔而悔可亡。但嫌其不信决阴之言，道心中犹杂人心耳。此刚为柔伤，不知决阴者也。

九五，切近上阴，阴尊阳卑，道心为人心所瞒，贪恋识神，或决或不决，如苋陆夬夬。一时不能决断其根然。

夫道心人心所争者，毫发之间，这边是道心，那边是人心，果于决阴，便是道心，不果于决阴，便是人心。心者，神之室，识神与人心相连，故夬夬不定，幸其阳将纯、阴将尽之时，理终胜欲，虽决之不能自然，亦必勉强而能决，是以中于行，而可无咎。此刚为柔牵，勉强决阴者也。

上六，在决之终，群阴退尽，只有识神一阴未消，其时当决，其势必灭，阳气一进，阴气即化，是以无号终有凶。阴气之无号，即阳气之孚号，阴气之终凶，即阳气之终吉。此阳气纯全，阴气悉化之决者也。

然则，决阴之道，不可太刚，不可太柔，必须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渐次而决，进一分阳，退一分阴，阳气进全，阴气自化。若不知急缓运用，速欲成功，反助阴气，有伤阳气，阴气终不能退，故退阴之道，须要深明火候耳。



（姤卦第四十四）

姤。女壮，勿用取女。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九四，包无鱼，起凶。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者，遇也。不期而相遇之义。卦体一阴而入五阳之下，五阳而遇一阴，故谓姤。此防阴保阳之卦，承上益卦而来。益者，增其阳之不足也。增其不足，必自一阳增至于六阳，阳纯全而后已。

然阳极必生阴，一阴潜生，阳气即伤，故彖辞所以直谓姤，女壮也。但阳极必阴者，造化顺行后天之道，而能借阴全阳者。

圣人逆运先天之学，如本卦二五，刚而得中，通权达变，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可以出入乎阴阳之中，而不为阴阳所拘，用六而不为六所用，如遇女不取，阴气虽壮，终听命于阳气，不但阳气不伤，而且阴气亦渐消化，此防阴之功所由贵也。

初六，一阴潜生，其力足以敌五阳，如金柅能以止车于不行。修道者，守贞不失，防患于早，为吉。若有妄动，自招其阴，则凶。特以一阴进而群阴皆动，如一羸豕，能以引群豕而蹢躅，其机虽微，为害最大。此阴气之始生也。

九二，刚以柔用，戒慎恐惧，能防始生之阴，如鱼在包中不能为害，其利在主不在宾，盖已伺之于早矣。此防阴于

未发也。

九三，刚而自恃，不能防闲于早，阴气已发，制伏其难，道心中人心杂，如臀无肤，其行次且，主宰不定矣。幸其刚而守正，日乾夕惕，危厉自处，可无以阴伤阳之咎矣。此防阴于早发也。

九四，刚而失守，不能防阴而纵阴，坐观成败，道心有昧，人心乱生，祸起萧墙，如鱼出包中，无所不至矣。此不知防阴而见伤也。

九五，刚健中正，天人混合，以道心而制人心，如以杞之阳，包瓜之阴，黜聪毁智，光华内含，阴气不得而近之，以是处姤，人力可以回天，阳气不伤，阴气自化矣。此以阳防阴而无伤也。

上九，刚而高亢，不能防阴于早，阳极必阴，刚极必败，金丹得而复失，自取其咎，与阴无咎。此防阴不早而终伤也。

六爻，或知防阴，或不知防阴，或防阴于早，或防阴于迟，求其防于早，而阴不能生，其惟九二，以阳统阴，使其自消自化，得其中正者，其惟九五乎。防阴得其中正，用六而不为六所用，借阴保阳，不在是乎。

䷬ 上兑下坤　（萃卦第四十五）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

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萃者，聚也。卦德上兑悦、下坤顺，我顺人而人即悦，故谓萃。此攒簇药物之卦，承上夬卦而来。夬者，以阳而决阴也。决阴之道，乃丹头到手以后之事。当丹头未得，若无攒簇药物之功，而丹头不结。但人自有生以后，性相近而习相远，忘其本真，逐于外假，心神不定，精气耗散，非可遽能收摄，是贵乎以顺为体，以和为用，循序渐进，火候不差，专心致志，愈久愈力，自然已失者而可还，已去者而可返，犹如王者假神有庙也。

祖先为人之根本，忘其根本，则不孝而非人，王者假神在庙，所以使人人皆知有根本之当报耳。人之本来天真，如祖先之根本也。人之弃真认假，如忘祖先之根本也。人能收敛神气，修持性命，复还本来天真，如不忘祖先之根本也。王者之不忘根本，能以聚天下之人心。修道者之不忘根本，能以攒性命之大药。但此不忘根本之事，须要大人行之，非一切不知性命之小人所能行，是以利见于大人亨也。

盖大人者，正己而正物者也。正己则无我，神气不散，以正为己也。正物则无人，气质俱化，以正为物也。正己正物，内念不生，外物不入，内外一正，仁义礼智，皆本于信，金木水火，俱归于土，先天聚，后天化，性定命凝，聚正之亨利，岂小焉哉！

夫天之所以命于人者，正耳。人之所以极于天者，亦正耳。以正极天，不忘根本，如用大牲，上亨于天，未有不致其吉者。然用大牲致吉之道，非空空一念便能了事，须要

脚踏实地，一步步行去，方能成功。若知而不行，犹如不知，何能得吉？利有攸往，知之贵于行之耳。

初六，阴柔无断，不辨是非，或信此，或信彼，乃乱乃萃，信非所当信，聚非所当聚矣。幸应四阳，若知乱萃无益，自悔悲号，亲近真师，一经握引，暗中指点，当亦会得，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先号后笑，直下承当，不必忧恤，即时往而攒簇五行，和合四象，何患不到无咎之地哉！此改邪归正之萃也。

六二，居于三阴皆暗之中，一身纯阴，而能顺其所欲，渐次导引，化其气质之性，聚其真如之性，其利如用禴祭神，以诚感通，始而有咎者，终而可以无咎。此柔而守正之萃也。

六三，愚而自用，执着一已之阴，妄想成道，空而不实，是萃如必终，嗟如其无所利可知。幸其贤士在望，若能往而相聚，借刚济柔，亦可以免嗟如之咎。但不能聚正人于早，及至受其害而后聚，难免小吝矣。此柔而借刚之萃也。

九四，刚而能柔，阴阳相当，还丹凝结，大丹有望，不但聚之如意而大吉，必将聚于一无所咎之地矣。此凝结还丹之萃也。

九五，刚而中正，上智不移，正位凝命，无修无证，不待作为，五行一气，本自无咎。虽然无咎，嫌其居于悦体，自满自盈，信非所信，后悔必有。若知实腹而又虚心，行无为之事，温养圣胎，永于贞一，用天然真火，锻尽后天余阴，号曰无漏真人，何悔之不亡乎？此温养圣胎之萃也。

上六，愚而无知，误入旁门，以假为真，虽天宝在望，未许我聚，空空一世，临死方悔，赍恣涕洟，自致其伤，与

人无咎。此始不谨而终凶之萃也。

六爻各有所萃，是非邪正不同，求其阴阳相当，刚柔如一之萃，其惟九四乎？以虚养实，了命了性，其惟九五乎？

噫！金虾蟇，玉老鸦，认得真的是作家。

䷭ 上坤下巽 （升卦第四十六）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虚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六五，贞吉，升阶。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升者，自卑登高之义。卦德上坤顺、下巽入，徐缓进步，顺时而行，不即不离，渐入真常，故谓升。此谨慎火候之卦，承上姤卦而来。姤者，巽入于健，阳极阴生，邪气日进，正气日退，习染成性，渐入下愚不移之地矣。所以者何？因其阳失其健，阴亦不顺耳。

金丹大道，未复其阳，先顺其阴，阴若一顺，则人欲不生，正念常存，循序渐进，可以自无而至有，自虚而至实，下学上达，明善复初而无难，故升有元亨之道也。但此元亨之升，乃窃阴阳、夺造化，超凡入圣之事，其中火候细微，工程攸远，非一切妄猜私议，盲修瞎炼者所能行，必须真师口传心授，真知确见，方能一直前行，无阻无挡，是以用升之道，利于见大人也。大人，即完成大道之圣人。盖大人成己成物，一言一语，俱有道理。如风之无物不入，能以开人之智慧；如地之无物不长，能以救人之灾殃。见大人而后用

之，则药物得真，火候有准，可以勿恤，向明远行，一步有一步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自卑登高，由浅及深，终必进于圣贤之域，其吉为何如乎？

初六，性柔志刚，虚心自下，亲近有道之士，而高明者，未有不允其升，不授其真者。此柔而顺刚之升也。

九二，刚而有得于中，深明药物火候，以诚而入，以柔而用，渐次下功，如以禴祭神，用诚感通，必升于一无所咎之地矣。此刚而用柔之升也。

九三，予圣自雄，不知寻师访友，妄猜私议，冒然前进，欲向其前，反落于后，如升于虚邑，何能进于高明之地？此不知求师之升也。

六四，柔而守正，顺时进步，炼己持心，自卑登高，渐入佳境，如王用亨于岐山，未有不升于上者。此吉而无咎之升也。

六五，虚人心而求道心，虚心即能实腹，所谓一念回机，如同本得，其增益道德，如升阶之易，此柔而虚心之升也。

上六，愚而自用，执着一己之阴，妄想增升道德，了命了性，升之不息，冥之不息，愈升愈冥，焉能出晦暗而进于高明？若欲升之不冥，必须求师口诀，利于不息之贞，惩忿窒欲，闲邪存诚，愈久愈力，亦可升于明善复初之地。此柔而归正之升也。

升之为道，以刚道而行柔道也。卦德巽而顺行，外柔内刚，循序渐进，不急不缓，深造自得，未有不升于圣贤之堂奥者。然火候之秘，总要真师口传心授。彖曰："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可以知矣。



上兑 下坎 （困卦第四十七）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困者，穷难也。卦体下坎，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上兑，一阴居于二阳之上，均系阴浸其阳，阳气不通之象，故谓困。卦德险中出悦，悦出于险，兼有济困之义。此磨砺身心之卦，承上萃卦而来。萃者，由顺得悦，所以攒簇药物，返本还原也。但能攒簇于平易，不能攒簇于艰险，仍是不能顺、不能悦。特以修道者平易之境，皆能有守艰险之地，每多变志，或为衣食逼迫改念，或因疾病缠绵堕志，或因年老灰心，或因魔障歇功，诸如此类，皆是道心不力，为困所拘，终不成道。若果身困而心不困，境困而道不困，处险能悦，困中反有亨道矣。

虽然处险能悦，固为人所不及，亦必困所当困，若困所不当困，亦不得亨。盖困之亨道，在于得其正耳。以正处困，以正而亨，困而与时偕行也。与时偕行，惟俱中正之德之大人能之。特以大人者，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诸念不生，遇境难迁，素位而行，不愿乎外，不但所处得其吉，而且顺命能无咎。至于一切衣食之徒，不信于困，行险侥幸，

稍不如意，形于辞色，怨天尤人，咎即随之，何能致吉？以正处困，险而能悦，则为大人；困而不信，悦以行险，则为小人。同一险也，同一悦也，而大人小人分之。修道者，遇困可不守其正乎？

初六，在困之初，其困不大，又近二阳，不宜受困，乃柔弱无刚，自暴自弃，甘居人下，如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矣。如此之人，不当困而困，虽三岁之久，终不能出险。此小困而自致大困者也。

九二，阳陷阴中，正在衣禄不足之时，如困于酒食也。幸其刚而得中，为道忘躯，身困而心不困，一日苦尽甜生，大道完成，方且服天衣、食天禄，如朱绂方来，修天爵而人爵即从之，先困后亨，理有可必。

先困后亨之象，其利如用亨祀，以诚格天，久而见功，若正在困中，急欲出困，反招其凶，亦无咎，其困而不亨矣。此先困而后得亨者也。

六三，愚而自用，不知尊师敬友，为正人君子所嫌恶，如困于石，据于蒺藜，自入于困矣。如此之人，本无实学，自负有道，务外失内，亦如入于其宫，不见其妻，终亦必亡而已。此无困而自致困也。

九四，出险地而居悦体，正当济困之时，乃刚居于柔，不能速济，似乎以柔伤刚，来徐徐如困于金车，而有吝道矣。然在困以久，不能直行其道，徐徐而来，终有如意之时。此有困而渐济困者也。

九五，阳刚中正，遇合不偶，有大作之道，而无大作之时，难行法财两用之事，不能随心所欲，如劓鼻刖足，赤绂受困，此抱道者之大困也。

既在困中，未可强求于外，须当被褐怀玉，自苦自力，乃徐有悦也。徐悦之利，如用祭祀，以诚而入，日久功深，自有完成大道之时，此信困而渐出困者也。

上六，昏愚无知，自作聪明，妄猜私议，如葛藟抑扯，穿凿圣道，自谓得真，即便扭捏，日久受害，向前不得，退后不能，兢兢困危，是曰动悔，与其动而有悔，不若及早自悔，寻师访友，明而后行，始虽入于旁门，而受困致悔，终必闻乎大道，而征往得吉，此有悔而终出困者也。

六爻之用，有大人之困，有小人之困。大人之困，处险能悦，信其困而终无咎，小人之困，悦以行险，不信困而终有悔。困而致亨之道，险而能悦，待时守正，尽之矣。

䷯ 上坎下巽　（井卦第四十八）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洌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者，有本之水，养人不穷，取其养义。卦德上坎险、下巽入，渐进以通险，有险而能出，如木下水而出水，故谓井。此积功修德之卦，承上升卦而来。升者，巽进而顺行，所以增益其道德耳。道德增益，已巽进于无险之地，根本坚固，已无险而可以济人之险，于是积功修德，以己所养，养人之养，诚中达外，有益于彼，无伤于我，如井，改邑不改

井，无丧无德，往来井井也。

夫修道者，养己已足，如井有水也。养己之后而养人，如改邑也。以自养者养人，如不改井也。养人必本于自养，养己如是，养人如是，如井无丧无得也。以养己者养人，人已皆得其所养，如往来井井也。若未到成道以后，强欲化人，则谓无本，无本之养，内无主宰，随人使用，逐风扬尘，未益于人，先失其已，亦如井中取水，汔至于井，缧犹未至，井水羸其瓶，自取其凶。盖开导后学之事，在大道完成之后。大道完成，性命由我不由天，承先启后，可以有益于人，无伤于我。故六爻皆以自养为主也。

初六，性质本愚，不知求人以养己，乃无而为有，亦欲效高明者以养人，如旧井有泥无水，积污百端，禽亦不顾，焉能养人乎？此绝不知自养者也。

九二，正在养己之时，自养未足，即欲养人，无益于彼，先伤于我，如井谷外射（谷，音欲），仅能养鲋，瓮敝水漏，浸润有限，其所以益于人者少，而其所自失者多，此养己未足者也。

九三，进于下体之上，养己已到可以养人之时，但近于险，未遇知音，限于不得养，如井水渫泛而无人食之也。然虽无人食，其道德崇高，望之者默相感化，是以为我心恻也。心恻者何？以其可用汲，望其有明眼，王公大人信而取用，则人人皆得法范，而受福无穷矣。此养己已足者也。

九四，居于险体，虽无养人之德，幸其柔而守正，能知自养，如井之甃以防险，内不伤而外不损，可无陷人之咎矣。此自知养己者也。

九五，阳居阴内，外虚内实，虚实如一，刚柔混合，大

道完成，是谓有本之水，如井洌寒泉，所养深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养己足而可养人者也。

上六，养己已到，如井功已收，可以勿幕井口，因人开导，自能有益于人，无伤于我。特以其吉已在于养己之初矣。此养人必本于养己者也。

然则，养人之事，在成道以后，若未成道，未可养人，强欲养人，即有羸瓶之凶，养人者可不知先自养乎。

卷　四



（革卦第四十九）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者，去而不用之义，所以去旧也。卦德上兑悦、下离明，悦本于明，以明制悦，悦而不得有妄，明而不得有昧，明中出悦，悦中有明，故谓革。

卦象兑为西方金，离为南方火，以火炼金，金遇火而生明返伤，火遇金而入库返本，亦革之义。此煅炼阴气之卦，承上困卦而来。困者，险中出悦，所以取坎中真阳以出险也。然能取坎中真阳，而不能复离中真阴，金丹不结，仍不得悦，此明中出悦之道，不可缺也。明中出悦，煅炼阴气之功也。煅炼阴气，是煅炼己之私欲，无我之谓也。

人为万物之灵，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正气而生，当有生之初，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至善无恶，真性炯炯，虚灵不

昧，喜怒哀乐，不着于心，富贵穷通，不动其意，虎兕不能伤，刀兵不能加，水火不能浸，生死不能累，饥只食，寒只衣，无思无虑，德本明也。及至二八，阳极生阴，后天用事，气质之性发，知识之窍开。当斯时也，惟天纵上智之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能保先天之真，而不为后天所伤。其次，中下之人，鲜有不为后天所规弄者。

自此而后，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认假为真，弃正入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性相近而习相远，明德有伤，新者积而成旧，净者染而有垢，此旧染之污，所由来也。原其有旧染之污者，皆由有己，一有其己，则道心昧而人心生，明非所明，悦非所悦，顺其所欲，无所不至矣。

革者，即革其己之不明，以复于明耳。然欲革其己之不明，须要己先能明，己既能明，则信于革，而己之不明可革矣。是以革之道，巳日乃孚也。

日者，明之象。孚者，信之谓。不明不信，能明乃信，明之信之，初念已真，未有不能革己者。是以革有元亨之道也。但革虽有元亨之道，又须革之得正，若是非不分，真假罔辨，一概革之，入于顽空寂灭之学，不正即不利，不利仍是不元亨，惟以正而革，克己复礼，去妄存诚，煅去后天一切滓质，现出先天一灵真性。到此地位，还原返本，浑然天理，纯白无玷，有己之悔可亡矣。是道也，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是在人之能信于革耳。

初九，刚而不明，不能逆革其内，乃顺革于外，如巩用黄牛之革，顾外失内，固执不通。此舍本逐末之革也。

六二，虚心自处，明于革而先能去其私欲，私欲能去，则无己，无己则有人，有人则以己求人，即能实腹，实腹

而已愈明，是以征吉，而且无咎。此虚心求明之革也。

九三，刚而太过，只知革人，不知革己，虽革事得正，亦有凶属。盖以不能革己，即欲革人，不但人不受我革，且将有言来革我，虽欲不自革而不能。是以革言三就也。三就之革，可信其终于不能革己矣。此自大自尊之革也。

九四，有刚不用，是以有悔可亡，悔出于不信革己。若信革己，刚即能柔，可以变化气质，而不为阴阳所拘，岂仅有已之悔可亡，方且有改命之吉。此刚以柔用之革也。

九五，阳刚中正，主宰在内，扶阳抑阴，开生门、闭死户，留人道、塞鬼路，一切客气，自消自化，如虎威常在，不变之变，无容占而可信其已革矣。此大人用刚有为之革也。

上六，在革之终。柔而得正，炼己功勤，虚极静笃，如豹不威之变，诚中达外，气质俱化，根尘全消，净倮倮、赤洒洒，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矣。此君子用柔无为之革也。然用柔无为之革，惟有信心之君子能之，一切不信心之小人，则不能。盖小人者，革面不革心，志念不坚，有始无终，必落空亡而致凶。君子者，永居于贞，志念良久，愈久愈力，终必成道而得吉。此邪正结果之革也。

六爻俱有革道，是非不等，总以无己为归着，若稍有一点己在，革去而又来，阴气不尽，阳气不纯，古经所谓“七返还丹在人，先须炼己待时”者，正欲其革去一切旧药之污，不使有丝毫之疵，留于方寸之中也。



（鼎卦第五十）

鼎。元吉。亨。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鼎者，烹煎煅炼之器，所以取新也。卦德上离明、下巽入，巽进而生明，其心日下，其明日增，下而又下，增而又增。且卦体二五，虚实相应，明中能虚，巽中能实。虚明，则明无不照，而富贵穷通不能动其心。实巽，则德无不修，而吉凶祸福不能乱其性。巽进而生明，虚明而巽进，虚实相济，如火得木而光华倍增，如木遇火而浊气悉化，有煅炼烹煎之义，故谓鼎。此煅炼大药之卦，承上井卦而来。井者，巽进而通险，险通则后天所陷之真阳已出，大药已生，可以巽进其明，运火煅炼矣。煅炼之功，所以消化阴气、坚固阳气，使生者而熟，旧者而新，能以明心，能以凝命，是以鼎本元吉，而又有亨道也。

元者，善之长生之机，鼎之烹煎大药，即烹煎此生机不坏，万劫长存耳。但是道也，有火候，有次序，毫毛差殊，金丹不成，是在人先须穷究实理耳。

初六，在鼎之下，为下德之人，性质昏愚，其趾多颠而不正，欲立其鼎，不利于取新，利于去旧，能去其旧，则否出而趾不颠，周周正正，止于其所而不迁，如妾本下贱，生

子则贵，亦可无咎，其初之有颠矣。此炼己之事，为立鼎之初功也。

九二，刚而得中，真阳返回，已实其腹矣。腹既能实，道心常存，人心不生，如我仇有疾，不我能即矣。此养道心，自无人心也。

九三，独刚无柔，实腹之后，不知虚心，是革去鼎耳，虽能了命，未能了性，其行塞窒，不能通前达后，寿同天地一愚夫，如不食雉膏也。幸其刚而守正，方雨行塞，有亏即悔，悔则自能虚心，既能虚心，其行不塞，由了命而又了性，终得以吉全之。此有道心，又虚人心也。

九四，由巽入明，金丹有象，正当防危虑险，用天然真火，煅尽后天群阴之时，乃刚为柔牵，鼎足又折，起人心而伤道心，如公馀覆餗命宝，得而复失，形虽存而神已丧，其凶不可言矣。此起人心，有昧道心也。

六五，柔顺得中，虚人心而用道心，如鼎黄耳、金铉也。黄耳者，鼎耳之中虚。金铉者，鼎扃之中实，鼎耳贯鼎扃，刚柔相济，虚实相应，火即是药，药即是火。当此之时，利于贞一不二，防危虑险，不必分外增减矣。此虚人心而养道心也。

上九，在鼎之终，鼎新之功已尽，有无俱不立，物我须归空，静则无为，动则自然，刚即是柔，柔即是刚，不用刚而刚全，不用明而明通，已到至诚，可以前知地位，如鼎之玉铉也。铉而至玉，刚柔如一，气质俱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乃修道之极功，圣贤之全能，超出乎阴阳之外，而不为阴阳所拘，是以大吉，无不利。此道心人心俱皆混化也。

修鼎之功，有刚有柔，有进有退，有增有减，不到有无不立，神化不测之地，不为极功。若不知刚柔、进退、增减之法，不落于三之鼎耳革，即归于四之覆公悚，毫发之差，千里之失。修道者，可不巽缓进明、谨慎火候乎！

䷲ 上震下震　（震卦第五十一）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震者，动也。取象为雷，卦体一阳生于二阴之下，静中有动，二震相合，由此动而达彼动，由彼动而生此动，千动万动，总是一动，故谓震。此动而行道，恐惧修省之卦，承上革卦而来。革者，由明得悦，以火炼金，革去旧染也。革去旧染，非是忘物忘形，灰心息念之谓，须要在动中革去，方能济事。

盖大道活活泼泼，不色不空，依世法而修道法，借人事而修天德，有为无为，了性了命，无穷事业，尽要在动中做出，是以震有亨道也。但动有内动、有外动。内动者，内念之动；外动者，物来之动。内动属我，外动属彼。内动真，则外动亦真；内动假，则外动亦假。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戒慎乎其内动也。恐惧乎其所不闻，恐惧乎其内动也。

内无妄动，自有真动，真动之动，终日动未尝动，以是

而应外来之动，皆以无心应之，是以震来虩虩、笑言哑哑也。震来者，静中忽有动来也。虩虩者，惧貌。哑哑者，笑声。人之一念之善，道心发现，便是天堂；一念之恶，人心做作，便是地狱。地狱天堂，非世间所有，皆在人心生出，念之善恶，邪正分之，生死关之，有念而能修省之。

恶念渐去，善念渐生，久之念念相续，昏归于正，则道心常存，人心不起，浩气充塞，主人公稳坐中央，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一切事物之来，言笑自若，哑哑应之，付于无心而已。雷震惊百里，亦不丧匕鬯矣。匕者，箸也。鬯者，美酒也。雷震百里，其声至大，易足惊人，遇此而能不丧匕鬯，则其声色货利，富贵穷通，一切逆顺境遇，必不能动于中矣。

盖君子惧内动，不惧外动。惧内动者，养其气也。不惧外动者，不动其气也。内能养气，外不动气，时动则动，时不动则不动，与雷同道，与时偕行，千动万动，俱是真动，何碍于动。震之亨者，正在此也。

初九，在动之初，而能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之中，是以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也。先虩虩者，辨别是非，谨之于始也。后哑哑者，得心应手，全之于终也。先惧后喜，动之而最吉者。此刚而得正之动者也。

六二，以柔乘刚，妄想太高，行其所不能行，是有失主意，动其危厉之亿，如丧贝登跻于九陵之上矣。幸其柔而守正，虽亿而不敢妄行，即此便是生意，不必再寻生意，而危厉可无，是以勿逐七日得。此柔而恐惧于内动者也。

六三，柔居刚位，既惧己之无能，又惧事之犯难，内外一惧，苏苏战慄，身心不能自主矣。然性柔志刚，能亲有道

之士，借刚济柔，不能行者亦能行，是以震行而得无眚。此柔而恐惧求人者也。

九四，刚居不正，又在二阴之间，日与小人为伍，有行道之力，而无行道之志，是遂泥之动，一步不能前进矣。此刚而不知恐惧者也。

六五，独柔无刚，有动之时，无动之德，往亿来亿，亿而不果，恐惧危厉之亿，何济于事？幸其柔而得中，不敢妄为，无丧行于外，有惧事于内，亦不失其柔之本质。此柔而恐惧谨外者也。

上六，在重震之上，内外一惧，而无实行，是以震索索，视矍矍也。索索矍矍，懦弱无能，以一惧而终其事，不能远达，无凶而亦有凶。然在外动之极，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本有咎者，亦可无咎。无咎者，以其恐人为恶。为恶，则贤人君子必将导引为善，是以婚媾有言矣。此柔而恐惧于人者也。

六爻皆有惧道，或内惧，或外惧，或致凶，或无咎，皆为修省得吉之道。求其惧于内，而不惧于外，谨于始而能全于终者。其惟初九之一爻乎？

然则，修省之道，必以内惧外不惧为贵。内惧者，谨之于内也。外不惧者，见之于行也。先恐惧而后修持，一切外物，不得而动之，可以尽性，可以全命，顺之逆之，无可无不可矣。

䷳ 上艮 下艮　（艮卦第五十二）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初

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

艮者，止也。取象为山，卦体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尊阴卑，阳统阴而阴顺阳，阳不为阴所伤，内止外止，止于内而又止于外，一止而内外贯之，故谓艮。此静以养气，择善固执之卦，承上鼎卦而来。鼎者，巽进而生明，明出于巽，明而无处不通，无处有伤，烹炼大丹之功。然欲烹炼大丹，非择善固执，止于其所者不能。止于其所，非空空无为，其道有行有止，行之止之，皆止于其所也。卦德内止者，止而止于其所也。外止者，行而止于其所也。止以养所止，行以验所止，以此止而通彼止，以彼止而达此止，行止皆归于一止。止而又止，如以此止背彼止，故谓艮其背。以止背止，是由止而行，行以验止，行止相连，止而不入于空寂，行而不涉于放荡，行即是止，止即是行，止固止，行亦止，内外一止，止于其所而不迁，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也。不获其身者，无我也。行庭不见人者，无人也。凡人，有人我之分，内外之别者，由于有心，有心则有我，有我则有人，有我有人，不知其所止矣。能艮其背，则人我之心俱化，无人我之心，则人心去而道心生，只有一理以理行止。

静则守正，以理而止，不由身而止，止其所，内不知有身也。动则行正，以理而行，不顺人而行，止其所，外不知有人也。无我无人，既能止内，又能止外，动静随时，内外合道，行之止之，皆出无心，一理而已。更何有咎之不无乎？

学者能于艮其背上用功夫，止于其所，不动不摇，则得

其一而万事毕，何患金丹不结、大道不成乎？

初六，自卑自下，不敢妄动，如艮其趾也。止之于趾，非礼不履，初念已真，止而即能无咎。然柔者多无主宰，恐有止而不固之嫌，惟利于永贞，久于其道，方能始终而无一咎矣。此恒久守正之止也。

六二，柔而无刚，止之不固，稍进于上，如艮其腓也。腓不自行，随足而行，止之于腓，由于无刚明者以拯援，是以其心不快，不得不止耳。此柔而勉强之止也。

九三，刚而不柔，躁动无忌，如腰夤也。知进而不知退，必败其刚，有限而止，如列其夤也。列夤之上，其厉在于熏心好胜，急欲成功耳。此刚而勉强之止也。

六四，柔而守正，虽动而不易其方，如艮其身也。能止于身，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是以无咎。此柔而治己之止也。

六五，柔而得中，止于内，而又止于外，如艮其辅也。辅口开即动，止之于辅口不妄开，必言不妄发。即或有言，是有序之言，或言而益于世道人心，或言而关乎身心性命，自不能行、引人于善，亦积功立德之事，本有悔而悔可亡。此柔而益人之止也。

上九，在重艮之上，既能内止，又能外止，内外一止，是谓敦艮。止而至敦，刚柔悉化，性定情忘，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无生无灭，如崇高太山，与天地同长久。此全始全终之止也。

然则，止于其所之道，必须有为无为，行止如一，阴阳混化，止于至善无恶之地，方为极功。若不到至善无恶之地，未云全吉。修道者，可不知其所止之地乎？



（渐卦第五十三）

渐。女归吉，利贞。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渐者，徐缓不速之义。卦德上巽入、下艮止，止于其所而徐入，故谓渐。此循序渐修之卦，承上震卦而来。震者，动而修省，不妄动也。不妄动，则戒慎恐惧，刚气在内，心坚志远，可以修金丹有为之道矣。有为之道，乃后天中返先天之道。返先天，所以使无者而复有，去者而仍还也。无者使有，去者仍还，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火候细微，工程攸远，必须循序渐进，方能深造自得。

卦之刚止于内，柔巽于外，以刚用柔，借柔养刚，实以虚用，虚以实行，刚柔相当，虚实兼该，如二五阴阳相应，真阴真阳，自然匹配，非若假阴假阳，强求之合。是道也，如女归之地也。几女归男，男先求女，用媒妁以通信，两家无嫌，然后女归男家，男贪女爱，生子生孙，夫妻偕老，此女归之吉，即男子之吉。若男不求女，女先求男，不用媒妁，私通苟合，急欲速成，不但女不吉，即男亦不吉，男女俱皆不吉，不过遂一时之乐，久必败事。故修道者，用渐修之功，不求速成，刚以柔用，如以男求女也。不急不缓，循序而进，愈久愈力，如用媒妁以礼通信也。功夫到日，由勉强而归，自然

阴阳相合，刚柔混成，一粒灵丹，自虚无中凝结成象，如女归男，男女匹配，而自生育，是以渐修之道，如女归则吉也。

但渐进虽吉，尤利于渐之得正，若不得正，亦不得吉。彼世之炉火闺丹，着空执相之徒，有终身行之不休不歇者，何尝不云渐。但渐之不得其正，空空一世，到老无成，其吉安在？故必以正而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自有为而入无为，由勉强而抵自然，未有大道不成者也。

初六，在渐之至下，如鸿渐于干也。干为水涯下流之地，渐之于干，失其高飞之序。始不谨而终必凶，及至年满月尽，反怨丹经之谬，是小子危厉而有言矣。有言之厉，自取之耳，与人无咎。此柔而不正之渐也。

六二，止而得中，如鸿渐于磐矣。磐为平稳之石，磐亦非鸿止之处，渐之于磐，炼己待时，虚心即能实腹，是以饮食衎衎，乐在其中，其吉可知。此柔而得中之渐也。

九三，刚而不中，渐之太高，如鸿渐于陆矣。陆为平顶之大山，渐之于陆，失其自卑登高之序，急欲成功，阴阳不和，涉假伤真，如夫征不复，贪恋外妻，妇孕不育，私通奸夫，适以取凶而已。

凶之者，以其刚道贵于止所而御寇，不贵于自用而为寇。此刚而失守之渐也。

六四，以柔居柔，如鸿渐于木，或得其桷矣。桷为屋角之平，木亦非鸿止之处，渐之于桷，或可渐时休歇，虚极静笃，以待阳复，自无当面错过之咎矣。此柔而守正之渐也。

九五，阳刚中正，如鸿渐于陵矣。陵为山之高而得中者，刚渐于中，燥气俱化，真阴真阳，性情和合，不复为假阴假阳所隔，如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也。真复假化，真阴

真阳，两弦之气，结而为丹，不孕者亦孕，所谓“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其吉为何如乎？此刚柔混合之渐也。

上九，在渐之终，刚柔悉化，自卑登高，渐无可渐，圣胎完成，如鸿渐于陆，栖于平稳之处矣。渐于平稳，正当休歇罢功，修德修行，接引方来之时，是以其羽可用为仪吉。此全始全终之渐也。

六爻俱有渐道，惟初之太弱，三之太刚，非渐之吉道，其余四爻，皆循序渐进之功，或柔或刚，各随时而行，渐进之全体，大用毕露矣。

䷵ 上震下兑 （归妹卦第五十四）

归妹。征凶，无攸利。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归妹者，交合不正之义。卦德上震动、下兑悦，内悦而外动，以动而遂说，顺悦之动，如以女求男，阴先阳后，交合不正，故谓归妹。此假中求真之卦，承上艮卦而来。艮者，止于其所，去其不正之悦，非礼之动耳。

人当先天未破，后天未交之时，阴阳合一，阳统阴而阴顺阳，一气流行，生机不息，浑然天理，不待人力而自交者也。及其后天用事，先天真阳走失于外，识神借灵生妄，

阴差阳错，五行相杂，欲动情生，心与物交．由内以悦外，因外以动内，我家之阳，皆为他家所消矣。

我家者，东家，属震。他家者，西家，属兑。东家为主，性也。西家为客，情也。以兑求震，是以情乱性，客气贼害主气矣。且兑为金，主刑杀。震为木，主生德。以刑杀而克生德，阳气日消，阴气日长，消而又消，长而又长，阴纯阳尽，虽欲不死而不能，是以归妹征凶，无攸利也。然归妹以兑求震，虽交合不正，圣人有后天中返先天之道，若以震家而求兑家，不但不为兑金所克，而且能盗兑中摄去之真阳，复还于震，情来归性，刑化为德，木性爱金顺义，金情恋木慈仁，金木交并，性情相合，由不正而仍归正，还元返本，圣胎凝结，逢凶化吉，无攸利者，而亦无不利矣。试明不正中之正。

初九，刚而居下，如归妹以娣，娣为从嫁之妻，妹以娣自屈，时不正而德正，非礼不履，又如跛而能履，外物不得点染，以是往而修道，悦所当悦，未有不致其吉者。此时不正而能守正者也。

九二，刚以柔用，外暗内明，如眇而能视，抱道幽居，守贞不二，以性命为一大事，自有真乐，不恋假乐，无时不贞，无事不利。此能守正而不入不正者也。

六三，柔而不正，务外失内，认假伤真，自取下贱，如归妹以须矣。若能反而悔悟，以须归娣，亲近贤人，虽不能入于圣贤大道，亦可免其不正之愆。此反不正而就于正者也。

九四，刚居于柔，炼己待时，如归妹愆期，迟归有时也。愆期者，非时不动，去人心也。迟归者，动必有时，复道

心也。去人心，复道心，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者在是。此由不正而待时复正者也。

六五，柔顺虚心，屈尊下贤，由不正而求其正，如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借人济己，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亦如月与日交，得以生明，而几望其光之吉，不可限量。此本不正借人归正者也。

上六，昏愚无知，误入旁门，在后天阴阳中作活计，强求强合，妄冀长生，反而促死。如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私通苟合，一旦事败，性命有伤，其无攸利可知，此终归不正，不知反正者也。

然则，顺其后天阴阳者，终落空亡，逆其先天阴阳者，必归实济。顺为凡，逆为仙，只在中间颠倒颠，逆运之道，岂易知哉！

䷶ 上震下离　（丰卦第五十五）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昧，折其右肱，无咎。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六五，来章，有庆誉，吉。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丰者，盛大也。明动相济，明大而动大，故谓丰。此运火防危之卦，承上渐卦而来。渐者，止而巽行，所以循序渐进，不使火候有差耳。火者，明之象，运火即运明也。明为

觉察之德，能觉则有道心，而神知；能察则无人心，而心明。神知心明，潜修密炼，明于动而动必明，其明日增，其动日大，明动并行，修道最易，此丰之所以有亨道也。

然明动之丰虽亨，须要知进知退，能大能小，防危虑险，方能丰者长丰，亨者长亨，如王假之有勿忧之道也。假者，大也。王者，当治道丰盛之时，诸事易于尚大，大而知保，何忧其大，勿忧之道为何道？宜日中之道也。

日为离明之象。中者，无偏无倚之谓。进明丰足，火候已到，药物已成，急宜灶底抽薪，住火停轮，当止即止，明不过用也。明不过用，进退随时，刚柔相当，不偏不倚，未丰者能以致，已丰者能以保，更何忧其丰而又不丰乎？

初九，在丰之初，其明不大，正当致丰之时，有应同德之贤，是遇其配主矣。遇配主而彼此资益，以增其明，虽在旬初，可以无咎，其用刚往而有尚，其理可决。此刚而致丰于始也。

六二，所应非人，不但不能增明，反蔽其明，如丰其蔀，日中见斗矣。斗见日中，日光不胜斗光，其明障蔽不通，以是往而运火行符，是非罔辨，其行犯难，必得疑疾矣。幸其真师在望，若知己不明，诚求他家之明，借刚济柔，奋发精神，勇猛前进，不但无疑，而且致吉。此柔而借刚致丰也。

九三，用明太过，欲丰其明，反昧其明，如日中见沫矣。沫见日中，日光不胜星光，明伤极矣。原其故，只知用刚，不知用柔，只知用明，不知养明。其进锐者，其退速，如折其右肱，自取其败，与人无咎。此刚而不能柔之丰也。

九四，刚居动体，有近于阴，不但不能丰明，而且有以

丰蔀，如日中见斗矣。然刚而能柔，不用其明，能养其明，是以遇其夷，主吉。

夷者，视而不见，隐藏之谓。大凡真正修道之士，被褐怀玉，多隐于卑下之处，人不能识，而能遇之，彼此劝勉，养明而不用明，明自不伤，刚自不败。此刚而能柔之丰也。

六五，柔顺得中，虚心即能实腹，是以来章有庆誉也。来章者，虚实生白，神明自来也。有庆誉者，始于有作无人见，及至无为众始之也。

五在正丰之时，虚实相应，明动自然，金丹已结，正宜行无为之道，用文火以温养。此柔而无为之丰也。

上六，柔而无知，不明大道，孤寂守静，自满自足，虚装门面，入于黑暗不明之地，如有屋无人，不明于始，见凶于终，丰之极，凶之极，所谓巍巍佛堂，其中无佛者即是。此柔而顽空之丰也。

然则，丰之为道，未丰，须当先明后行而致丰；已丰，须当住火停轮而保丰。致丰保丰，各随其时，防危虑险，用明运火，不失之太过，不失之不及，得其中为吉欤。

䷷ 上离下艮 （旅卦第五十六）

旅。小亨。旅贞吉。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旅者，过而不留之义。卦德上离明、下艮止，止以用

明，明本于止，止其明而不轻用，故谓旅。此养火出尘之卦，承上归妹而来。归妹者，悦而妄动，顺其后天之阴，埋没先天之阳，以假为真，以苦为乐。

修道者，先须看破世事，一切万缘万有，以旅视之，不悦假伤真，不因外动内，明于止而止其所，止其明而明不伤，明止并用，可以在尘出尘矣。是以旅小而得亨，旅贞而得吉也。

小亨者，以止行明，明不妄用也。贞吉者，明本于止，止于至善也。以止行明，对景而忘情，明本于止，黜聪而毁智，不动不摇，如山之稳定地上，不惛不迷，如日之光照天中，内无所动，外无所昧，有事明以应之，无事明以止之，无贪无求，不迎不随，不留不滞。

盖以旅之为道，一过而已，非可久恋他乡，顾其外而忘其内，逐于末而弃其本，可明则明，虽明亦止，当止即止，虽止亦明，明止如一，有何不亨，有何不吉乎？

初六，柔而不明，不能看破世事，于止不知其所止，或旅于此，或旅于彼，琐琐不休，自取其灾。此柔而不正之旅也。

六二，柔顺得中，止于其所，如旅人即之于次，内怀资斧也。有资本而和光混合，与下流同居，可以不为下流所惑，所谓"圆即圆兮方即方，教人争得见行藏"者即此。此柔而中正之旅也。

九三，刚而不柔，不能止内，强欲止外，断绝人事，惊愚骇俗，如旅焚其次，丧其童仆矣。焚次之旅，虽旅事得正，起人嫌疑，亦招灾取厉之道。此刚而太过之旅也。

九四，刚而且明，如在处之旅，把柄在手，成己之后，

又当成物，可以随方结缘，积功累行而无难矣。然此应皆阴，虽有资斧，而无知音，不能如愿，是以我心不快。

自古有资斧而不能大行其道者，比比皆然。此刚而不得时之旅也。

六五，柔顺虚中，如射雉一矢亡也。射雉者，不用明也。矢亡者，不用刚也。不用明而明足，不用刚而刚全，刚明俱皆不用，气质悉化，因物付物，既不失乎己，又不背乎人，德足服众，终得以誉名命之，此柔顺而能和光之旅也。

上九，恃刚用明，自尊自大，明于责人，暗于责己，无益于彼，有伤于我，如鸟焚其巢之旅，先笑后咷，始而用明，终而败明，丧牛于易之凶，岂能免诸。此明而误用之旅也。

六爻之旅，或旅于内，或旅于外，或刚于旅，或柔于旅，求其止于内而旅于外者，其惟六二，虚于己而旅于人者，其惟六五乎？知此者，可以处世不灭世，可以在世能出世矣。

䷸ 上巽 下巽　（巽卦第五十七）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九三，频巽，吝。六四，悔亡，田获三品。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巽者，进入也，伏下也，柔顺渐进之谓。巽即为风，卦体一阴伏于二阳之下，以柔道而行刚道，不急不缓，渐次而进，既内巽而又外巽，既下巽而又上巽，由近达远，自卑登高，如风渐吹渐远，渐吹渐高，无处不到，故谓巽。此柔巽进道

之卦，承上丰卦而来。

丰者，明动合一，曲直应物，潜跃随心，性命由我不由天矣。然明动合一之道，岂易成哉，苟非柔巽渐进之功不能。柔巽则耐久，渐进则能入，柔巽渐进，愈久愈力，工夫不缺，终必自于深造自得，是以巽小而有亨道也。但能巽虽是亨道，或知其巽而不能行其巽者有矣；或能巽下，不能巽上者有矣；或能巽上，不能巽下者有矣；或巽于顺，不能巽于逆者有矣；或巽于始，不能巽于终者有矣。凡此皆不能实行巽进之道。巽而不通，求其知行兼能，刚柔并用，能上能下、能顺能逆，能内能外，始终如一之巽，惟具中正之大人能之，是以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也。

夫大人者，以性命为重，以道德为贵，视幻身如枯木，视富贵如浮云，内常有余，外若不足，真履实践，渐次进步，心坚志远，不到大道完成之后，绝不休歇，故利。若非大人，执于一偏，巽而不中不正，何能有往有利？此有往之利，必归于大人耳。

初六，柔而无刚，逡（qūn音囷）畏不力，方进即退，终难深造。然大道人人有分，特患无志耳。果若有志，亲近真师，叩求口诀，勇猛精进，如武人之贞，未有入道不利者。此柔而借刚之巽也。

九二，刚以柔用，不满不盈，屈己下人，如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不但治己得吉，而且应人亦无咎。此刚而能柔之巽也。

九三，自满自盈，有己无人，不能虚心请益，由下而上巽，乃自用聪明，由上而上巽，本欲向前，反成落后，是谓频巽。巽至于频，顺者能巽，逆者不巽，或巽或不巽，适以取吝而已。此刚而不能柔之巽也。

六四，独柔无刚，似乎柔之太过，不能深造而有悔　然柔之得正，上近五刚，巽顺于上，而得上之济，是获上之一品也。下近三刚，巽顺于下，而得下之济，是获下之一品也。阴居阳中，顺之逆之，皆不失其正，是获中之一品也。上、中、下三品大药。归于中央，阴阳混合，金丹有象，纯是生机，如田中种物，无有不告成者，有何悔之不亡乎？此柔而中正之巽也。

九五，刚而能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以有悔可亡，而修道无不利矣。其利者，盖以刚而能柔之大人，能下能上，始而巽以自下，似乎用柔伤刚，是无初也。既而巽进于上，反能借柔全刚，是有终也。无初有终之象，如月之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先庚三日在于二十八，后庚在于初三，二十八微阳消于艮地，至三十光辉全隐，自二十八至三十，方三日，所谓"先庚三日"也。晦朔之半，月沾日光，阴中藏阳，至初三，现蛾眉之光于庚方，自初一至初三，方三日，所谓"后庚三日"也。先庚三日，巽藏其阳，后庚三日，巽进其阳。金丹之道先巽下而深造用其柔，后巽上而自得全其刚，阴中含阳，阳中用阴，大小无伤，至中至正，金丹凝结，刚巽之利，其吉莫大焉。此刚柔两用之巽也。

上九，在巽之终，巽下之功已毕，柔道宜退，刚道宜进，可以点化群阴之时，不必下巽，须当上巽，居于床上矣。若固执不通，宜在床上者，终在床下。柔过于刚，阴气不化，必致大药得而复失，前功俱废，贞而有凶，可于理决之，此柔过于刚之巽也。

然则，巽进渐入之道，须要识急缓、辨吉凶、知止足，可刚则刚，可柔则柔，随时而用，巽进于刚柔中，正为极功也。



（总卦第五十八）

兑。亨。利贞。初九，和兑，吉。九二，孚兑，吉，悔亡。六三，来兑，凶。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剥，有厉。上六，引兑。

兑者，悦也。卦体二阳在下，一阴在上，虚于外而实于内，取象为泽，其德为悦，泽之为物，所以浸润万物，悦成万物者，内悦外悦，自内而达外，由外以通内，内外相合，彼此无间，故谓兑。此悦于修道之卦，承上旅卦而来。旅者，以止行明，明不妄用，有志于道，而一切外物不得移之。

夫志于道，悦于道者也。悦于道，即能行其道，是以兑有亨道也。然悦于道虽亨，尤利于贞，贞则利，而遂其悦，不贞则不利，而败其悦，如卦象上兑下兑，六爻相并。

下兑者，内悦也，上兑者，外悦也。内悦实，则外悦亦实，内悦虚，则外悦亦虚。实者悦之真，虚者悦之假，真者悦之久远，假者悦之不长，利于贞者，正在于此。真正修道之人，不悦于声色货利，而悦于仁义道德，自有真悦，不务假悦，一步一趋，皆从身心性命上用工夫，悦于始自能全于终，悦而未有不亨，亨而未有不利者也。

初九，刚而居正，悦出自然，绝无勉强，是谓和兑。悦至于和，能大能小，不伤其刚，自致其吉，此刚而有守之悦也。

九二，诚实于中，内有主宰，悦于真而不悦假，一切虚幻之事，不得而动之，其吉在内，有何悔之不亡乎？此刚而得中之悦也。

六三，柔而不中不正，不悦于内，而悦于外，舍其真而逐于假，为修道者之障碍，终于不能入道，其凶可知，此柔而务外之悦也。

九四，刚以柔用，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是谓商兑。兑至于商，不敢顺悦，戒慎恐惧，不宁于处，非礼不履，如得介疾，终必有喜而遂其悦矣，此刚而能柔之悦也。

九五，自满自盈，能刚悦而不能柔悦，终必败。刚而不悦，是孚于剥，必有厉矣。

大凡天资聪明之人，全在虚心下气，亲近有道之士，方能受益。若挟贵挟才，喜奉承而恶直言，亲小人而远君子，过日增而善日减，恶渐长而德渐消，不厉而自致厉，所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此刚而自满之悦也。

上六，悦之见外，巧言令色，人不悦而引人以悦之，此等之辈，无而为有，虚而为盈，不肯自思己错，更将错路教人，终于不能悦人，终于人不悦我，此柔而务外之悦也。

然则，悦有真假，是非不同，吉凶悔吝不一，总以悦之得正为贵，正则亨，不正则不亨，修道者，可不以正而悦哉！

䷺ 上巽下坎 （涣卦第五十九）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初六，用拯马壮，吉。九二，涣奔其机，悔亡。六三，涣其躬，无悔。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涣者，散乱不整之义。卦体下坎，一阳藏于二阴之中，阳为阴所陷，上巽一阴入于二阳之下，阳为阴所伤，阴阳不交，性情各别，故谓涣。此阴阳丧乱重整之卦，承上巽卦而来。巽者，渐入真常，以其阴阳散乱，巽进以致济耳。

人自阴阳散乱，性情迁移，道心昧而人心生，正气伤而邪气盛，如坎中一阳，为阴气所陷，先天藏于后天之中矣。先天既藏，浩气不振，阴气用事，为善不足，为恶有余，不至丧尽天良而不止，如巽之一阴潜生于至阳之下，暗中消阳矣。此涣之所以为涣也。

然虽已涣，圣人有济涣之道，能使涣者而重整，济涣之道为何道？仍不离巽进之道。所争者顺而消阳，逆则扶阳耳。能逆其巽于后天中返先天，渐次进步，不急不缓，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散者能聚，乱者能整，依然当日原物，始涣而终不涣，是涣中而反有亨道矣。

亨之者，事有险而心不险，外有险而内不险，借柔道而行刚道，以阳气而化阴气，如王假有庙。用诚格神，而神可格，亦如木顺水性，利涉大川，而险可济也。

夫人之阴阳散涣者，皆由用人心而弃道心，一行一步，俱在险地，果其用道心而去人心，在虎穴中讨命宝，于龙潭里探明珠，巽进于险而通险。逆之顺之，因事制宜，道心常存，人心永灭，五行攒簇，四象和合，何涣之有？但济涣之道，有火候、有工程、有缓急、有止足，毫发之差，千里之失，惟利于正耳。以正而济，急缓得法，进退合时，何不亨，何不利乎？

初六，在涣之初，道心去之未远，人心生之未盛，若能

勇猛拯济，则回头是岸，真宝现前，顺手可得。吉，即在于用壮速拯矣。此济涣于涣初者也。

九二，阳陷阴中，人心用事，已居于涣，宜有悔者，因其刚而得中，人心虽起，道心稳定，如涣奔其机，虽有悔而悔可亡。此处涣而安于涣者也。

六三，居于险极之地，是行险而有悔者。然有应于阳，顺道心而不顺人心，如涣其躬矣。悔出于有人心，有人心则有身。涣其躬，是无身而无人心，无人心而道心不昧，不致悔而自无悔。此遇涣而能出涣者也。

六四，柔而守正，炼己持心，虚极静笃，涣散其群阴，以待阳复之时，其吉莫大焉。吉之者，以其能涣散假阴，即能复还又聚，已乱者而仍整，大涣而仍大合，如涣有真阳。真阳真阴，两而相合，五行攒簇，四象和合，已散者而丘，匪夷所思矣。此有涣而归不涣者也。

九五，阳刚中正，识急缓，明吉凶，去假复真，能以济涣，是以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也。

人之所以致涣而有咎者，以其误认后天有形之假物，弃先天无形之真宝，若能看破后天之假，不为后天所累，如涣其汗矣。既涣其汗而后大号其令，以正除邪，直行济涣之道，则克己可以复礼，复礼可以为仁，心君安静，浑然天理，止于至善一无所咎之地矣。此涣假而能全真者也。

上九，在涣之终，刚柔混合，是涣其血去逖出也。涣其血者，人心不能伤道心也。去逖出者，道心能以退人心也。道心待人心去，即人心亦化为道心，金丹凝结，圣胎有象，时有阴阳散涣而有咎者，终而阴阳混合而无咎，此涣终而仍得合者也。

然则，人心生则道心即去，道心生而人心即去，人心足以涣阴阳，道心能以合阴阳，涣中能合，还原返本，复见本来面目，济涣之道尽矣。


上坎
下兑

（节卦第六十）

节。亨。苦节，不可贞。初九，不出户庭，无咎。九二，不出门庭，凶。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六四，安节，亨。九五，甘节，吉，往有尚。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节者，有限而不可过之义，卦德上坎陷、下兑悦，险中解悦，悦以御险，故谓节。此逆中行顺，变通守道之卦，承上兑卦而来。兑者，悦而达外，能悦道而行道者也。但顺处能悦，逆处不能悦。悦之不真，终难出险，而不得悦。故修真乐道之士，不以艰难动其心，不以危厄移其志，境险而心不险，时险而道不险，乐天知命，随地而安，借险养悦，悦以御险，境遇在彼，造命在我，阴阳不能限，造化不能拘，逆之顺之，而不失其所守，此节之所以有亨道也。

但节虽能亨，若不知通权达变，固执一节，反为节困，名曰苦节。节至于苦，不险而自致险，独受劳碌，有损无益。不但不为节，而且失其节，非险中之悦，乃悦以行险，是以不可贞也。

夫君子修道立德，非礼不动，非道不立，非义不行，一步一趋，循规蹈矩，一言一语，随时顺理，其体常静，如泽之无波无浪，其用则动，如水之可此可彼，静而不至于失心，动而不至于迷性，动静有常，因事制宜，不拘一节，时

当塞而塞，遇险而能处险；时当通而通，出险而不致险，与时偕行，皆以无心处之，故能超出乎阴阳之外，不为阴阳所拘。

盖天地能役有形，不能役无形，能役有心，不能役无心，节不以心而以时，是谓随时之节。节而随时，如竹之节，节节有限，节节能通，有何不亨乎？

初九，在节之初，刚而守正，先能辨别其是非而后行，是不出户庭之节。不出户庭，能谨慎于始，自无咎于终。此刚而能正之节也。

九二，刚为柔牵，仅能节内，不能节外，穷居独处，孤寂守静，是谓不出门庭之节。不出门庭，节而不通，不凶亦凶。此刚而固执之节也。

六三，不中不正，务外失内，不知有节，欲求其悦，反致不悦，嗟若之伤，自取之耳，与人无咎。此柔而不知有节也。

六四，柔顺得正，借刚济柔，不能节者亦能节，是谓安然之节。节到于安，出于自然，不由勉强，此柔而借人以节也。

九五，居于险地，内有主宰，苦中能甘。能甘于险，则凡不险之处，无不能节，又可知往而有尚，顺之逆之，方且节节相通，进于至中至正，神化不测之地矣。此刚而变通之节也。

上六，在节之终，柔而不刚，是谓苦节。节至于苦，苦中无甘，节于此而不能达于彼，如忘物忘形，止念灰心，存神入定之类，虽云有节，行险侥幸，无益于性命，乃节道中之凶事。但在于节，执一而终，不为人情世事所累，又得悔

亡，所谓“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者。此柔而不通之节也。

六爻，惟三爻不知有节，其余三爻皆有节，或太过、或不及，是非不等。求其节之能谨于始者，其惟初九，节之中正，不贞而享者，其惟九五乎？

修道者，可不先辨其节之之所以为节哉！

䷼ 上巽 下兑 （中孚卦第六十一）

中孚。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挛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孚者，信也。中孚者，信在内也。卦体外四阳，而内二阴，虚于内而实于外，虚实相当，内外相应，且卦德内悦而外巽，悦而巽行，不即不离而行道，故谓中孚。此虚以求实之卦，承上涣卦而来。涣者，阳为阴陷，阴潜入而阳渐消，若欲阴不陷阳而顺阳，使阴阳相合，非笃信于道者不能。

夫人之不能入道者，皆由心不信道。心不信道，则悬虚不实，行持不力，必至有始而无终，若果心信一念纯真，万虑俱息，诚中达外，即能真履实践，自卑登高，由浅及深，渐可至于深造自得之地矣。

夫金丹之道，以黄婆为阴阳之媒娉。

中孚者，中信也。信属土，即黄婆也。黄婆在中，可以调阴阳、通人我、应万事，无一物不可感通，是以中孚豚鱼

吉也。豚鱼为无知之物，信能感之，则无知者且能顺其我，而况有知者乎？

修道者，能以感豚鱼之信，用之修性命，未有不致其吉者。但信能行之于顺，不能行之于逆，其信不真，终必败。信犹不为吉，人之信于道者有矣，信道而在平易之境，顺顺序序行去者亦有矣。若遇大难大困，大魔大障，颠沛流离，难堪之处，为道忘躯，不失所守者，万中无一，能于难堪之处，不动不摇，过得去、打得出，方是感豚鱼之信。

中孚之吉，是以又利涉大川也。大川至险之地，逆境也。逆境能涉，则顺境能涉，自不待言，顺之逆之，俱皆过去得，其信无往不利，无往不吉矣。虽然旁门三千六百，曲径七十二家，俱皆着空执相，非尽性至命之学，假足以乱真，邪足以混正。若不分真假邪正，而即信之，则信之不正，不正即不利，不利仍不吉，是以尤利于贞耳，以正而信，以正而行，动与吉会，逆顺无碍，自有为而入无为，由了命而至了性，全始全终，可于理决之也。

初九，在信之初，虞度其可信而方信，能谨于始，自吉于终，倘不能虞度其是非，忽信此、反信彼，又覆无常，难以全信，是有他而不得燕乐矣。此信道必谨于始也。

九二，真信在中，知白守黑，阴阳隔碍潜通，神明自来，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期然而然者。此潜修密炼之信也。

六三，入于旁门，执着一身，强扭强捏，如得敌之信，信至于敌，久必有变，始而信此，既而信彼，这条不成，又作那条，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虚而不实，所谓“同类易施功，非种难为巧”，信非所信，终必败信，此认假为真之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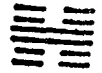
六四，居上阳下阴之间，柔而守正，顺其阳而不顺阴，如月几望马匹亡也。人身纯阴无阳，如月本无光也。必借他家之赐，然后生丹者，如月借日光也。月于晦朔之半，与日相交，初三，光辉方生，十五与日对望，光辉圆满，阴顺其阳也。十六一阴潜生，渐至三十，与日相背，光辉全无，阴违其阳也。

金丹之道，始而以阴求阳，复于纯乾，如月几望也。既而借阳退阴，以化其气质，如马匹亡也。顺其阳而绝其阴，一粒宝珠，悬于太虚空中，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无物不照，无物能瞒，更何有咎之不无乎？此柔而求刚之信也。

九五，刚而中正，阴阳混合，性情精神，皆归中央，仁、义、礼、智，皆归于心，五行攒簇，诚一不二，是信之挛，如固结而不可解，所谓“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工夫到此，浑然天理，万缘俱空，自然无咎。此刚柔如一之信也。

上九，自用聪明，妄猜私议，不能巽下求人，穷究实理，冒然修为，其进锐者，其退速，本欲登高，反而落下，是亦翰音而已，何能冲举登天，以成天下稀有之事乎？此误用聪明之信也。

然则，中孚之道，贵乎信而得中，尤贵乎信而得正。信而得中，则志念坚固，经久不变；信而得正，则是非分明，修道最易。能中能正，信于道，即能行其道。行其道，即能成其道，一信而未有不吉，未有不利者也。



（小过卦第六十二）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飞鸟以凶。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小过者，阴过于阳，小的过也。卦德上震动、下艮止，止以运动，动本于止，止之坚固，动而不大，且卦体二阳在于四阴之中，内实外虚，内刚外柔，以小养大，故谓小过。此实以用虚之卦，承上节卦而来。节者，有险而能悦，内有主宰，借世法而修道法，依人事而复天德，命基坚固，可以自有为而入无为矣。

金丹之道，当先天真阳未复，须虚心而求实腹，及先天真阳已复，须实腹而又虚心，虚心之功，所以运天然真火，煅尽后天阴气，以期脱化耳。是以小过而有亨道也。小过虽亨，无利于贞，若不贞，而亦不亨。盖小过之贞道，动不离静，静以运动，动静如一，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勿忘勿助，绵绵若存，可小事不可大事也。

小事者，无为之事。大事者，有为之事。有为者，所以探阳。无为者，所以养阳。既已实腹，宜小过而养阳之事。若大而不能小，不但不能保阳，而且有以伤阳，小过之利于贞，利于小动，不利于大动，利于小止，不利于大止，动而

能止，止中有动，止于其所而动之，虽动而不出其位，如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鸟虽上飞，其音下遗，动不离止也。动不离止，不宜上，宜下，小过而养大，抽铅添汞，温养十月，圣胎成全，霹雳一声，婴儿出现，养之足，而吉之大，小过而大吉，利贞之小过，神哉！妙哉！

初六，当小过之初，正宜止于其所，炼已持心，乃柔而止之不固，急欲冲举飞升，如鸟飞而不止，悬虚不实，欲向其前，反成落后，不吉而凶，理有可必。此小过而妄想大过者也。

六二，性质本阴，若舍阳应阴，如过祖遇妣，阴太过阳矣。然柔而得正，不用过高之阴而就卑下之阳，如不及其君，遇其臣，阴不过阳，而及至阴阳相当，刚柔一气，内念不出，外物不入，不使有一毫客气杂于炉鼎之中，自无得而复失之咎。此小过而不大过者也。

九三，阳气充足，正当防危虑险之时，乃刚而不中，知大而不知小，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天宝得而复失。此大过而不知小过者也。

九四，刚而能柔，已是阴阳合一，五行混化，正当待时超脱，有无不立之时，再弗可过遇其柔者，若不知止足，犹用柔道以前往，是小之太过，反招客气，必有危厉，此其所当戒者。戒之者，须要随时通变，勿用永贞，可止则止，休歇罢功，可动则动，脱胎神化，由养而脱，打破虚空，方为了当。此小过而不可太过者也。

六五，纯阴无阳，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矣。修真之道，取真阴真阳两弦之气而结丹，只密云而不能致雨，自我郊而不及彼郊，彼我相隔，亦如公弋取彼在穴矣。五近于四，贤士在望，不能屈己以求人，或静坐观空，或忘物忘形，是

欲一空而了大事，以空射空，彼空我空，取彼在穴，内外一空，空而不实，焉能济事？此小过而不知求大者也。

上六，愚而无知，已小过矣。再弗可遇，过者乃愚而自用，听信盲师，动作于上，或搬精补脑，或运气天谷，或存眉间之思，或守泥丸之神，或默朝上帝，或鉴形出壳，知进而不知退，如鸟飞极，上不能自止，终有灾眚而莫可救。此本小过而又遇过者也。

然则，小过之道，当丹未得，须以阴而求阳，及丹已得，须借阴以养阳，总要小之得正，不可小之太过，不可小之不及，方能亨，方能利，小过而大吉矣。

䷾ 上坎下离 （既济卦第六十三）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六二，妇丧其弗，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缊有衣袽，终日戒。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厉。

济者，阴阳相济之义。既济者，阴阳相济之极也。卦德上坎陷、下离明，借险以养明，以明而御险，明由险生，险因明通，明险相济，故谓既济。此防危虑险、固济丹元之卦，承上中孚而来。中孚者，悦而巽行，深造自得，阴阳不济者，终必能济矣。但不济须求济，既济须保济。保济者，固济丹元之功。固济丹元，在乎以明御险，防险养明耳。养明者，藏明于内，有智不用，有才不使，明其明德，止于至善也。防险者，谨慎于外，非礼不履，非义不行，素.

位而行，不愿乎外也。内既能养明，外又能防险，明有养而明不伤，险遇明而险即消。

明为离德，位于南，为火，即神也。险为坎德，位于北，为水，即精也。神好动而火上炎，以精养神。火得水而燥气悉化，精易泄而水下流，以神摄精；水得火而欲念自消。燥气化而神安，则心虚；欲念消而精一，则腹实。心虚则人心无而真阴现；腹实则道心发而真阳生，以真阴顺真阳，以真阳统真阴，真阴真阳，两而相合，恍惚有象，杳冥有精，结成一粒黍米宝珠，吞而服之，延寿无穷，是既济固有亨道也。

但阴阳既济则明盛。明盛，易于恃明自用，若不谨慎，少有疏失，明极反暗，道心又昧，人心又起，济中即有不济，是既济之亨又小也。

盖以事在未济，人多戒惧修省，用明以防险，事在既济。人每晏在自殆，昧明而招险，亨小不大，得而复失，皆在于此，是以既济亨道，惟利于守正耳。以正养明，以正防险，自然明不伤而险不生。但以明防险，尤利于既济之初。初则吉，而终则乱也。

初吉者，养明于早，有险无险。终乱者，用明太过，无险招险，总此一明，总此一险，能养其明则无险，过用其明则有险。修道者，可不于既济之初，早防其险乎？

初九，在既济之初，刚而守正，如车曳其轮而不前，人濡其尾而退后，能敬谨于始，自无咎于终。此方济，即防其不济也。

六二，柔而无刚，阴阳不济，大道难修，如妇丧其茀而有险矣。然柔而中正，炼己待时，虚室生白，神明自来，是

以勿逐七日得也。

七日者，火之数，炼己而火返真，以明破险，借险生明，取坎中之阳，填离中之阴，水火相济，不待勉强，自然而然，此以阴而求阳相济也。

九三，居明之极，有近于险，如有鬼方也。不能戒备于早，既济将不济，虽刚而得正者，若欲不为险伤，亦必尽其力而方保济，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刚而得正者，且如此，而况不正之刚乎？故曰小人勿用。此既济而不能豫防不济也。

六四，当既济之时，黜聪毁智，防危虑险，如舟有濡，先备衣袽，终日戒之。此既济而能时防不济也。

九五，当既济之时，满盈日居，腹实而不知虚心，既济中即藏不济，如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

盖未济之时，方致济，以虚求实而能济，既济之时济已极，实而不虚，仍不济。虚能实，满招亏，理所必然。此既济而又招不济也。

上六，火候不明，持盈未已，不能防险于既济之时，自然致险于既济之终，如濡及于首，全身失陷，阴阳散涣，前功俱废，危厉所不能免。此既济而终归不济也。

修道者，至于取坎填离，水火相济，不知费过多少苦功，幸而得之，及早封藏，防危虑险，以成有为之事业。否则，晏安自息，休歇罢功，火候有差，既济又不济，成而复败，可不惜乎？故有为无为之道，随时而用，必以有无一致，虚实兼该，了性了命为极功也。



上离
下坎　（未济卦第六十四）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轮，贞吉。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济者，阴阳犹未济也。卦德下坎陷、上离明，明于外而暗于内，因明致陷，因险生明，阴差阳错，两不相应，故谓未济。此炼己退阴，待时陷阳之卦，承上小过而来。小过者，动止如一，以小养修无为之道，乃阴阳相济以后之事，当其未济，必先及于一切陷阳之阴，而后真阴现象，真阳来还，阴阳相当，金丹凝结，此炼己待时有为之功，所以贵也。人自二八数足，乾坤相交，乾中之阳入于坤宫，坤实成坎。坤中之阴入于乾宫，乾虚成离。离中一阴，受乾阳之气，阴阳团聚而变为火；坎中一阳，受坤阴之气，阴阳熏蒸而变为水。此水此火，在后天中阴阳相杂，真假相混，日生夜长，温和之火，化而为暴燥之火，真一之水，化而为淫欲之水。火性一发，识神用事，元神退位；水性一动，浊精作祸，元精消耗，于是争名夺利，比胜好强，损人利己，聪明外用矣。

恣情纵欲，迷于声色，自暴自弃，阴险内蔽矣。

明用于外，而暗用内，陷其真而认其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性乱命摇，阴阳不和，五行相伤，七情六欲，般般

俱全，千谋百智，件件皆有，此未济之所以为未济也。

然曰未济，是未至于济，非绝不能济，特人未求其济耳。若求其济，亦终能济，是以未济而有亨道也。未济虽有亨道，但后天阴气，用事已久，先天真阳，陷溺已深，未能遽然有济，必须炼己之功，方能见效。炼己者，炼人心也。人心为群阴之祖，人心一去，群阴亦化，虚室生白，真阳渐有可复之几。但未到炼己纯熟之时，则心不虚而明不真，阴气犹未退尽，不可急求其济，倘不知火候，急欲济之，是人心用事，假明做作，未济终不济，如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矣。狐属阴，多疑之物，小狐虽疑少，不能无疑。

人心不去，道心不彰，亦小狐之类，虽有济之几，未至济之时，几于济而炼己未熟，虽欲向前，反成落后，濡尾不利，如何能济？故修道者，炼己必至于虚极静笃，陷阳之阴退尽，方能先天至阳之气，自虚无中来。真阴真阳，两而合一，未济者而能济。经云："炼己不熟，还丹不结。"可知炼己为修真第一着，炼己待时，岂小补云哉！

初六，在深险之处，为下德之人。修道须先炼己持心，由渐而入，未可遽求其济，乃愚而自用，亦欲效高明者之致济，身未动而险即随之，如濡其尾而不能前，适以取吝而已。此未济而强求其济者也。

九二，刚以柔用，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炼己待时，如车曳其轮。暂时养刚，虽在未济之时，而有暗济之吉。此未济而待时致济者也。

六三，在未济之极，将有可济之几，不知药物火候，依--己之阴，妄想有济，行险侥幸，未济终不济，征远而未有不凶者。幸其居于二阳之间，能顺有道之士，借人济己，阴

可化而阳可复，虽涉大川之险，亦吉无不利矣。此未济而求师致济者也。

九四，刚居柔位，似乎失正，不吉而致悔。然其所以贞吉而悔可亡者，特以勇猛精进，用刚道震起，伐鬼方而除后天之阴，潜修密炼用柔道，三年有赏于大国，以复先天之阳。然必三年有赏者，真阳为假阴所陷已久，真者固，不易复，假者亦所难除，必须功深日远，方能有济，此未济而渐次致济者也。

六五，虚人心而求道心，不为假明所误，是以贞吉也。下应二阳，取彼坎中之实，以填我离中之虚，虚心而能实腹，是以无悔也。贞吉，无悔，阴阳相合，假明去而真明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动。是谓君子之光始而未济者，终而大济，其致吉已于虚心信之矣。此未济而能虚心致济者也。

上九，在未济之终，正是有济之时，可信其阴阳相济，出于自然，不待勉强，饮酒宴乐，可以无咎。然天时虽有济，亦人事不可废，尽人事以扶天道，则天人合发，信于济而信之是矣。否则，天时有济，不过偶然间耳。若无调理水火之功，则先天至宝，来而又去，济之不固，终归不济，如濡其首，有孚失是矣。此乘时而用人力致济者也。

然则，未济致济之道，当阳气有陷，须炼已待时以防险。当阳气出陷，又当借明破暗以化阴，急缓进退，不失其时，方是阴阳相济、性命双修之道。学者欲修大道，可不以炼己为先哉！

孔易阐真

素朴散人悟元子刘一明　体述
门人冲和张阳全　校阅
后学孙明空　重刊

上卷 大象传



（乾卦第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为天，其德健，上乾天，下乾天，是天之一气，上下流行不息，行健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资天之气而始，即有此天之健德。此健德本来流行不息，无一时间断，因交后天，弃真入假，健非所健，有时间断矣。以是效天之行健，借假修真，于后天中返先天，自强不息焉。

强者，刚强不屈，万物难移之谓。若能自强，则正气常存，内有主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礼不履，非道不处，非义不行，顺之逆之，强而无处不在，强而无时或息，其行与天为徒矣。

但世之强者有矣，强而为物所引，用之于外者有矣。或能自强，始勤终怠，遵道而行，半途而废者，亦有矣。自强实落功夫，全在不息，若稍有一点懈怠，稍有些子私欲，不得谓强，亦不得谓自强，惟不息之自强，方能造到浑然天

理、坚刚不坏、永久长存地位。

夫天者，命也。命者，健德，即本来一点浩然正气。因其无影无形，活活泼泼，流行不息，谓之气。因其至大至刚，充塞天地，谓之健。因其主宰万有，为阴阳之祖、造化之根，谓之命。气也，健也，命也，总一强也。一自强不息，而造命之功尽矣。此法天之学也。

䷁ 上坤 下坤　（坤卦第二）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为地，其德顺。上坤地、下坤地，上者地之高，下者地之低，是地势随高就低，坤顺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资地之气而生，即具此地之顺德，因其知识一开，误用聪明，顺非所顺，顺其气质之性，失其至善之性，内而不能虚己，外而不能容物，以假为真，以苦为乐，终归大化，以是法地之顺道，而厚德载物焉。

厚德，即顺德。顺德、厚德，即内虚外实之德，惟顺能虚，惟厚能实。内虚者，虚心也，虚心而能容物。外实者，实行也，实行而能应物，容物应物是能载物，物无穷而载之亦无穷，其德愈载愈厚，愈厚愈载，君子能载物，君子有厚德也。但载物顺境去得，逆境去不得，不谓之厚。外面强行，内里不虚，亦不谓之厚。载物之厚德，须要在真履实践中做出，如人骂也受得，人打也受得，至于艰难困苦、疾病灾患，一切不顺境遇，无不一一受得，亦若地之山岳之重也受得，河海之决也受得，草木之伤也受得。地之厚德如是，君子之厚

德亦如是，地之载物如是，君子之载物亦如是，一厚德而修性之功尽矣。此法地之学也。


上坎
下震

（屯卦第三）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屯者，屈而未伸之义。上坎水、下震雷，坎言云而不言水者，雨自云而降。雷在云中震动，已有雨意，未至雨时，正阴阳搏结，将通未通之候，屯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先天一点阳气，为后天阴气所陷，虽有发现之时，屯难不通，若无扶阳抑阴之功，难得易失，当面错过，以是因其所发，而经纶修持焉。

经者，整其绪，调和阴阳是也。纶者，理其条，加减进退是也。经而不纶，不能成物。知药物而不知火候，不能成道。当一阳生于坎地，正阴阳交接之关口，生杀相分之要津，可凶可吉之时，修道者急须下手，扭转旋玑，谨守灵苗，不使阴气稍有侵伤，渐生渐采，十二时中，无有间断。经之纶之，进退止足，毫发不差，虽始而阳气不通，终而阳气舒畅，亦如雷震于云中，甘露自降，所谓“昏久则昭明”者是也。


上艮
下坎

（蒙卦第四）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者，无识无知，修养之义。上艮山、下坎水，坎言泉而不言水者，山下之泉，即是水，山下出泉，泉得山养，为

有本之水，源远流长，通行无阻，蒙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欲行德于外，先须养德于内，若不养而即行，则行而无本，中无主宰，反伤其德，以是效泉之出山，无阻而果行，法山之养泉，敦厚而育德也。

坎中一阳，系天一所生，乃生物之祖气，所谓"天德"者是也。此德隐于后天之中，一切常人，顺其后天，弃其先天，多不知育养修持，渐次消耗，自伤性命。若有醒悟者，截然放下，育于内而行于外，育以济行，行以验育，内外兼修，育固养，行亦养，一德之不育。果行，须要无一行之不果。育德，须要育到如山之不动不摇，方是育之至。果行，须要果到如泉之昼夜流通，方是果之至。行果德育，尽性了命，浑然天理，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蒙之所以贵也。

䷄ 上坎下乾　（需卦第五）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需者，有待之义。上坎水、下乾天，水气自地而升于天，上则结而为云，云生天上，其雨可立而待，需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成其大道者，皆由性躁行偏、阴阳不和之故，以是饮食以养阴，使阴去济阳，宴乐以调阳，使阳去就阴，阴阳相和，生气内藏，无中生有，不待勉强，自然而然。

盖以天地之气氤氲，甘露自降，阴阳之气交合，黄芽即生。曰饮食者，养身而身无伤也。曰宴乐者，养心而心无累也。身心有养，还丹易结，所谓"炼己待时"者不在此乎？



（讼卦第六）

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讼者，辩论是非之谓，上乾天，下坎水，天至上，水至下，天与水违行而不相合，讼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暴性阴谋，争胜好强，为应事接物招祸之端，稍有不谨，外而伤人，内而伤己，以是作事而谋之于始，不争讼于人，而自讼于己焉。事不一事，作不一作，凡日用常行，修道立德，皆事也。作事不谋于始，则见理不明，必作之不当，性躁行偏，险事随之。惟谋之于始，可作者作之，不可作者止之，谨之于始，自能全之于终。盖作事者，健行也。谋始者，防险也。谋而后作，不轻于作，天下无不可作之事，天下亦无不可成之事。

噫！躁行即违行，行险即招险，作事能谋于始，人心渐去，气质渐化，以己合人，物我同观，有何违行之事哉！



（师卦第七）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师者，一而帅众也。上坤地，下坎水，是地中有水也。地势厚大，水性滋润。地中有水，以一地而容众水，以众水而润一地，此师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身，如邦国也。人之心，如君也。身中之精、神、性、情、气，如民也。性中之仁、义、礼、智、信，如众也。此民此众，为人生之本，不可不保惜

之，是以容民以固根本，畜众以御外患焉。

然必先容民者，先治内也。后畜众也，后治外也。治内以御外，治外以安内，内外相济，纵横逆顺，无不遂心，师之道如是，君子容畜之道，亦如是也。

䷇ 上坎下坤　（比卦第八）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比者，亲也。上坎水，下坤地，而水润亦无疆，是地上有水，水所以滋润万物，水行地上，通流无阻，地无疆，此比之象也。

先王有见于此，知天下大矣。一人之施治有限，安得人人而亲之，以是建万国，封诸侯，兴朝觐之典。亲诸侯，使诸侯各亲其国，民于是施治，不能及者，而亦及之，远民不能亲者，而亦亲之，特以亲诸侯，即亲万民耳。

修道者，明阴阳、五行、五德之理，使各居其位，如建国建诸侯也。使阳阴调和，五行一气，五德相合，如亲诸侯也。五行攒而五德合，万缘俱化，万善同归，如亲诸侯亲万民也。

卦体坎中一阳，居于中正尊位，即道心耳。道心发现，仁、义、礼、智根于心，万理纷纭，浑然天理，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顺手拈来，俱是灵药，亦如水流地上，无处不通。先王亲诸侯，修道者亲万善，同一理也。



上巽
下乾

（小畜卦第九）

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畜者，养之小也。上巽风、下乾天，是风行天上也。风行地上，鼓动万物所养者广；风行天上，只可清热解燥，所养者少，小畜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尽性至命之学，乃窃阴阳、夺造化、转生杀、扭枢机之大事，非得心传者不能行。但大畜不能，亦须小畜，以是懿文德焉。懿者，美也。妆饰之谓。文者，威仪云为之文。威仪云为，虽非修德之大事，亦修德者不可忽，如应物平顺，执事恭敬，动作详细，言语谨慎之类，藏其刚而用其柔，瞻前顾后，从容不迫，自无躁动失德之行，亦如风吹天上，躁气悉化也。修德而至躁气悉化，能小畜而即能大畜矣。



上乾
下兑

（履卦第十）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登进也。上乾天、下兑泽，天覆泽而泽仰天，是上下有一定之位，不得混乱，此履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小有分，尊卑有别，不得以上为下，以下为上，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以尊为卑，以卑为尊，以是辨别上下之位，定其民志，使不得妄想过履耳。

阳为君，上也。阴为民，下也。能辨上下，则是非邪正

已明，非礼不履，扶阳抑阴，修真化假，内念不生，外物不入，万有皆空，一切俗情尘缘之志，于是乎定矣。

卦象兑为阴金，妄情也。乾为阳金，真情也。以阴履于阳下，以阳履于阴上，妄情不起，真情常存。真情者，无情之情，以无情制有情，如猫捕鼠，如汤浇雪，片饷之间，灾变为福，民志定而无败道之物，方且渐履于刚健中正，纯粹之精矣。但定民志，全在能辨上下。辨得一分，定得一分。辨得十分，定得十分，稍有些子辨不明，即有些子定不得，故圣人尽性至命之学，先要穷理也。

䷊ 上坤下乾　（泰卦第十一）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者，通也。上坤地、下乾天，天气自下而上升，地气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交，万物发生，泰之象也。

元后有见于此，知天地阴阳相交而万物生，人之阴阳相交而万化安，以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焉。

人秉天地阴阳之气而生身，身中即具此阴阳五行之气，此气在人身中，发生而为五德。五德其体，有自然之道，不待勉强，所谓“率性”之道也。后明五行相生之理，使仁、义、礼、智、信，一气流行，裁成乎天地生人自然之道。

五德其用，有当然之宜，不可偏执，所谓“修道”之教也。后明五行相克之理，使仁、义、礼、智、信，各得其当，辅相其天地赋人当然之宜，裁成其道，辅相其宜，凡以为

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以左右斯民，使人人皆以天地之道为道，以天地之宜为宜，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耳。

噫！谁无天地之道，谁无天地之宜，特患不能裁成，不能辅相耳。果能裁成之，则先天可全；果能辅相之，则后天可化。先天全，后天化，其体自然，其用当然。五行一气，五德混成，性命凝结，方且与天地同功用，与天地同长久，其泰为何如哉！



（否卦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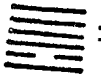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否者，塞也。上乾天、下坤地，地气自下而上升，天气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阴阳之气不交，万物闭塞，否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天地阴阳不交，则万物藏，人身阴阳不交，则天真伤。以之随时收敛，俭约其德，自辟其难，不可荣以禄也。俭德者，黜聪毁智，韬明养晦，借后天保先天，不使些子客气，杂于天真之内也。

盖人一交后天，假者来而真者去，心为物诱，性乱命摇，否莫否于此，难莫难于此。若不知早辟，稍有些子名利之心，声色之情，愈致其否，伤生害命之难，乌能免诸。不可荣以禄，正以见荣禄，且不动于心，而况小货小利乎？

俭德二字，包括甚多，其功甚细，一才一智，皆必藏之，如壁列万仞，物我两忘，有德而不知其德，若知其德，便不为俭，因其不知德，方能不可荣以禄，禄不可荣，其难自无，其否自去，始虽阴阳不交，终必阴阳相合，俭德辟难之功，岂小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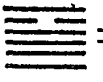
（同人卦第十三）

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同人者，与人相同也。上乾天、下离日，日即火也。天无物不覆，日无物不照，天与日同处，公而且明，同人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应世接物，贵乎能同于人，尤贵乎不苟同于人，以是类族辨物焉。类者，同一其类。族者，各一其族，如人高低贵贱，皆有其族。君子于各族，皆一类视之，无一不同。辨者，分别也。物者，邪正善恶之物。君子于物，而必辨之，无敢苟同类族，所以法天之无私，辨物所以效日之明照，既无私、又明照，天下无不可同之人，天下亦无苟同之物。

盖君子同以道，而不同以心，同以理而不同以人，所谓“和而不流，群而不党”，天日之同物如是，君子之同人亦如是也。



（大有卦第十四）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有者，有之大也。上离火、下乾天，是火在天上，天得日而生者众，日在天而照者远，无物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有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天命之性，浑然一理，万善毕集，本大有也。因交后天，知识一开，先天受伤，由是善罪相杂，大有者而小有，小有者而无有矣。以是恶念一起，则遏而止

息之；善念一生，则扬而滋长之，顺乎天而休美其命焉。命之不休，由于不能顺天。不顺天，由于不能遏恶扬善，若能遏恶扬善，久而至善无恶，正气常存，仍还当年完完全全天命之物事，无者有，而有者大矣。

人生在世，惟命最大，有命则生，无命则死，不能休命，虽外之万有，皆属虚假。盖天之所命于人者，一善而已，能休其命，即是顺天，顺天即所以顺命，休命即所以休天，有天有命，有之最大。但有天有命，全在遏恶扬善工夫。遏恶扬善者明也，顺天休命者健也。以健为体，以明为用，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由明明德而归于至善，浑然天理，性定命凝，有莫有于此，大莫大于此，世间一切身外之有，焉得而比之乎？

䷎ 上坤 下艮 （谦卦第十五）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谦者，有而不居之谓。上坤地、下艮山，是地中有山也。山本高，地本卑，以卑而蕴高，外虚而内实，谦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高傲之心多，卑下之心寡，所以居心行事，每每不平，以是哀去其高傲之多，增益其卑下之寡，应事接物之间，称其物之高低贵贱、大小轻重，因事制宜，而平施之也。

盖以能谦之君子，着才不恃，有德不居，无我相，无人相，傲气悉化，其心常平，心平自然应物亦平，内平外平，其德日高，其心日下，外不足而内有余，谦之受益多矣。



（豫卦第十六）

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者，乐也。上震雷、下坤地，是雷出于地，奋发而升，阳气通和，万物无不为之爽畅，豫之象也。

先王有见于此，知德者天之所命，为人生之根本，不可不乐于修为，以是作乐，以崇其德焉。乐所以和德，德所以成乐，若不崇德而作乐，是谓苦中作乐，惟借乐以和德，其德愈崇。借德以作乐，其乐愈和，德乐相符，是谓真乐，其乐音之殷盛，足以荐上帝，配祖考。

盖上帝之所喜者德，祖考之所悦者亦德。荐上帝，以德荐也。配祖考，以德配也。作乐不失其德，是不违其上帝，不忘其祖考。不违上帝，答天也。不忘祖考，报本也。

夫人之有生，命受于上帝，形本于祖考，形所以载命，命所以全形，形与命两不相离，报本即是答天，答天即是报本，答天报本，神鬼皆乐，而人焉有不乐？崇德作乐之效，有如此，人何乐而不崇德哉！



（随卦第十七）

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随者，就其时也。上兑泽、下震雷，是泽中有雷也。雷主动，泽主静，动入静中，阳气暂时休息，有不得不静者，随时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先天一点真阳，为后天阴气所蔽，

性为情移，如震家之物，而为兑家所有，若欲复之，舍随道余无他术矣，以是向晦入宴息也。时晦亦晦，借阴养阳，不敢妄动，炼已待时。当宴息而即宴息，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也。特以震入于兑，杀气正盛，生气正弱，晦之极矣。若冒然下手，不但生气不复，反助杀气猖狂，惟向晦而入宴息，动之必先静之，阳随阴而阴即随阳，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



（蛊卦第十八）

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蛊者，事有坏也。上艮山、下巽风，是山下有风也。山能养物，风能鼓物，鼓起而养，以饬蛊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精神如民，人之天真即德。其天真有蛊者，皆由不知振发精神以修养耳。以之振起精神之民，育养天真之德焉。振民，必如风之自下而渐上，自卑而登高；育德必如山之稳定以生物，敦厚以养物。能育则精神愈振，能振则天真得育，振之育之，未蛊者可以保，已蛊者可以饬，渐次而入，愈久愈力，必将进入至善无恶之地，何蛊之有乎？



（临卦第十九）

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临者，以上而临下也。下兑泽、上坤地，是泽上有地也。泽无物不浸，地无物不载，既浸而又载，泽得地而所浸

者多，地得泽而所载者广，此临人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教化不可不兴，民命不可不立，以是法泽之浸润，教民不倦，思而教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渐次感化，教无穷而思亦无穷，必以移风易俗为归着，法地之广生，容民不苛，保而容之，省刑法，薄税敛，丰衣足食，如保赤子，容无疆而保亦无疆，教之有法，保之有道，上顺下而下悦上，上下一心，熙熙皞皞，太和气象也。此有位之君子则然，若夫无位之君子，教人保人，亦不外此。君子之诲人不倦，立言著书愿人人为圣，个个成道，亦教思无穷也。君子之黄包天地，人我同观，无物不容，无物不爱，亦容保无疆也。不论有位无位，总以生物为心耳。



（观卦第二十）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观者，观望也。上巽风、下坤地，是风行地上也。风行地上，所到之处，无物不随之鼓舞，如有所观而感化，此观象也。

先王有见于此，知一方有一方之风气，一方有一方之性格，不得执一法而教化，以是省方之风气。观民之性格，随方设教，因人开导，亦如风行地上，随高就低，东西南北，皆不碍得，风之鼓物如是，先王之设教亦如是。大凡有教人之责者，须当效先王省之观之以教人，方能人为我感矣。



（噬嗑卦第二十一）

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噬嗑者，口食物而合也。上离火、下震雷，随雷之火为电，是雷电一处，雷以震物，电以照物，刑中有德，杀中有生，如口食物必合，动不妄动，动而必明其滋味，此噬嗑之象也。

先王有见于此，知强暴凶恶之徒，多蹈于死地而莫可逃者，皆由不知有罚法也。以是治律条，象明轻重大小之罚，使人知其罪不可犯。果有不服王化，明知故犯，量其轻重大小之罪，勅其一定之法，使人知法不容逃。先明以示之，后威以刑之，生杀分明，刑德两用。在执法者不滥刑，在受法者甘于死，彼此无间，噬而嗑矣。

罚也，法也。皆先王以明勅之，无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凡用法者，须当效先王，先明后行，庶不误伤其性命矣。彼世之妄想成道者，不能先穷其理，冒然下手，入于旁门曲学，着空执相，欲求长生，反而促死，其即先王之罪人，亦系嗑而未噬，空空无物，何益于事乎？



（贲卦第二十二）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贲者，饰也。上艮山、下离火，是山下有火也。山下有火，而凡山下之物，皆沾其光，以火照山，贲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山下之火，其光不大，人之才缺，其见不远，以是于庶政之易事而修明之，于折狱之难事无敢强

焉。庶政即风俗利弊，钱谷词讼之类。庶政之兴废，显而易见，不难修治，即有错误，犹能更变。

至于狱事，性命所关，幽隐难辨，稍有不明，殃及无辜，非智察秋毫者，不能折之。无敢折狱，亦重性命之意也。

修道者之用明，亦不外此理，应事接物，日用常行之事，如庶政也。

尽性至命，幽深奥妙之理，如狱事也。应世接物，人道也。尽性至命，天道也。人道显而易见，稍有才智者，即解辨之。至于天道，必须真师口传心授，大悟大彻，方能折辨不差，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利己兼能利人，为功最大，若无师传，妄猜私议而强折之，毫发之差，千里之失，误人性命，何敢折乎？无敢二字，是圣人教人养小明而渐求其大明，不可恃小明而坏大事，自惑惑人也。

噫！小智、小慧之误人，甚矣哉！

䷖ 上艮下坤 （剥卦第二十三）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者，消去也。上艮山、下坤地，是山附于地也。山本高，地本低，以山附地，去其高之有余，厚其低之不足，剥之象也。

为上者有见于此，知山不附地，则山不着实，上不厚下，则上不安居，以是剥上厚下，使在下者，皆得其所焉。

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在上者，亦安其所居之宅，行无为之治矣。

修道之士，有才有智者，亦上也。无才无智者，亦下也。有才不恃，有智不用，剥去才智之有余，就于才智之不足，以高附低，以实居虚，则高为真高，实为真实，化假为真，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安居其宅，不为客气所伤矣。

夫仁者，人之安宅也。剥上厚下，颠倒之间，剥即变复，复则能依于仁。生机回转，性命有赖，厚下安宅，天机毕露矣。

䷗ 上坤下震 （复卦第二十四）

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复者，返还也。上坤地、下震雷，是雷在地中也。雷为至阳之物，阳动于地，生机回转，则万物生。

先王有见于此，知天之阳气回转，则万物苏甦，人之阳气发现，则生机返还，以是于冬至之日闭关，商旅不得行而贸易，元后不得出而省方。凡此者，无非使人效法天地之复，养此一点生机，不得稍有伤损耳。

生机者何？机即人本来秉彝天良之心，为生物之祖，阴阳之宗，一落后天，为气质所蔽，不能常现，间或一现，此即阴中返阳之时也。惟此一时，难得易失，人多不知，当面错过，所以阴渐长、阳渐消，阳尽阴纯，有死而已。至日闭关，欲人人在阳复之时养阳也。

商旅不行者，使其不得务于外假，有伤内真也。

后不省方者，使其不得明于责人，暗于修己也。一闭关而谨慎严密，内念不生，外物不入，阳气焉得而渗漏之？先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有如此。修道君子炼己持心，虚

室生白，生机回转，急须收入造化炉中，防危虑险，蓬封牢藏，由微而著，必自一阳而渐复于六阳纯全，亦即先王至日闭关之意。

盖以此一阳来复之时，为生死之关口，得之则入于生路，失之则归于死路。

闭关者，闭其死户也。死户闭而生门开，天借人力，人借天力，天人合发，则一时辰内管丹成，不待三年九载之功，其如人多不求真师口诀，每每当面错过，可不悲哉！



（无妄卦第二十五）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无妄者，无妄心、妄行也。上乾天、下震雷，是天下雷行也。雷顺天时而动，万物即与之俱动。雷无妄，而万物亦无妄，此无妄之象也。

先王有见于此，知天之生物者时，圣人之养物者德。以是茂其至诚无妄之道。成己成物，对乎天时，育养万物，使物物各正性命，亦皆归于无妄耳。

茂如茂盛，推而广之也。对如对面，两不相悖也。能茂对时并行而不相悖，育万物，而万物皆得其所。育对时之行，与天同功用，与雷同动静，焉得而有妄哉！

修道者，火候爻铢不差，进退急缓得法，亦茂对时也。攒簇五行，和合四象，浑然一气，万理毕集，亦育万物也。对时育物，物物含真，皆归无妄，天雷无妄如是，先王无妄亦如是，修道无妄亦无不如是。无妄之道，一对时而尽之矣。



（大畜卦第二十六）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畜者，积聚大也。上艮山、下乾天，是天在山中也。天大山小，外小而内大，此大畜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增益其德者，皆由自恃才智，自高自大，不知效法古圣先贤之故，以是多识前人之言，往古之行，扩充识见，以畜其德焉。

圣贤心法命脉，皆藏于经书之中，前人之言，言其德也。古往之行，行其德也。若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晤对圣贤。所言者，皆前人之言，所行者，皆往古之行，言行无亏，其德日蓄日大，方且尽性至命，性命俱了，与天同长久，与山同坚固，其畜之大，何如乎？



（颐卦第二十七）

山上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颐者，腮颐，取养之义。上艮山、下震雷，是山下有雷也。山本静，雷本动，以静养动，动本乎静，如口上静下动，静以待动，颐养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口为出纳之官，是非之门，祸福之根，以是慎言语、节饮食也。言语者，心之声，言语正则心正，言语邪则心邪，一言一语，必有益于世道。人心后出，不敢妄发，言语必谨。饮食者，身所贵。饮食当则益身，饮食不当则伤身，一饮一食，必须察其来由可否而后用，不敢过贪，饮食必节。谨言语，则心有养矣。节饮食，则身

有养矣。心身俱得其养，内外无伤，性命可修，所谓“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也。



（大过卦第二十八）

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大过者，大之过也。上兑泽、下巽木，泽性下润，木性上升，泽上于木，反能灭木。木下于泽，反能泽灭。此大过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泽之浸润大过，能灭其木。人之才智大过，能伤其德。以是法泽上于木，独立而不惧，效木下于泽，遯藏而无闷，立大过人之志，成大过人之德焉。

盖以修道君子，以性命为一大事，俯视一切，万有皆空，如泽之清，尘缘不染，借世法而修道法，独弦绝调，生死不变，立乎万物之上而不惧，如木之柔，有才不恃，有智不用，被褐怀玉，韬明养晦，不求人知，隐遯深藏而无闷。

不惧者，万物难屈，志气大过乎人。无闷者，妄念不生，修养大过乎人，惟其不惧无闷，故能成世间希有之事，而为人人之所不能识、不能及也。



（习坎卦第二十九）

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习坎者，水由此达彼也。上坎水、下坎水，是水由此而洊（音荐）至于彼，由彼而洊至于此，洊而流通，习坎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圣贤之事，乃成己成物两端。成己者，德行也。成物者，教事也。德行不常，则大道难入，教事不习，则学人不悟，以是于德行日就月将，温故知新，愈久愈力，期不必于深造自得而后已，于教事渐次开导，明提暗点，愈入愈引，期必至于学人通彻无疑而后已。

盖德行者，身心性命之学，最精最细，毫发之差，千里之失，惟常之，则穷理尽性至命而已成矣。教事者，承先启后之事，至切至要，讲论不明，误人前程，惟习之，则探赜索隐阐幽，而物可成矣。

但教事本于德行，教事即教其德行之事，能常德行，方能习教事，若不能常德行，则教事无本，先常德行而后习教事，常于己者如是，习于人者亦如是，犹之水泙由此达彼，总是一水，无处不可流通也。

䷝ 上离下离　（离卦第三十）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离者，日明之谓。上离日、下离日，日之运用，夜则入地而内明，昼则出地而外明，一明而有两作，此离之象也。

大人有见于此，知人不能明内，则必不能明外。先明内，后明外，明内如是，明外亦如是。以是明内已毕，又继其明而照于四方也。

明者，明内也。继明者，又明外也。明者何明？即明其本来一点虚灵不昧之德耳。能虚能灵，内德已明，诚于中而达于外，无物能瞒，无事有累，照于四方，如在掌上。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左之右之，头头是道，内外

通彻，其明不息，方且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矣。

但继明照四方，非是空空无为即便了事，其中有增减之功。曰明照者，以明而照也。明不能照于四方，其明不大，不为继明。既明内又明外，明而必如日升虚空，下照万物，万物不能蔽其明，方是真明，方是继明。若稍有些子照不到，即有些子蔽其明，明能照于四方，纵横逆顺，皆不碍得。其照、无处不通，无处有伤，明明德之功尽矣。



（咸卦第三十一）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咸者，感也。上兑泽、下艮山，是山上有泽也。泽本虚，山本高，高而能虚，咸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山上不虚，不能有泽，人心不虚，不能感物，以是虚其己之所有，而受益于人焉。紫阳云："休施巧伪为功力，认取他家不死方。"他者，人也。人非世间之凡人，乃我本来不死之真人，因交后天，走于兑家，掩埋已久，迷而不返，间或一顾，学者执着后天，当面错过，不能受之，此其故，皆由不能炼己。不能炼己，私欲满腔，茅塞灵窍，实而不虚，总有人来，无处容纳。修道君子，炼己持心，除去一切后天滓质，而心虚矣。心虚，则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即能受人之益而实其腹，我以虚感，彼以实应，小往而大来，金丹自然凝结，亦如高山，上虚受泽之润，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恒卦第三十二）

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者，久也。上震雷、下巽风，是雷动风随，风雷相搏，雷得风而声达远，风随雷而吹有力，此恒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雷性刚猛，风性柔缓，刚柔相济，故能鼓动万物。

人之刚性属阳，柔性属阴，阴阳相需，即能久行其道，以是立不易方焉。立者，果决，主意一定也。方者，方所，当行之道也。天下学人，果决行事者，有矣。果决而不知当行之道者，有矣。知当行之道，始勤终怠，中途变计，而易其方者，亦有矣。凡此，皆无经久不易之志，必不能行经久不易之道。

君子以身心性命为一大事，知其成经久不易之道，必须立经久不易之志，法雷之刚烈，效风之柔缓，择善固执，循序渐进，愈久愈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万有皆空，止于其所，故能深造，自得阴阳混合，经久而不坏也。



（遯卦第三十三）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遯者，人莫能知之谓。上乾天、下艮山，是天下有山也。天高山低，天能容山，山不能近天，此遯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招灾惹祸，为小人所伤者，皆由器量曲狭，不能容物之故，以是远小人，不恶而严焉。

远小人者，非是远避于小人，乃使小人自远之。不恶者，宽以应物也。严之者，刚以处已也。

盖以修道君子，量大如天，包罗万有，俯视一切，无物不容，处世而不灭世，居尘而能出尘，未尝见恶于小人。然其操守异众，品行绝伦，丝毫不苟，正气常存，不远小人，而小人自远之，亦如天下有山，山虽高而不能近天也。

天下万物之中，至高至大者，莫如山。至高至大者，且能容之，而况不高不大者乎？

修道者，有容山之量，方能执天之行，修天之道，不遯而遯，庶乎不为万物所伤矣。

彼世间假道学之流，量如芥子，毫末之物，容纳不得，磕着撞着，燥气便发，无怪乎为小人嫌忌，而魔障不离也。

䷡ 上震下乾 （大壮卦第三十四）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大壮者，大其所壮也。上震雷、下乾天，是雷在天上也。雷为刚烈之物，其气最壮，升于天上，震惊一切，壮气更大，此大壮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雷随时升天，能以生物，人顺理行事，能以立德，以是非礼弗履焉。礼者，动静之节，进退之序，为修身应世之规范。凡人师心自用，任性作为，或妄想贪求，恣情纵欲，皆是非礼。非礼之履，不但不能大，而且不能壮，即或有壮，亦是弃真入假之壮，壮非所壮，大不壮矣。若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礼而履，非礼不履，则所履者礼。礼者理也。理者天也。履于

天理，人欲不生，一步一趋，皆合妙道，与天为徒，与雷同功，居于五行之中，而不为五行所拘，处乎万物之内，而不为万物所伤，其壮顾不大哉！


上离
下坤

（晋卦第三十五）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晋者，进也。上离日、下坤地，是日出地上也。日本明，地本暗，明出地上，由暗而明，晋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日入于地，又能出地，人昧其德，亦能明德，以是自昭其明德焉。昭者，明也。明德者，即人本来良知良能之灵性，此性本来真空妙有，炯炯不昧，一交后天气质之性，由明入暗，失其本体矣。

但不明由于自，昭明亦由于自，是在自昭不昭耳。若果自知昭明，即便能明，急须下手修为，除去一切积滞，解脱万般尘情，从实地上用功夫，戒慎恐惧，防微杜渐，人心自去，道心自彰，气质自化，真性自现，仍是当年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一个虚灵不昧物事了也。


上坤
下离

（明夷卦第三十六）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明夷者，明而夷藏也。上坤地、下离日，是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暗中有明，明夷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处于众人之中，用明太过，惊愚骇俗，易取毁谤，以是莅众用晦而明焉。

莅者，以明而临莅不明也。晦者，韬明而养其明也。天地生物不齐，人众则贤愚不等，邪正相杂，一人一性，焉能人人而尽善，莅众用晦，是因物付物，一体同观，如地之厚德，无物不载，无物不容，顺以应之耳。但用晦非全不用明之谓，乃外晦而内不晦，晦中又有明，至于贤愚邪正，皆能辨之，不过和而不流，群而不党，行藏虚实，人莫能识，亦如日出地上固明，日入地内亦明，所谓大隐不妨居朝市者是也。

䷤ 上巽下离 （家人卦第三十七）

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上巽风、下离火，是火在内风在外，风自火出，火燃而风自生，风火一家，家人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风火一处，风生必本于火，火燃而风自生，人我同居，成物必本于己，己正而人自化。以是言不空言，言必有物，行不妄行，行必有恒，谨言慎行，则同居者，皆亦言物行恒，而与我为一家之人矣。

家人不仅是同家之人，凡与我同居同事者皆是。物如是也，恒有终也。言有物者，因事而言，有指有证，言必合理。行有恒者，有终之行，真履实践，行必有成。以物而言，以恒而行，言行无亏，内不失己，外不伤人，则同居同事者，俱默相感化，亦如火燃而风自生矣。

夫言者，心之声。行者，身之律。修道者，有物而言，有恒而行，则心正身修，性命有寓，方且上下与天地同流，而以天地为一家，岂只家人而已哉！



（睽卦第三十八）

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睽者，彼此不合也。上离火、下兑泽，是上火下泽也。火性上炎，泽水下润，火在上而不能熏泽，水在下而不能济火，火泽同处，而异其性，睽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不可不同乎人，而亦不可过同乎人。不同则惊愚骇俗，取人嫌疑；过同则随风扬波，落于尘情，以是同中而有异焉。效泽之浸物，混俗和光，物来顺应，方圆不拘，而无物不同，法火之照物，邪正分明，应物不迷，内有主宰，而操守大异，外同而内不同，内异而外不异，故能大同乎人，而亦大异乎人。外同者，依世法也。内异者，修道法也。所谓“修行混合且和光，圆即圆兮方即方，显晦逆从人莫测，教人争得见行藏”者是也。



（蹇卦第三十九）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者，有难而不能前行也。上坎水、下艮山，是山上有水也。山高多阴，上又有水，阴盛阳弱，蹇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进于圣贤大道者，皆由争胜好强，恣情纵欲，不知迁善改过之故，以是反身而修德焉。

身为行道之物，不能反身，身不自主，由物使用，一行一步，皆危难之境，伤生之事，惟反其身，则雄心自化，弃假入真，不为外物所惑，步步脚踏实地，而德可修，德修则性定情忘，如山之不动不摇，蹇而不蹇，一切艰难苦恼之

事，焉得而伤之？

但反身修德工夫，须要知得卦象，水在上，山在下。水在上者，蹇险在外也。山在下者，修养在内也。见有险而即能反借险修德，境险而心不险，外险而内不险，险事在彼，修德在我，以德御险，险事悉化，借险修德，德行日高，蹇何病？蹇然后能修德。学者能于反身二字认得真确，何患有蹇，何患德不能修乎？

䷧ 上震下坎　（解卦第四十）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解者，脱散也。上震雷、下坎水，是雷动雨降，雷雨作而阴阳气通，解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当阴气结滞之时，须用武火以煅炼，及阳气已复之时，宜用文火以温养，各有其时，不得差迟。以是于阴气解散以后，赦过宥罪，顺其自然，使其自消自化，而无容强制也。

人之有过有罪者，皆由顺其后天昧其先天，恣情纵欲，无所不至，此克制之功不可缺。克制者，改过消罪，以气化质耳。及其气质已化，先天来复，道心常存，人心不起，罪过已无，克制之功，无所用矣。

赦之者，赦其以往之过也。宥之者，宥其从前之罪也。赦之宥之，正气盛而邪气自无，真者在而假者不来。否则，不知止足，犹以罪过为念，终是人心用事，既无过而又招过，既无罪而又引罪，解而又不解，阴险尚在，阳气不纯，所谓“却除妄想更增病，趋向真如亦是差”者是也。



（损卦第四十一）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损者，减去也。上艮山、下兑泽，是山下有泽也。山在上，泽在下，山遇泽浸而不亢，泽被山限而不溢，损中有益，此损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暴气发而为忿，私心起而为欲，忿欲一生，蛊坏天真，其害最大，以是惩戒其忿，务使变化气质，情性和平，如山之稳稳当当，不动不摇而后已。塞窒其欲，务使消除妄想，心死神活，如泽之湛湛净净，无波无浪而后已。

盖忿为阻道之物，欲为乱道之贼，忿欲若有丝毫不净，纵大道在望，未许成就。故修道头一步工夫，要惩忿窒欲，忿欲损去，从此下功，无阻无挡，前程有望，故儒家以克己复礼为要，释家以万法归空为宗，道家以炼己筑基为先，三教圣人，无非先教人去其己之忿欲耳。

紫阳云："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炼己者，即炼此忿欲也。持心者，即持守其心，而不生忿欲也。学者能于损真之中，自反而损假，则修道不难矣。



（益卦第四十二）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益者，增加也。上巽风、下震雷，是风雷相合，雷动风生，风声助雷，益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欲益其善，不可不损其过，欲损其

过，不可不益其善，益必用损，损以全益，则益而无穷，以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

人之生初，至善无恶，是善者人之本有，过者人之本无，因其昧乎善，于是有其过，若见善即迁，迁而又迁，迁至于无一行之不善，而归于至善矣。有过即改，改而又改，改至于无一事之有过，而归于无过矣。

迁善者能刚也。改过者能柔也。刚必如雷之勇猛直行，柔必如风之徐缓渐进，勇猛自能入善，徐缓自能无过，刚柔相需，故有者仍还，后起者自化，益而至于至善无恶，浑然天理地位矣。迁善改过之功，岂小焉乎？



（夬卦第四十三）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夬者，决也。上兑泽、下乾天，是泽在于天也，泽之水气，上升于天，化而为雨，滋润万物，似乎天不自私，决泽下流，夬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天有泽而万物生，上有泽而下民安，以是施禄及下，使人人皆沾其恩也。但施禄于下者，施其德也。施德不知德，则施之者广，施之者真，亦如天之无物不复，无物不生，所谓“大德不德，与天为配”。若知施德为德，是自居其德，其心有私，施禄不久，不为之德，此施禄者之所最忌也。故君子物我同观，施德不望报，有德而不居，其德日大，其心日小，决去一切自满自大之心，亦如泽在天上，降于地下，出于固然也。

修道积功累行，行等等方便、利人之事，如施禄于人

也。但行方便利人之事，多无真心，或图虚名，或图利贿，或应故事，外似利人，内实不利，稍不如意，怨天尤人，此本无德而反居德，何得谓之利人哉！

试观天之施泽万物，岂望万物有报乎？不望万物有报，是天有德而不居德。天且不居德，而况常人之德，何可居之乎？凡利益于人者，能效天之不居德，而德未有不大者也。



（姤卦第四十四）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姤者，遇也。上乾天、下巽风，是天下有风也。天造万物而不能鼓万物，得风之吹，而万物莫不兴起，此天借风而遇万物，姤之象也。

后有见于此，知天与万物相远，不易相遇得风之吹，不遇者即遇。为上者，与下民相远，不易相遇，有命以诰，不遇者亦能遇，以是施教化之命，诰于四方焉。四方甚远，风俗不一，焉得人人而化之，惟施命则人人遵其所命，遐迩感化，亦如天下有风，无方不到，无物不入。后即天也。命即风也。风到处物起，命到处民化，后亦一天矣。圣人教人之道亦犹是耳。后诰四方有命，圣人教后世有经书，以经书留后世，学人闻者鼓舞，见者惕厉，方且百世而下，莫不兴起，与圣人相晤对，岂第当时四方而已哉！后也圣人也，无物不爱，无物不感，皆执天行者也。



（萃卦第四十五）

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者，聚也。上兑泽、下坤地，是泽上于地也。泽在地而上于地，凡地上之物，莫不得其滋润，而皆荣旺焉。但泽水有限，润物不久，物有时荣旺，即有时不荣旺，此萃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至于五行攒簇，还原返本，一切后天之物，皆顺听其命，若不知防危虑险，久之聚者仍散，得而复失之患，必不能免，以是除戎器，以戒其不虞焉。

除者，修制也。戎器者，慧器也。慧器也，即神明默运之功。当先天凝聚，已不为后天所伤，然必消尽历劫轮回种子，方能性命坚固，倘有一点滓质未尽，日久后天又发，先天仍散，此戒备之功不可缺，能除戎器，戒不虞，则主人公常在，命宝不伤，久而五行混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永为金刚不坏之物矣。保萃之道，贵乎哉！



（升卦第四十六）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升者，增升也。上坤地、下巽木，是地中生木也。木自地中而生，渐次出地，升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高大其德者，皆由不知顺其德，而悖其德，不顺其德，舍其近而求其远，悬虚不实，永无增升之日，以是顺德，积小以高大焉。积者高之渐，小者大

之由，顺时顺理，是谓顺德。能顺其德，防微杜渐，戒慎恐惧，小善必为，微恶必去，愈久愈力，工夫不缺，日积日多，自小而渐至高大，亦如地中生木，始而在地中，渐而出地外，又渐而干立枝盛，又渐而高大成材。高大之材，岂一朝一夕之功哉！

一切学人，不肯下实落功夫，方才进步，便想成道，未曾入门，即欲入室，如此存心，是不顺德而顺欲也。能到得高大之处，卦象坤巽合成，渐进而顺行，所谓"深造自得"者，不在此乎？



（困卦第四十七）

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者，穷也。上兑泽、下坎水，是泽漏水流，泽中无水，困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泽无水则泽空，人无志则道穷，以是致命而遂其志焉。致者，极也。命有气数之命，有道义之命。气数之命，天地所造，后天也。道义之命，造乎天地，先天也。先天之命，本是乾家之物，因交后天，入于坤宫，化而为坎，坎中一阳是也。此阳一陷，命宝潜藏，一身纯阴，困莫困于此矣。

致命者，极其后天之命。遂志者，遂其先天之命。立志以致命，致命以遂志，气数在彼，造命在我，借后天、反先天，尽假命、立真命，无中生有，杀中求生，由困而通，亦如泽中无水，而又有水。卦象兑金，自坎水而出，只取水中金一味者，亦不在此乎！


上坎
下巽　（井卦第四十八）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井者，取其养人也。上坎水、下巽木，是木上有水也。水升于木上，木有水而滋润嫩脆，得其所养，井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民不可不养，既养不可不教，以是法水之流而不息，使民躬耕力作，饱食暖衣以养身，效木之藂而成林，教民知礼明义，和睦相助以养心，身心俱养，返朴归淳，忘其劳苦，一道同风，入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域矣。

人之身即国也。人之精神即民也。整顿精神，日夜行道，即劳民也。迁善改过，去妄存诚，三家相见，四象和合，即劝相也。劳之所以忘其假，劝之所以修其真，假去真存，养之道尽矣。


上兑
下离　（革卦第四十九）

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革者，变更也。上兑泽、下离火，是泽中有火也。泽本湿、火本燥，湿太过而有火燥之，燥太过而有湿润之，泽火一处，湿燥相济，革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立身处世，不能因事制宜，随时迁就者，皆由不明天道变化之理，阴阳进退之节，以是分春、夏、秋、冬，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治而为历，以明五行之运气，各有其时，使人人顺天随时，变革太过之行，归于中正耳。

盖天有运行之时，人有当行之时，时有迁移，道有变化，变化之道，即与时偕行之道。与时偕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亦一天行矣。



（鼎卦第五十）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者，取其煅炼也。上离火、下巽木，是木上有火也。木火一处煅炼诸物，鼎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鼎所以烹物，非木火之功不能成熟。道所以载命，非巽明之功不能凝结，以是正于当居之位，渐次修持，而凝其命焉。

正者，不偏不倚，不隐不瞒。位者，阴阳之门，元关一窍。凝者，聚而不散。命者，先天祖气。能正于位，则所位者正，以渐而入，以明而行，仁、义、礼、智根于心，四象和合，五行攒簇，气足神全，而命凝矣。凝命之道，全在正位工夫，不能正位，是不知元关，不知元关，便不知命，不知命而着空执相，认假为真，入于旁门曲径，不但不能凝命，而且有以伤命。命为先天正气，命即是正，正即是命。正位者，即是谨守元关一点正气，文烹武炼，日乾夕惕，不使有些子客气杂于鼎炉之中。不正而必期其正，不凝而必期其凝，由勉强而归自然，由散乱而复整齐。一正位，而凝命之功尽矣，但患人不能正位耳。果能正位，即能凝命，所谓“言语不通非眷属，功夫不到不方圆”也。


上震
下震　（震卦第五十一）

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震者，动也。取象为雷，上震雷、下震雷，是雷声发动，自此而洊于彼，由彼而洊于此，此雷方息，彼雷又发，雷雷相续，震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妄念豺生，此念未息，彼念又起，念念相续，亦如洊雷之动，轰轰不已，若不能修省，伤天害理，弃真入假，不至自丧性命而不止。以是恐惧修省，务使正念滋长，邪念消灭，不使有纤微之疵，宿于方寸之中。

盖一念之动，善恶所关，吉凶所系，天堂地狱分之。惟能恐惧于未动，修省于已动，防危虑险，十二时中，无敢稍有懈怠，善念则存之，恶念则去之，存而又存，去而又去，恶念去尽，纯是善念，至善无恶，虽终日动，不碍于动，动而归于浑然天理之地矣。


上艮
下艮　（艮卦第五十二）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者，止也。取象为山，上艮山、下艮山，是此山而兼彼山，彼山而兼此山，千山万山，总是一止，艮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秉彝之良，即人所以为人之位，当终身居之，而不可须臾有离者，以是效兼山之象，思而不出其位焉。

人之应世接物，修道立德，穷究实理，辨别邪正，不能

无思，但思其正则在位，思其邪则出位，千思万思，贵乎止于其所，不失其本来之真耳。

修道者，果能在位而思，道心常存，人心永灭，一切尘缘外物，皆不得而动之，何害于思，彼世间空空无为、孤寂守静之辈，虽云忘物忘形，一无所思？绝不关乎身心性命之道，亦系出乎其位。位字从人从立，人立则不动，止于其所矣。止于其所之思，具众理而应万事，虽终日思之，未尝出位，犹如无思。

噫！知得一，万事毕，若不知一，思即出位。天下学人，知一者，有几人哉！



（渐卦第五十三）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渐者，徐缓也。上巽木、下艮山，是山上有木也。山上之木，形必高大，高大之木，非一朝一夕而长成，此渐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德为人之根本，善为人之至宝。不能持守其德，则德不贤，不能变化气质，则善不大，以是效山之稳定，截然放下，居于贤德而不迁移，法木之生长，不急不缓，渐化俗气，而归至善焉。

贤德者，至善之本性。俗者，旧染之俗气。俗不必拘于民俗，凡人七情六欲，贪嗔痴爱，一切俗情皆是也。居贤德日用常行，无事不贤，无处不德，以贤德为居，身与贤德为一，不动不摇，止于至善矣。

德善则一切俗情旧染，亦渐次消化，变为真情，不隐不

瞒。而俗归善矣。

盖以真者既复，假者自化，真即在假之中，假不在真之外，贤德而俗必善，自然而然，居德善俗，俱用渐者，因人心用事已久，道心不彰，虽居德而不能遽然居之稳，善俗而不能遽然善之到，居德不稳，不谓德贤，善俗不到，不谓俗善，居德必至于无一德之不贤，方是居之稳，善俗必至于无一俗之不善，方是善之到。德贤俗善，先天足、后天化，只有善德，别无他物，返朴归醇，如心之稳定，如木之亭立，有为事毕，无为事彰，从此别立鼎器，再置钳锤，用天然真火，温养圣胎，可以入于神化不测之域矣。

䷵ 上震下兑 （归妹卦第五十四）

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归妹者，交合不正也。上震雷、下兑泽，是泽上有雷也。雷主震动，泽主平静，以雷惊泽，动挠其静，泽水外溢，阴阳交合不正也，归妹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阴阳有真假，作为有是非。真阴阳交出自然，能以永远；假阴阳交出勉强，终不长久，以是欲永终，而先须知敝也。

永终者，永于久远之终。知敝者，知其不正之敝。《系辞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性命之道，全在穷理上定是非。穷理者，即穷此阴阳交合之理耳。

先天后天所争者，毫发之间，这边是先天，那边是后天。后天阴阳，未尝不交，但交而不正，无终有敝，如世之盲汉，或心肾相交，或任督相交，或子午升降，或男女采

取，或铅汞烧炼，或调和呼吸，如此等类，皆是认假为真，强求其合，妄想长生，反而促死，其敝最大。

修道者，欲求永终之事，须先知敝，能知其敝，则不为邪说淫辞所惑，再求永终之事，庶乎近焉。

䷶ 上震下离 （丰卦第五十五）

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丰者，足盛也。上震雷、下离火，是雷电皆至，雷以震之，电以照之，雷电相济，威明并行，丰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处世间，认假弃真，以苦为乐，贪财好色，丧德败行，作孽百端，入于昏暗不明之地，如犯罪在狱，待时受刑。原其故，皆由不知辨别真假，以是效电光之灼照，穷究性命幽深之理，分别邪正，如折狱之折。既辨其假中之真，又辨其真中之假，真知确见，不至于似是而非。法雷霆之刚烈，剿除客邪之气，整顿精神，如致刑之致。无罪者，解脱之；有罪者，杀戮之，果断直行，而不至于姑息养奸。

折狱者，用柔细辨，致知也。致刑者，用刚决烈，力行也。圣贤身心性命之学，致知力行两端，知而不行，不能成道，行而不知，反误性命，知而后行，明而后动，行以全知，动以验明，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学者若能折理如折狱之折，果行如致刑之果，何患不到富有日新、道德丰盛之地耶。



（旅卦第五十六）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旅者，过而不留也。上离火、下艮山，是山上有火也。山上之火，燃不多时，一过而已，旅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狱事关乎人之性命。治狱不明，则冤屈难伸，用刑不当，则殃及无辜。以是效火之灼照，明辨其屈直，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在负罪者，甘于受罚，效山之敦厚，谨慎其刑，法可轻则轻，可减则减，在执法者用刑不滥，既明且慎，随治随结，不留疑狱，而过于苛刻也。

修道之用明者，所以破妄也。谨慎而不过用其明者，所以养真也。明之慎之，妄去真存，可以住火停轮，去有为而就无为，亦如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倘不知止足，琐琐不休，既无妄而又招妄，反起心病，何得到一了百当地位哉！

卦象山上有火，山为体而火为用，可明则明，可止则止，明不离止，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矣。



（巽卦第五十七）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者，渐入也。其象为风。上巽风、下巽风，是此风先起，彼风随后，以风随风，巽进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与人同处，不能无事，既有事不能无行。凡行事须当从容不迫，倘行事急遽，而不与同事者预先申明其所以然，则人不我随，行事不成，以是先申命而后行事焉。

申者，申明也。命者，命告也。事者，如修德立业，积功累行，苦己利人之类。凡人所当行者，皆是也。命不必拘，为上者申命于下，凡尊长首事者，告示于卑下众人，俱谓命。未行事而先申命，则众人知其事在当行，一人倡前，众人随后，行事未有不成者，亦如风随风，风风相续，并行而不相悖，此君子与人为善之道也。


上兑
下兑

（兑卦第五十八）

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兑者，和悦也。取象为泽，上兑泽、下兑泽，是两泽相丽，彼此浸润，兑悦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其性命之道最深，毫发之差，千里之失，以是与朋友讲习焉。朋友者，同道同心之人。理不讲不明，讲不习不精，此讲彼习，彼讲此习，反复辩论，来往追究，刻入深进，而后有得。盖一人之知识有限，众人之意见无穷，我有不知，借朋友以讲明，朋友不知，借我以讲明，讲而又习，不知者必知，不精者必精，得心应手，何患不到深造自得之地乎！


上巽
下坎

（涣卦第五十九）

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涣者，散乱也。上巽风、下坎水，是风行水上也。风性善入，不能入水，水性下流，不受其风，彼此不合，涣之象也。但风虽不能入水，能顺水性而吹，水虽不受其风，能随

风吹而扬，又有济涣之象。

先王有见于此，知人性命秉于天，身体受于亲，虽尊卑贵贱，各不相同，善恶邪正，各不相等，然其秉受根本则一，以是享帝敬其天，立庙祀其祖，使人人皆知敬天祀祖，不忘其根本耳。

根本不忘，本立道生，改过从善，风移俗易，涣散者合而为一，先王济涣之道大矣哉！

修道者，能知先王济涣之意，敬天而不违天，报本而不忘本，杀中求生，害里寻恩，则四象可以和，五行可以攒，仍是生初本来面目，何涣之有哉！

䷻ 上坎下兑 （节卦第六十）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节者，有限也。上坎水、下兑泽，是泽上有水也。泽容水有限，太过则溢，节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一行一止，以立德为本，不得任性而行，是谓节。但有随机应变之道。若执一节而终，其行不通，反伤于德，此节之不可不辨别也。以是制数度、议德行焉。

制者，裁取也。议者，辩论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而为四时、八节、七十二候，各有界限，此数度也。

人秉阴阳五行之气数而生，即有此五行之德，行而不失其德，即德行也。君子裁取阴阳五行、盈虚消长之数度，议论仁、义、礼、智、信之德行，使人知宜仁即仁、宜义即义、宜礼即礼、宜智即智、宜信即信，又议论其五德一气，阴阳互用，不偏不倚。凡此者，盖欲人体天地之德为德，四

时之行为行也。

性命之学，火候、工程，全是造化数度，合其数度，能修天德，即是德行；失其数度，有违天德，即是德丧。丧德之行，行而无节。以假为真，以非为是，纵能固守一节，亦是着空执相，终无益于性命。制之议之，君子开物成务之心深矣哉！



上巽下兑　（中孚卦第六十一）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中孚者，中有信也。上巽风、下兑泽，是泽上有风也。泽形上仰，风性善入，以风吹泽，泽受风吹，如有所感于中，中孚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狱事关乎人之性命，稍有不慎，便伤无辜，以是于狱成之后，不遽加刑，虽罪在不赦之条，犹必缓其死而再议之，求其死中之生路耳。

修道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穷奥妙之理，必须真知灼见，无一毫疑惑于胸中，如议狱也。理明于心，脚踏实地，心死神活，渐次修持，不求远效，如缓死也。

议之者，所以死中求生。无罪者，脱之。有罪者，刑之。生所当生，死所当死。倘议之不精，中无主见，自信不过，何可冒然而死之。缓之者，正于死之中，更辨其死之可否耳。

盖以生之道固难，死之道亦不易。倘不缓死而速死，急欲成功，恐入寂灭顽空之学，是在议而后死，死时又议，是非邪正，了然于心，方不至有似是而非之错。

卦象上巽风，渐次而进；下兑泽，和悦而行。渐则能

缓，和则能议，能议能缓，信于内而行于外，下一番死功夫，消尽后天一切滓质，露出先天本来面目，何患不到长生之地哉！



（小过卦第六十二）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小过者，小之过也。上震雷、下艮山，是山上有雷也。雷在天上，其声远达，雷在山上，其声隐暗，小过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日月用常行，须宜自小，不可过大，特以小可过而大不可过，以是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也。行本不宜过恭，但恭则不侮于人，傲慢不生，不妨过乎恭；丧本不宜过哀，但哀则心有恻隐，重其性命，不妨过乎哀；用本不宜过俭，但俭则不弃天物，安常守分，不妨过乎俭。三者皆小过之事，过而不过，此小事则然。若夫性命大事，须要知进退存亡之机、盈虚消长之理，毫发之差，千里之失，何可稍过乎？

卦象山上有雷，山静雷动，静以运动，动本乎静，此小可过而大不可过知矣。



（既济卦第六十三）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济者，事已济也。上坎水、下离火，是水在火上也。水本寒、火本燥，以火煎水寒气化，以水制火燥气息，水火

一处，既济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颠倒阴阳，取坎填离，阴精化而真精生，识神灭而元神存，以精养神，以神摄精，精神相恋，凝结不散，还元返本，不济者既济矣。

然还元返本，只完得前段功夫，若不用天然真火煅炼成真，既济极而又不济，前功俱废，以是思患而预防也。

患者，即阴阳不济之患。当正济之时，真阴真阳合一，外来客气不得而伤。然虽不为客气所伤，而一身后天之气，犹未退去，若不知沐浴温养，早为防闲，客气乘间而发，后患必有。思有患而预防之。用加减抽填之功，拔尽历劫以来根尘，阴尽阳纯，成金刚不坏之物，直至打破虚空，方为了当。若未到打破虚空地位，犹有患在，故修道者必以打破虚空，脱出真身，方为大休大歇之地矣。

䷿ 上离下坎 （未济卦第六十四）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济者，事犹未至于济也。上离火、下坎水，是火在水上也。火在水上，火不能烹水，水不能制火，水火异处，未济之象也。

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一交后天，真者昧而假者出，身心不定，精神昏浊，燥性发而欲念生，以苦为乐，无所不至，未济极矣。

然圣人有后天中返先天之道，特人未思其济耳。若欲其济，即能济之，以是慎辨物居方焉。物者，先天、后天、阴阳、真假之物。方者，先天、后天、阴阳、真假所居之方。

慎辨物之真假，必须了然于心，真知灼见，毫无一点疑惑而后已。此格物致知之功也。于物之真假，使其各居其方，真者真而假者假，两不相混，此正心诚意之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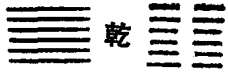
既辨物而明乎理，又居方而不行险，阴阳不杂，真假各别，未济中即有济，亦如水流湿火就燥，各济其所济，彼此不同涂也。

盖先天阴阳，所以成真身，后天阴阳，所以成幻身，当其未济，先天、后天，阴阳相杂，真假相混。能辨其真假，则知先天有先天之方，后天有后天之方，判然分别。不得以后天之物，误认为先天之物，强求其济也。

慎辨二字，大有深意，辨之须要无微不入，无几不研，不得稍有些子放过，特以先天后天，所争者毫发之间，这边是先天，那边是后天，易于错认，惟谨慎而细辨之，才能认得真切，才能知得各有其方。知得各有其方，即能使各居其方。能使各居其方，则先天可保，后天不发，未济即能济，颠倒之间，真阴真阳相合，水火相交，圣胎有象。圣人以未济卦序于终者，盖欲人于未济之时，穷究实理，急求其济耳。

噫！乌龟天上走，朱雀地下飞，这个哑谜诀，几人悟精微。

卷下 杂卦传



乾刚坤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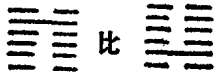
乾者，健也。健而又健，刚之至矣。取象为天。物之至刚者莫如天，天之为道，一气上下，流行不息，亘古如斯。惟其体刚，故能始万物而易知。

人资天之气而始，即具此刚而易知之德。刚者，正气也，而命寓焉。道者，造命之学，即养此刚健之正气耳。养正气必如天之易知，不为物屈，而后正气常存，命宝坚固，与天为徒矣。

坤者，顺也。顺而又顺，柔之至矣。取象为地，物之至柔者莫如地，地之为道，至厚至静，至卑至下，永久不变。惟其体柔，故能生万物而简能。

人资地之气而生，即具此柔而简能之德。柔者，真心也，而性寄焉。修道者，修性之学，即修此柔顺之真心耳。修真心必如地之简能，无物不载，而后心地虚静，真性不昧，与地为配矣。

盖在天为易知者，在人为良知；在地为简能者，在人为良能。能刚则良知而易，不思而得；能柔则良能而简，不勉而中。良知良能，刚柔相合，健顺之德全，性命之事了，故古人谓金丹之道，至简至易之道也。



比乐师忧。

比者，亲比，以阴比阳也。五阴而比一阳，阴不陷阳而顺阳，顺以御险，致乐之道也。人之不能有乐者，以其陷真而顺假也。若能顺真以化假，则假亦归真，何不乐乎？

师者，兵道，以正制邪也。一阳而帅五阴，阳不为阴所陷而统阴，险中行顺，备忧之道也。人之所以有忧者，以其能处顺，而不能处逆也。若能以顺而处逆，则逆亦是顺，有何忧乎？

比以阴而顺阳，顺阳即不陷阳，师处逆而行顺，行顺而阳不陷。陷与不陷，是在顺与不顺耳。一顺而致乐备忧，无往不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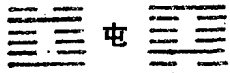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临者，亲近也。顺中有悦，悦在于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不与而与，或与之也。

观者，觉察也。顺时渐行，渐以行顺，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不求而求，或求之也。

与必顺其悦，求必顺而巽，与之求之，总是一顺，所争者内顺外顺耳。外顺可以临物，取彼之欢心，借假而修真；内顺可以观己，增我之道德，由真而化假，以临而与，以观而求，彼悦而我即悦，先与后求，此顺道之所以为贵欤。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

屯者，迍邅难前也。一阳动于险中，道心发现之时。道心发现，内有主宰，不行险而防险，虽动而不失其居，特以一阳动于坎地，阳气初复，阴气正盛，未可妄动，不失其居，正欲待时以出险耳。

蒙者，昏昧不明也。一阳陷于阴中，人心已生之时，人心已生，是非相混，不顺阳而陷阳，故杂而昏昧著外。然虽阳气陷于坎中，阳气未泯，阴气方著，正可随时止险耳。

阳动险中，待时而进阳，阴陷其阳，随时而退阴，进阳退阴，各有其时，动之止之，不失其时，可以动而出险，止而济险，阳气不为阴气所伤矣。



震，起也。艮，止也。

震者，一阳进于二阴之下，阳气顺时而起也。取象为雷，雷声之起，奋发而莫可遏止，雷外有雷，以此雷而及彼雷，千雷万雷，总在一起。

修道者振发志气，一往直前，由近达远，亦必如雷之

动，方为刚于起，而不为人欲所牵矣。

艮者，一阳居于二阴之上，阳气顺时而止也。取象为山，山体之止，静定而永不迁移，山外有山，以此山而连彼山，千山万山，总是一止。

修道者敛藏神气，不动不摇，由内达外，亦必如山之止，方是刚于止，而不为境遇所移矣。

用刚则震起而果决动直；养刚则刚止而稳定静专。起之止之，能随其时，无往不可用刚，无处能伤其刚矣。


损

益

损益，盛衰之始也。

损者，减少也。悦于止而止于悦，止其不正之悦，而止于其所，损其柔之有余也。

益者，增多也。动之巽而巽其动，进其不能之动而渐于能动，益之刚之不足也。损其柔之有余，柔而不至于过盛，益其刚之不足，刚而不至于有衰。然损之益之者，欲其刚柔俱归中正也。若损益太过，有余者损而必至于太衰，不足者益而必至于过盛，是损益又为盛衰之始也。故修道者，用增减之功，必以刚柔中正为指归。刚柔中正，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一气，阴阳和合，金丹凝结矣。


大畜

无妄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大畜者，大有养也。刚于止而止其刚，刚不妄用，随时

而用，可刚则刚，可止则止，止于至善而不迁，大畜而能合时者也。

无妄者，勇于事也。动之刚而刚于动，动之大猛，任性之刚，不宜刚而刚，不宜动而动，动之固执而不通，无妄而自招灾者也。

夫刚在内者，严以治己，外不足而内有余，愈畜愈大，浩气充塞，养之足而行之通，无妄于内，自无妄于外也。刚在外者，躁以应物，外有余而内不足，有动有妄，乖和失中，涉于假而伤其真，养之不大，必行之不通也。

然则，能大畜者，方能无妄。欲无妄者，先须大畜。若畜之不大，而欲行之无妄，虽无妄而实有妄，斯其所取灾也。修道者可不善养浩气，配义与道，以期其至诚无妄乎？



萃聚而升不来也。

萃者，聚也。内顺而外悦，顺则人欲俱死，悦则躁性俱化，人欲无而真阴现，躁性化而真阳还，阴阳相合，正气凝聚，金丹有象矣。

升者，上也。内巽而外顺，巽则渐进于道，顺则敬谨于行，渐进而不过于刚，敬谨而不过于柔，刚柔相济，客气不来，金丹可全矣。

但欲正气凝聚，须要顺其悦，先取彼之欢心，彼不悦而他家真实不得，顺其所悦，正于杀机中盗生气耳。欲客气不来，须要巽而能顺，先克己之私心，己不克而我家旧染不去，巽而能顺，正在顺道中行逆道耳。

盗生气能萃，行逆道能升，能萃能升，真者聚而假者不来。萃至于五行攒簇，行至于至善无恶，有无一致，性命俱了矣。



谦轻而豫怠也。

谦者，虚其所有也。止于内而顺于外，绝不用刚也。然止刚而用柔，易于谦之太过，自轻而不知自重，有伤于刚，尤必贵乎顺中知止，止于其所，谦于外而不轻慢于内也。

豫者，乐其所有也。顺于内而动于外，顺行其刚也。然阴顺而阳动，易于豫之太过，懈怠而不知防闲，有伤于柔，尤必贵乎动中用顺，顺守其正，豫于外而不懈怠于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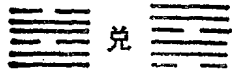
不轻则为真谦，不怠则能长豫，不轻不怠，谦以致豫，豫而能谦，动之止之，无往不顺矣。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噬嗑者，口食物而必合也。动而必明，不使有一行违背乎理，如食物口合齿动，动必有时也。

贲者，妆饰也。以明运止，不使有一时昏迷其性，如无色妆饰文采，质必以文也。动而不出于明，动而不妄，明而不出于止，明而有养，动必本明，动即明也。止出于明，止亦明也。动止皆明，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其明无处不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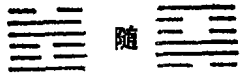
兑见而巽伏也。

兑者，一阴见于二阳之上，阳以阴济，刚而不至于过亢，其德和悦，取象为泽。泽之为物，上开下合，满而不溢，盈而不流，泽外有泽，泽泽相通，浸润甚多也。

修道者，心平气和，内外如一，有若无、实若虚，不满不盈，必如泽泽相通，无物不浸，而后谓之和气外现矣。

巽者，一阴伏于二阳之下，阳尊阴卑，柔而不至于太懦，其德善入，取象为风，风之为物，气刚行缓，不疾而渐远，不猛而入深，风后有风，风风相续，循序前进也。

修道者，心坚志远，循序下功，以诚而入，以柔而用，不即不离，必如风风相续，无处不到，而后能以深造自得矣。柔而现外者和刚也；柔而伏下者进刚也。能和其刚，则刚藏于柔，刚而不至于有余；能进其刚，则柔求其刚，柔而不至于不及。此用柔而不伤其刚，见之伏之，无可无不可矣。



随，无故也。蛊则饬也。

随者，彼此相随也。阳动而阴悦，阳随阴而阴随阳，阴阳相随，有故者而即无故。

人自先天失散，真性已昧，情欲乱起，已有故矣。今者，以震求兑，于杀机中盗生机，情来归性，仍是无故之物本来面目也。

蛊者，事有败坏也。阴进而阳止，阴伤阳而阳止阴，阴为阳制，有蛊者伤即不蛊。

人自后天用事，客气来入，主气有亏，是有蛊矣。今者，以刚制柔，于后天中返先天，明善复初，仍是不蛊之物，天良本性也。无故用随，阳求阴也。有蛊则伤阴、顺阳也。阳求阴，借阴可以复阳。阴顺阳，借阳可以化阴。复阳化阴，随蛊之道尽矣。



剥 复

剥，烂也。复，反也。

剥者，消去也。五阴而剥消一阳，如人顺乎后天之阴。剥阳将尽，势必剥之不已，而坏烂肢体也。

复者，回反也。一阳回反于五阴之下，如人逆回先天之阳，生机又见，渐可复阳于纯，而重现本面也。

然剥者，即复之兆；复者，即不烂之几。能于方剥之时，顺而止之，不使剥阳于尽，借此剥余之微阳，别立乾坤，重安鼎炉，随其时而复之，则已失者可得，已去者能还，先天纯而后天化，更何有剥烂之患乎？



晋 明夷

晋，昼也。明夷，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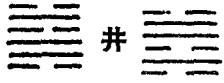
晋者，明进也。由顺生明，明在暗出，如昼而出地之日，渐进而上，愈上愈明，光辉增升也。

明夷者，明伤也。因顺败明，明入于暗，如夜而入地之

日，渐退而下，愈下愈晦，光辉诛伤也。

一自暗而出明，一自明而入暗，所争者，顺内、顺外耳。顺在内，则妄念不生而心诚，诚则能明矣。顺在外，则物欲所蔽而神昏，昏则失明矣。

内顺者，逆道也。外顺者，顺道也。逆则生明，而明通；顺则诛明，而明晦。顺逆之间，明之得失系之。修道者，可不知其顺中用逆之道乎？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者，养人之道，言其时通也。通所以达其道，然未巽化于人，先须巽化于己。己无险而方可济人之险。盖养己不到，是险中之巽，养己已到，是巽以出险，出险而巽，养己毕而又养人，其所养不穷也。

困者，艰难之境，言其相遇也。困所以验其德，但未能以济险，先贵能以处险，处险能悦，而济险遂悦。盖遇困不受，是悦行于险，遇困能受，是处险能悦，身可困而心不可困，虽遇困而亦亨矣。

遇通养人，遇困养己。通时能养人者，困时必能养己；困时能养己者，通时即能养人。通困相遇，时有变而养亦有变。顺之逆之，俱皆有养，方谓修道之士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无心之感也。内止而外悦，悦本于止，止以求悦，止而能养，悦而能行，悦止相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神交而不以形交，阴阳隔碍潜通，言其速也。

恒者，有心之恒也。内巽而外动，巽以运动，动必以巽，巽而不懦，动而不猛，巽动合一，心坚志远，不急不缓，自有为而入无为，功力由渐而顿，言其久也。

夫所谓无心者，无人心也。有心者，有道心也。无人心而阴阳感之速，有道心而功力行之久。感速则出于自然，无修无为，恒久则出于勉强，有作有为。有为无为，各有妙诀，总在无人心、有道心分之。若到大道完成之后，有无俱不立，物我悉归空，入于至诚如神之地，不但人心用不着，即道心亦用不着矣。

䷺ 涣 ䷻ 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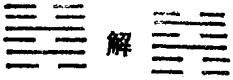
涣，离也。节，止也。

涣者，阳气陷下，阴气进上，阴阳彼此分离也。

节者，险事在外，悦事在内，境遇有困能止也。

但阴阳分离，亦有致合之道，是在于陷阳之处，巽缓以渐济之耳。有困能止，即有致通之机，是在于险事之中，和顺以正处之耳。渐以济涣，始离终合，正以立节，有险亦通。

然涣者，皆由不知有节之故，若能知节，非礼不履，非道不处，非义不行，境遇在彼，造命在我，何涣之有？故卦德涣之险在内，节之险在外也。



解，缓也。蹇，难也。

解者，阳气出险而缓也。阳气出险，坎中一阳震动，正阴气退散，阳气难缓之时。阳气难缓，已不为阴气所伤，可以点化群阴矣。

蹇者，阳气在险有难也。阳气在险，坎中一阳尚藏，正阴气旺盛、阳气困难之时。阳气困难，非可急救出险，须当静养微阳矣。

解之点化群阴者，以其阳气虽出险，阴气犹未消，祸根尚在，即能一时得缓，不久又为阴陷，解而又不解，尤必贵乎出险之动，用增减之功，借阳以退阴。阴气退尽，阳气复全，方是真解蹇。

必静养微阳者，以其阳气在于坎，阴气障其阳，若强脱险，不但不能脱险，而且有以致险，不蹇而亦蹇，是必贵乎险中之止，用防闲之道，借阴以保阳，阳气不失，阴气渐退，方能无蹇。

阳出险，而当进阳退阴；阳在险，而当养阳防阴，各有火候，随时而用，方不误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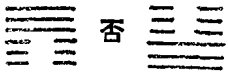
睽，外也。家人，内也。

睽者，彼此相隔也。火在上而金在下，金火不投，神驰于外，情动于内，因假失真，言其用明于外也。

家人者，彼此合一也。木在上而火在下，火中生木，元

神守内，柔性应外，以虚求实，言其用明于内也。

用明于外，火不返本，妄情动而真情昧；用明于内，火已归根，假化成真，气性消而真性现。明之一内一外，瞑与不瞑，一家不一家分之。修道者可不回光返照，以养其明乎！


否 泰

否泰，反其类也。

否者，塞窒也。刚气用外，柔性藏内，正气散而邪气聚，满腔私欲，塞闭灵窍，柔伤于刚，否之由也。

泰者，通达也。刚气在内，柔性在外，严以治己，宽以应物，其心日小，其德日大，刚以柔用，泰之兆也。

外刚内柔则否，外柔内刚则泰，总是一刚一柔，所争者刚柔内外反其类而否泰分之。刚柔之用，岂可忽焉乎！


大壮 遯

大壮则止，遯则退也。

大壮者，刚之太过也。刚于内而动于外，已刚而又进刚，刚而未动，动必伤刚，壮之大矣。

则止之者，可止即止，止以养壮，不使刚进太过也。

遯者，刚之收敛也。止其刚而刚于止，已刚而即止刚，刚而止所，不败其刚，遯得其时矣。

则退者，可退即退，退以避咎，不使阴气潜生也。

盖用刚之道，未刚须进刚，已刚须养刚。进刚者用壮也，

养刚者藏壮也。当动则动，动而进壮，当止则止，止而藏壮，以时而行，不失其正。动固壮，止亦壮，逐固养，壮亦养，无往而不可刚，无往而有伤刚矣。

噫！明进退、知止足，岂愚昧而能为；识急缓、虑吉凶，须匠手以斟酌。

 大有  同人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

大有者，有之众也。健于内而明于外，实腹之后而能虚心，则元神守室，以火炼金，金遇火而还原生明，火药成就，万理毕集，信步走去，头头是道。以明成道，大有而愈有其所有者甚众也。

同人者，与人亲也。明于内而健于外，虚心之后，而又实腹。能实其腹，则正气常存，以金养火，火遇金而返本不燥，阴阳相和，内外合进，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健济明，同人而人同其所同者，最亲也。

健而明以火炼金，明而健借金返火，金还火返，金火同宫，金即是火，火即是金，健明如一，有即能同，同而愈有，是谓大有，是谓大同。

大有、大同，有阴有阳，有虚有实，有人有我，大小无伤，刚柔两全，浑然天理，一气流行，性命双修之道毕矣。

 革  鼎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者，去其故而不用也，去故之道。金在上、火在下，以火炼金，去其金之浊气，而返于阳耳。

人之妄情为阴金，人之真情为阳金，以元神之真火，煅去妄情之阴金。妄情去而真情现，是谓无情之情，永为不坏之金，所谓“火炼金明”者是也。

鼎者，煅其物而取新也，取新之道。火在上、木在下，火中成木，化其木之浊质，而归于真耳。

人之气性为阴木，人之真性为阳木，以元神之真火，煅去气性之阴木，气性化而真性现，是谓无性之性，永为无烟无焰之木，所谓“火中生木”者是也。

革故鼎新，假者去而真者来，金木交并，性情相合，还原返本矣。

然必先革故者，先炼己，虚心以待时也。后鼎新者，后采药，实腹以结丹也。可知未虚心而不能实腹，而又当虚心。明之一内一外，性情皆化为真，有为无为一以贯之也。

 小过  中孚

小过，过也。中孚，信也。

小过者，小者过也。止以运动，动必本止，外虚内实，实藏于虚，小者过而大者不过，可止则止，可动则动，动不离止，止于至善无恶之地矣。

中孚者，中有信也。悦而渐行，渐以通悦，外实内虚，以虚求实，信于中而行于外，以诚而入，以柔而用，渐进于深造自得之地矣。

然不能自小者，亦不能信于中。不能信于中者，亦不能

小之过。小过中孚，虚而实、实而虚，虚实并用，动止相需，悦巽如一，过而不过，信在其中，何患修道不成乎！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应作：旅，寡亲也）。

丰者，盛大也。既明且动，动以行明，明动相资，明之足而行之大，丰之极矣。

丰极易于自满自盈，不能防闲。明过伤其明，动过败其行，故多故也。多故，则事有反复，行必颠沛矣。

旅者，一过而不久留也。即止且明，明本于止，明止相需，止而有养，明而不伤，万事一旅也。

旅事即能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止于内而不止于外，明于己而不明于人，故寡亲也。寡亲，则物来顺应，事不过留矣。

是在保丰者，丰其明而又贵旅明，明不妄动；行旅者，旅其明而又贵丰明，明不太止。丰以旅为用，旅以丰为体，或动而用明，或止而养明，动止皆得其正，可以不伤其明矣。



离上而坎下也。

离者，一阴丽于二阳之中，外实内虚，体刚而用柔，其象为火，火性焰上，故离上也。

坎者，一阳陷于二阴之中，外虚内实，体柔而用刚，其

象为水，水性流下，故坎下也。

人之燥性如火，一有触犯，争胜好强，予圣自雄，肆无忌惮，亦火之焰上也。

人之欲心如水，妄念百端，弃真入假，逐风扬波，入于下流，亦水之流下也。

圣人教人惩忿者，即惩此燥火耳。教人窒欲者，即窒此欲心耳。燥心惩而火返本，则心虚而生明，元神不昧；欲心窒而水归源，则腹实而无险，元精不漏。神明精粹，真水真火，彼此相济，阴阳相合，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矣。


小畜


履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小畜者，言其畜之寡也。柔巽畜健，虽刚亦柔，其畜不大，行之不远。

履者，言其不下处也。悦于履健，虽柔亦刚，其志能专，其行自力。

盖小畜之健在内，真阳未伤，为上德之人。可以有为者，乃以小而畜，浩气不振，甘居卑下，自暴自弃，坐观成败，必至阳极而阴潜生，吉中而凶，暗藏刚为柔铃，有能者归无能矣。

履之健在外，真阳已亏，为下德之人，系无能为者乃能。悦于履健，以己求人，从容进步，久于其道，不即不离，必至自近而可达远，自卑而渐登高，柔得刚济，无能者亦有能矣。

然则，修真之道，不论人之才德高低，只论其有志无志

耳。无志，虽才人智士，皆所不能；有志，虽愚夫愚妇，俱能为之，所谓“悟之者，立跻圣位；迷之者，万劫沉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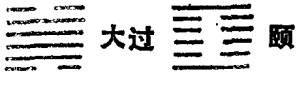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

需者，待时也。健在险中，遇险能健，险之在彼，健之在我，欲取于人，不失其己，故需而不进。不进待时，特欲取真阳出坎耳。

讼者，争胜也。险在健中，因健有险，内而阴毒，外而凶暴，不但损人，而且伤己，故讼而不亲。不亲好强，终必自陷真阳于坎矣。

不进健而健无伤，反借险以养健，不亲人而人不亲，反因健以招险，同一健也、同一险也。健于内有险可以无险，健于外无险亦自致险，一内一外，祸福随之。修道者，可不潜养天德，以防其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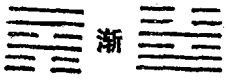
大过，颠也。颐，养正也。

（大过以下卦，不反对先儒，以为错简，今暂以反对序）

大过者，阳太过也。巽于内而悦于外，阳极而阴即入，阴一入而人心起，见景生情，顺其所欲，性乱命摇，故曰颠也。

颐者，取其养也。动于内而止于外，阴极而阳复回，阳一回而道心发，内有主宰，迁善改过，止于其所，故曰养正也。

修真之道，始终养正之道也。实腹而能虚心，虚以养实，正而可以不颠；虚心而能实腹，实以济虚，颠而可归于正。故大过之象，内实外虚，示其实必求虚也。颐之象外实内虚，示其虚必求实也。或先实腹而后虚心，或先虚心而后实腹，虚实两用，有为无为之道尽，养正之功毕矣。



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

渐者，徐缓之义。修道贵乎徐缓。徐缓，则止于其所，从容不迫，循序渐进，炼已待时，如卦象少男而配长女。

女待男行而后归，此阴阳交合之正，夫妇之真，久则成事，情性如一，阴阳混合也。

归妹者，急速之义。修道忌其急速，急速则妄猜私议，不穷实理，任性造作蹴等而求，如卦象少女而求长男。

女非其时而苟合，此阴阳交合不正，夫妇之假，久则事败，以女而终，独守孤阴也。

修真之道，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有火候、有工程，必须用渐修之功，方能深造自得。若急欲成功，冒然下手，其进锐者，其退速。安能追二气于黄道，会三性于元宫乎？欲成大道，舍渐修之功，余无他术矣。


既济

未济

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

既济者，阴阳已济也。水上火下，水火烹煎，水得火而不寒，火得水而不燥，水火来往，乾坤为体，坎离为用，良知良能，健顺如一，精神相恋，阴阳混成，故曰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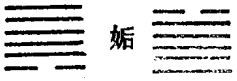
定则阴阳俱归黄道，一气流行，生机常存而不息也。

未济者，阴阳相离也。火上水下，火水异处，水下流而火上炎，水不能制火，火不能煎水，良知变为假知，燥性发矣。良能变为假能，欲心生矣。燥性即火，欲心即水，燥性用外，欲心藏内，性乱命摇，阴阳不济，故曰男之穷也。

男穷则阳为阴陷，假者用事，真者埋没，而不彰矣。但既济之道，乃阴阳济极之时，济极将不济，须用无为之道以保济，保济之功，用天然真火煅去后天一切滓质，阴气化而阳气纯，大丹成熟，脱胎神化，入于不生不灭之境矣。

未济之道，乃阴阳未济之时。未济须求济，当用有为之功以致济。盖坎中所陷真阳，原是乾宫之物；离中所藏之阴，原是坤宫之物，今者于坎宫欲水之中，取出一点真一之阳水，扑灭离宫之燥火；于离宫燥火之中，取出一点虚灵之真火，煅尽坎宫之欲水。取坎填离，以离归坎，真阴真阳，彼此和合，真水真火，两不相离，未济而至于济，仍是乾健坤顺本面良知良能原物矣。但保济致济，有为无为，其道不同，下手各别，故既济之义，以明御险也。未济之义，险中出明也。以明御险，防险养明，先天中返后天，所以保济也。险中出明，以明破险，后天中返先天，所以致济也。保济致济之诀，莫过于此。

噫！顺则生人、生物；逆则为圣、为贤。道之一字，岂易知乎！

 姤 夬

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

姤者，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刚，阳极而阴潜生，不期遇而忽遇，阴气乘间而入也。

夬者，决也。以五刚而决一柔，阳将纯而阴将尽，不强决而自决，阳气随时而进也。

人自有生以后，一点先天阳气，藏于幻身之中，日生夜长，年至二八，先天气足，名曰纯阳之体，为上德之人。当此之时，若遇明师指点，行无为自然之道，以成后天之功，性了而命亦全，便为无漏真人矣。否则，阳极必阴，一阴潜生于纯阳之下，阴姤其阳，后天用事，阴日长，阳日消，不至消灭其阳而不止。一阴虽微，为祸最烈。金丹有为之道，正为中下之人姤后而设。

有为者，进阳决阴也。以阳决阴，必先于阴中进阳，进阳正为退阴计耳。阳气进于九五中正之位，是正位凝命，阳气已足，阴气已弱，纵横逆顺，道心用事，金丹有象，于此点化群阴，如猫捕鼠。但一切群阴皆化，仅有一点阴气之根未消，犹足为道累，圣胎虽结，不能脱化。古真云："一毫阴气不尽不仙"，正言此群阴之根也。

群阴之根为何根？即人心、识神是也。识神者，历劫轮回之种子，生生死死之根蒂。其权最大，其根最深。在姤为初生之一阴；在夬为决终之一阴。姤时他先发，夬时他后

去，生人者是他，死人者是他，人多贪恋，不肯果决除去，即欲去之，亦不易于去，去之之道，健而能和，刚以柔用，不即不离，勿忘勿助，待其党类已尽，势孤力单，一决即去，拔去历劫祸根，现出父母未生以前本相，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不生不灭，为金刚不坏之物矣。

君子道长，小人道追也。

易之道，一阳一阴之道也。阴为柔，阳为刚，刚之德主健，柔之德主顺，健则易知，顺则简能。易知即人之良知，简能即人之良能。良知本于天，属命；良能本于地，属性。人本天地易简之德，知能俱良，刚柔兼该，性命寓于一身矣。

及交后天，良知变为假知，良能变为假能，阴阳不调，刚柔不当，性乱命摇，失其秉受天地简易知能之良，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此良知良能，则为君子；失此良知良能，则为庶人。君子道长，君子存之也。小人道忧，庶民去之也。

盖君子之道，复此良知良能，而退假知假能故长；小人之道，顺其假知假能，而弃良知良能故忧。良知良能属于先天，假知假能属于后天。复其先天之真，则了性了命，入于生路，道之长也；顺其后天之假，则昧性伤命，入于死路，道之忧也。

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门户者，示人以刚柔简易之道也。其余六十二卦者，示人以变化简易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教人知其不简易，而变之化之，期归于简易耳。变化简易，知能俱良，而为君子。不变化简易，则知能不良，而为小人。君子小人，只在知变化不知变化上分别耳。

金丹之道，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即逆运阴阳之道也。所谓金丹者，即简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所谓还丹者，即还此良知良能之本面。所谓金液大丹者，即煅炼此简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永久不坏也。所谓火候者，即六十四卦变化简易知能，俱归于良之道也。所谓药物者，即刚柔、简易、知能，俱良之德也。所谓圣胎者，即刚柔、简易、知能，俱归于良也。所谓脱胎者，即刚柔混成、简易不拘、知能入神、有无不立也。

丹经子书千帙万卷，总不外易理。易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总不出此刚柔、简易、知能俱良之道。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特以君子能修此刚柔简易之道，逆运阴阳，复还本来良知、良能之原物也。

一切凡夫小人，认假为真，顺其后天阴阳，适以昧其天根，自取灭亡已耳。焉知修此先天逆运大道乎！

点校后记

《周易》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它在我国古代就被视为经典，且列为诸经之首。它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它所体现的历史、社会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对于《周易》，古今中外研究者甚众，注释疏解之作汗牛充栋。清代道家学者刘一明（山西曲沃人）所著《周易阐真》，是一部有特点、有见地的注疏之作。刘一明认为，《周易》"非卜筮之书，乃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他本着这一观点，兼采儒道两家解《周易》之长，融图书、丹经、象数、义理于一炉，以阴阳、刚柔、动静等的对立和转化，阐述了真假、善恶、正邪之间的辩证关系，以阐明心身修养的思想和方法，使人达到"去人心，存道心"，"止于至善"之境地。由于时代所限，难免存在一些儒、道两家的封建性糟粕，但可取之处为多，作一家之言，可供研究者参考。

原书不分段落，亦无规范标点，以致散漫难读。这次点校，我们为之分开段落，用现代符号加以标点。

旧时刻本，多有错、漏、讹、误之处，在此次出版时，经多方推敲、查证，对本书明显的错处作了校勘，并尽力加以补正。如"反阴而内阳"，应为"外阴而内阳"；"于行行亨"，应为"于行得亨"；"否藏兑"，应为"否臧兑"，是为错刻。"不性命上留心"，应为"不在性命上留心"，是为漏刻。至于因形同字不同或笔画上的差异形成的误刻处着实不少，如"何理而已"，应为"同理而已"，"试明随

之”，应为“诚明随之”；“六少”，应为“六爻”等。也有少部分为讹刻，如“后见本来面目”应为“复见本来面目”；“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前一个“谓”字，应为“未”（见《中庸》）。

在点校中，我们虽尽心尽力，但由于学力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识之士指正。

点校者

1989年11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六十四卦与养生
作者=刘一明·清
页数=276
SS号=10227141
出版日期=1990年06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卷首
古河图
先天阳五行图
古河图注语
后天阴五行图
生初阴阳五行一气图
古洛书
阴阳五行错乱图
古洛书注语
阴阳五行综整图
图书合一图
图书合一注语
先天横图注语
无中生有图
羲皇先天八卦方位古图
羲皇先天六十四卦圆图
羲皇先天六十四卦方图
先天阴阳混成图
逆运先天结丹图
先天方圆图说
炼神还虚图
文王索生八卦图
文王后天八卦方位
文王后天八卦注语
后天顺行造化图
后天逆运变化图
金木交并图
坎离颠倒图
解脱本面图

乾坤颠倒图
先后八卦合一图
先后八卦合一注语
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八卦合一图
图书先后天合一注语
中图论
中图
金丹论
金丹图
炉鼎药物火候六十四卦全图
炉鼎药物火候六十四卦论
阳火阴符六阴六阳全图
阳火阴符六阴六阳论
卷一
乾(卦一)
坤(卦二)
屯(卦三)
蒙(卦四)
需(卦五)
讼(卦六)
师(卦七)
比(卦八)
小畜(卦九)
履(卦十)
泰(卦十一)
否(卦十二)
同人(卦十三)
大有(卦十四)
卷二
谦(卦十五)
豫(卦十六)

随(卦十七)
蛊(卦十八)
临(卦十九)
观(卦二十)
噬嗑(卦二十一)
贲(卦二十二)
剥(卦二十三)
复(卦二十四)
无妄(卦二十五)
大畜(卦二十六)
颐(卦二十七)
大过(卦二十八)
习坎(卦二十九)
离(卦三十)
卷三
咸(卦三十一)
恒(卦三十二)
遁(卦三十三)
大壮(卦三十四)
晋(卦三十五)
明夷(卦三十六)
家人(卦三十七)
睽(卦三十八)
蹇(卦三十九)
解(卦四十)
损(卦四十一)
益(卦四十二)
央(卦四十三)
姤(卦四十四)
萃(卦四十五)
升(卦四十六)

困(卦四十七)
井(卦四十八)
卷四
革(卦四十九)
鼎(卦五十)
震(卦五十一)
艮(卦五十二)
浙(卦五十三)
归妹(卦五十四)
丰(卦五十五)
旅(卦五十六)
巽(卦五十七)
兑(卦五十八)
涣(卦五十九)
节(卦六十)
中孚(卦六十一)
小过(卦六十二)
既济(卦六十三)
未济(卦六十四)
孔易阐真
上卷大象传
下卷杂卦传
点校后记